

恩格尔比勒黑得著
漢尼根
穆藕初譯

軍火商人

商務印書館發行

Engelbrecht & Hanighen 著
穆藕初 譯

軍 火 商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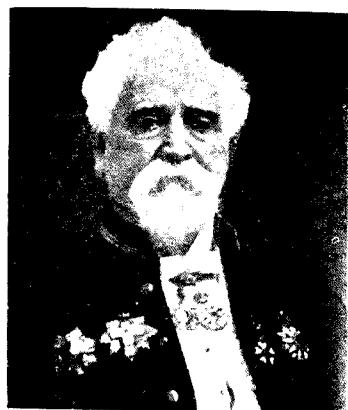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和平的時候的消費





軍火巨商柴哈洛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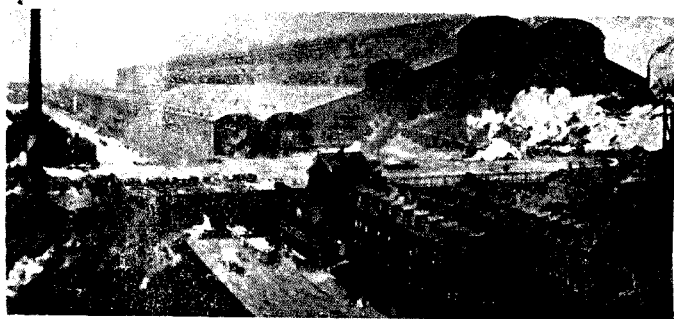
麥克西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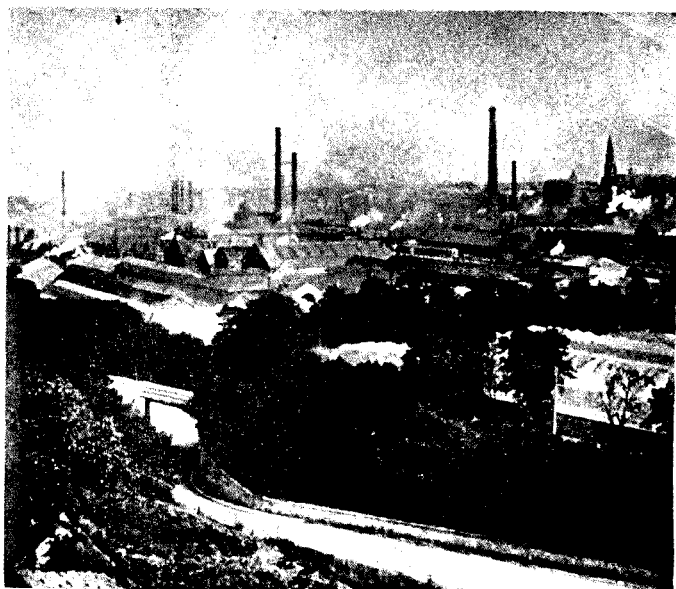
國王克虜伯



希尼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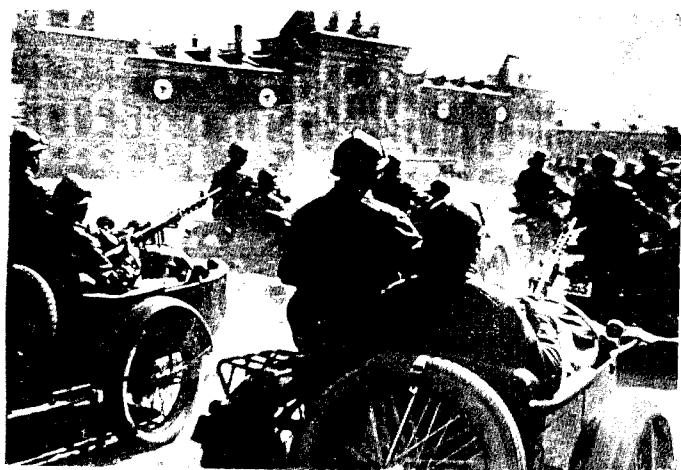
工 作 時 的 克 廖 伯 工 廠



法 國 希 尼 台 克 里 沙 脫 火 藥 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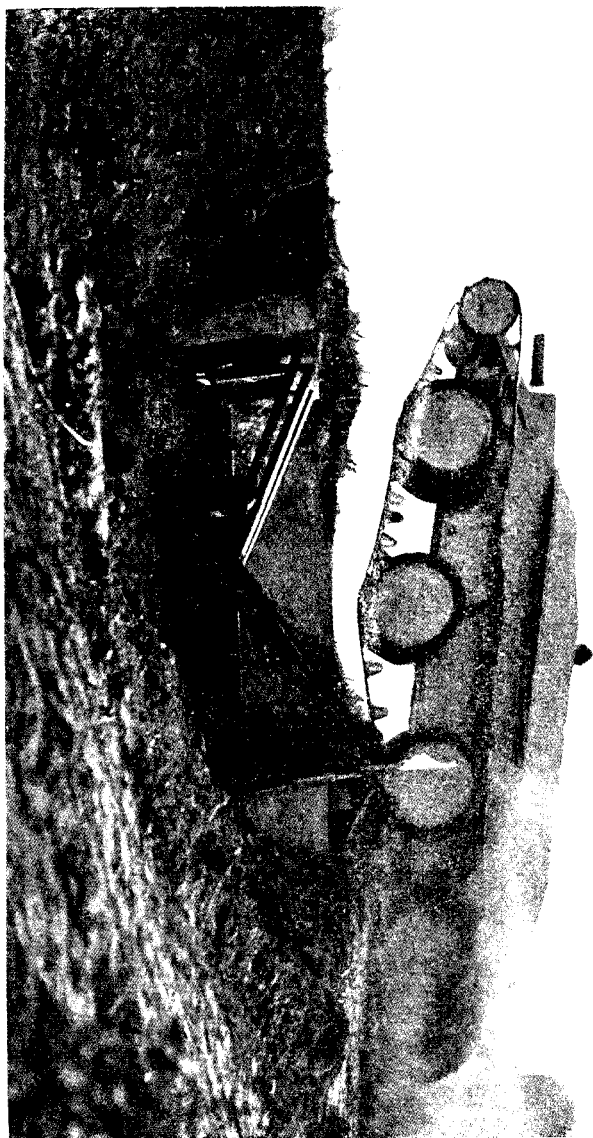
煙幕（美國軍隊的演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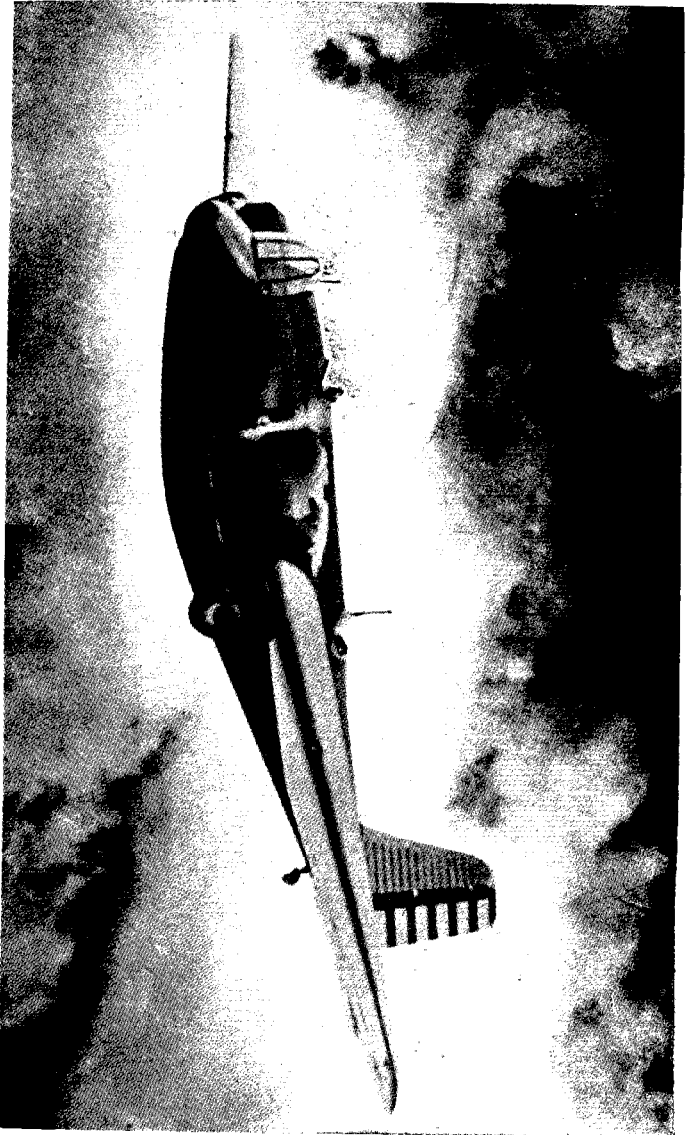


紅軍的機關鎗隊

新式之坦克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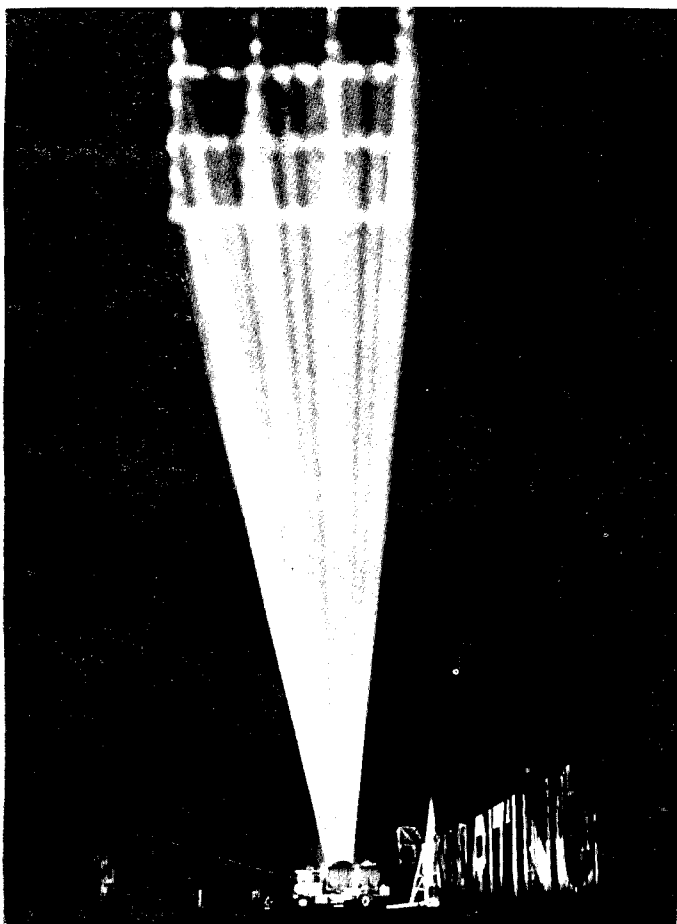
此車能躍過寬三十五呎之壕溝，每小時速率達一百二十英里，並且可以用飛機運輸





「鯨魚式」之大轟炸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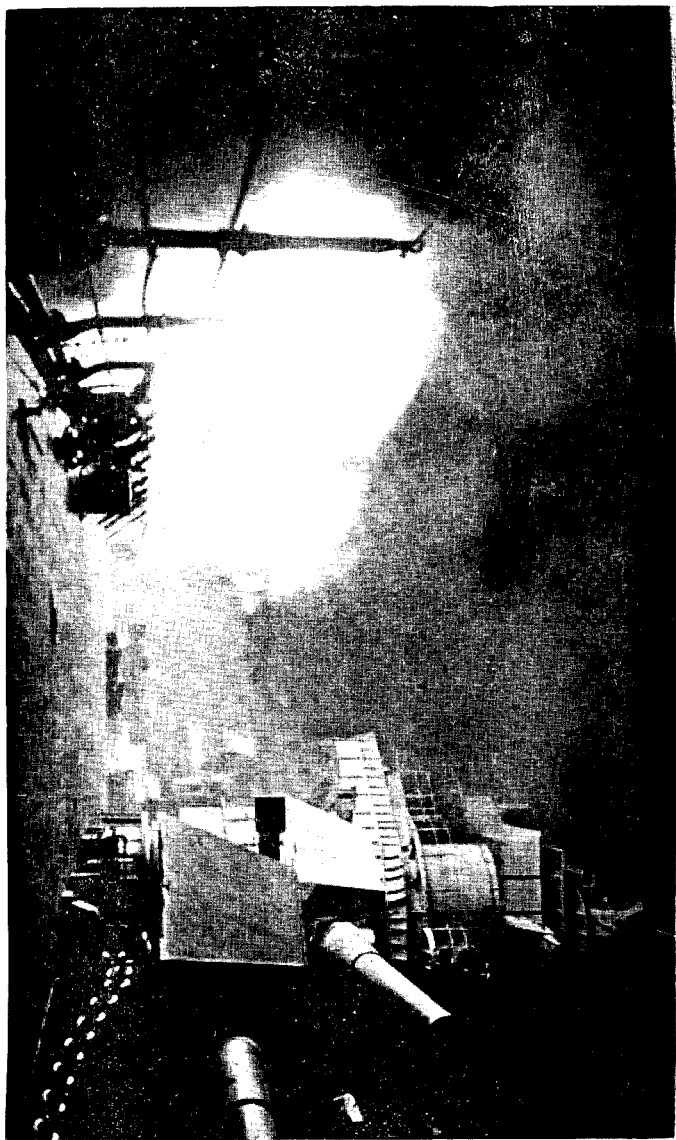
該機上設備機關鎗，能載二千磅之炸彈，飛行速度每小時二百英里



英國之新式空際探燈
能測知敵機之高度，飛行速度及方向

巨 型 無 畏 艦

一艦之建築費達三千五百萬金元,每年之修理費達二百萬金元





紫十字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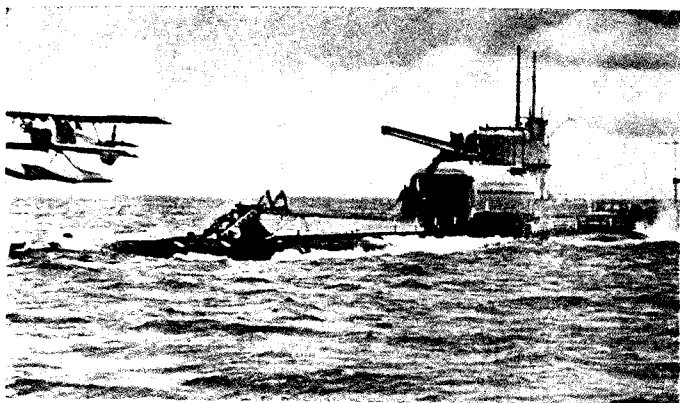
巴黎市民預防中毒——新組織之紫十字會會員使普遍運用防毒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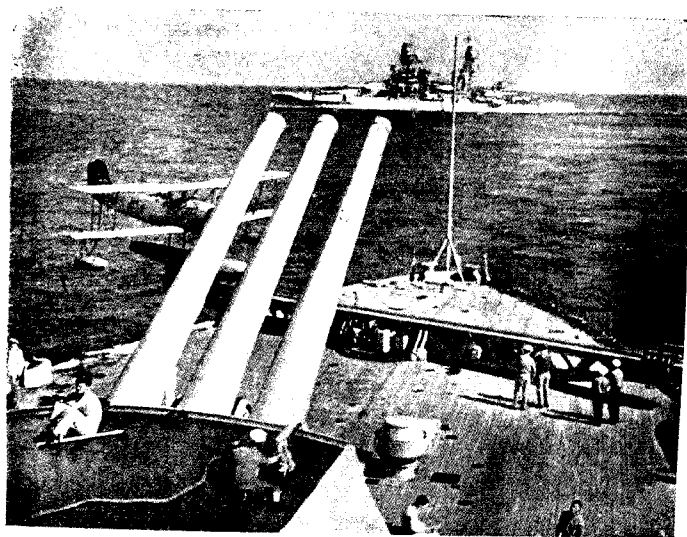
進攻前,德國飛機駕駛員研究應施放毒氣之地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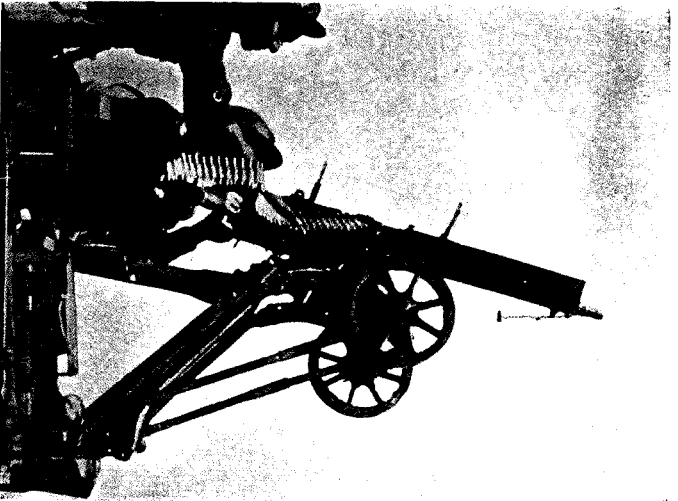
英國海軍在皇家海軍防毒學校之練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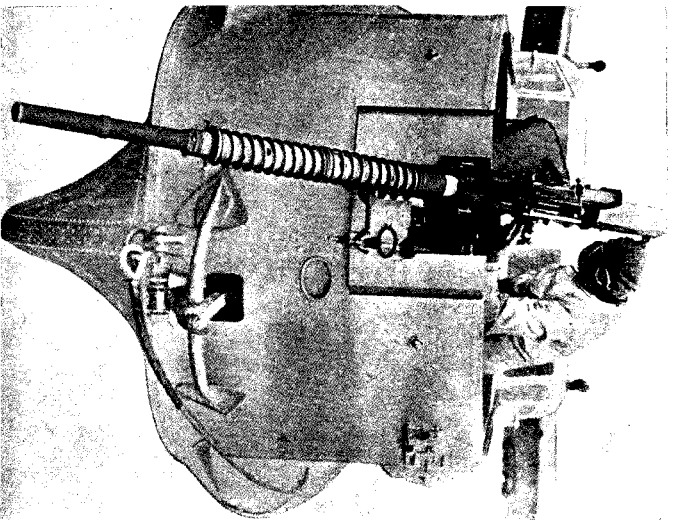
英國潛水艇，艇上可收容飛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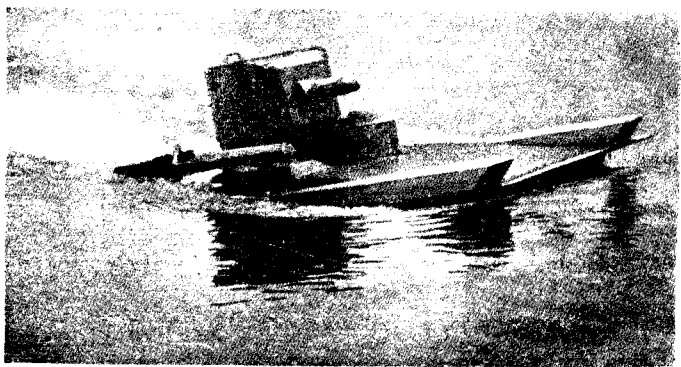
美國巡洋艦收容降落之飛機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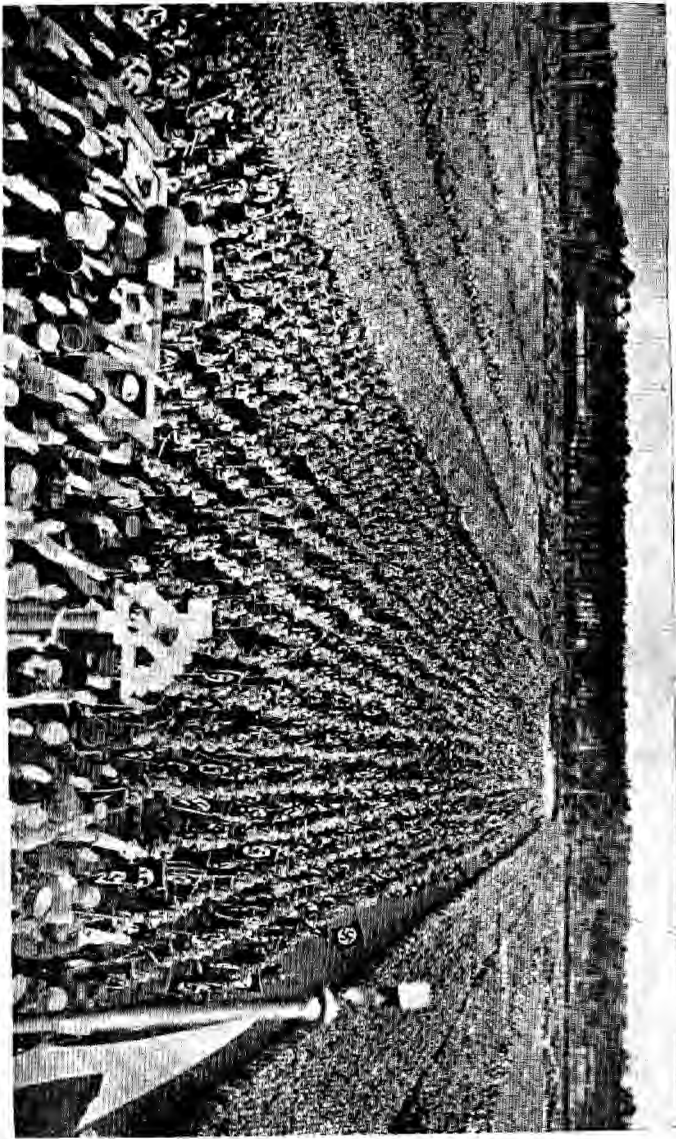
蘇俄之高射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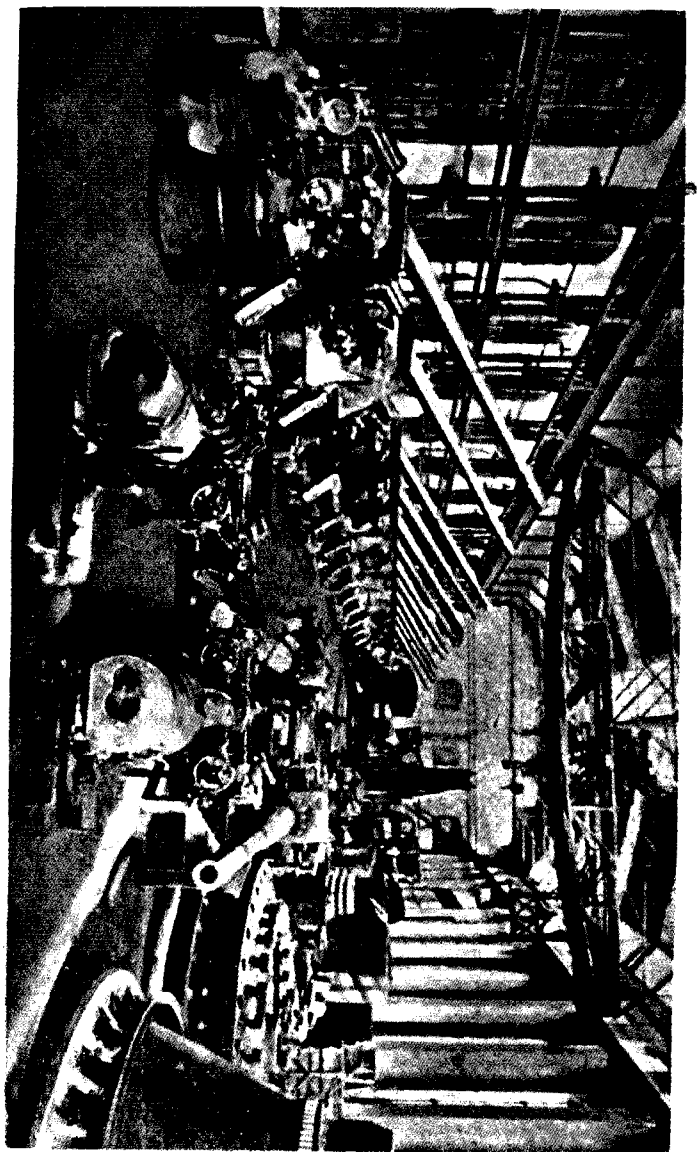
英國水上飛機上裝置之鎗



水上及陸地皆可用之坦克車——該車在陸地每小時速率爲四十英里在水上爲六海里



瑞典 Bofors 造兵廠之一部份工作時之情形



目次

第一章 軍火製造商……………一

第二章 襁褓時代的軍火商……………一三

第三章 愛國者與火藥製造商——杜龐……………二三

第四章 美國的軍火商……………四一

第五章 舊的軍火……………六二

第六章 礮王克虜伯……………七七

第七章 麥克西姆機關鎗史……………九四

第八章 軍火的高級推銷員……………一〇六

第九章 國會的繼母……………一二一

第十章 希尼台……………一三六

第十一章	世界大戰前夕——軍火商的活動·····	一五八
第十二章	世界大戰——歐戰時期·····	一七四
第十三章	世界大戰——美國參戰時期·····	一九四
第十四章	大戰後情勢的變幻·····	二一四
第十五章	軍縮的威脅·····	二三二
第十六章	從長矛到霍契克斯鎗·····	二四六
第十七章	現狀一般·····	二六四
第十八章	前途展望·····	二九〇

軍火商人

第一章 軍火製造商

一九三〇年，美、英、日三國訂立了倫敦條約，這是許多主張軍縮的人士努力的結果。這條約並不足以削減各該的實力，不過是一致贊同限制海軍的主張，俾暫時阻止這數國間需費甚巨的造艦競爭。胡佛總統將這條約交參議院批准時，所謂大海軍派(Navy League)根據了「危害美國安全」的理由，力加反對，可是他們終未能使參議院不批准這條約。

大海軍派大概是懷疑於國際的軍縮努力及確信大海軍方足保持美國與其人民安全的人士所組織之集團。雖或有人要攻擊這些守舊派的反動觀念，但許多與這大海軍派沒有關係的人，均承認他們的主張是一種愛國政策。那麼這大海軍派究竟是什麼？其幕後人究竟是誰呢？

議員塔文南 (Claude H. Tavenner) 於一九一六年在議院演說時，曾宣示其對於大海軍派的性質的考察所得的結果。他引證該派的正式刊物，表示該派的基本會員共有十八個人和一個公司，而這公司便是米突佛爾鋼鐵公司 (Midvale Steel Company)。僅就鋼板一項而言，政府曾向這家公司購過二千多萬元。至於個人會員中，一位是希惠白 (Charles M. Schwab)，他是專營鋼板及其他戰器的倍司勒黑鋼鐵公司 (Bethlehem Steel Corporation) 總理。一位是慕根 (J. P. Morgan)，他是靠海軍大批交易而獲巨利的合衆鋼鐵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中人。一位是湯潑遜 (Col. R. M. Thompson)，他是專營鎳的國際製鎳公司 (International Nickel Company) 中人。這鎳是製造砲彈必須的材料。再有一位前海軍部部長脫拉西 (B. F. Tracy)，後充卡尼奇鋼鐵公司 (Carnegie Steel Company) 的代理人。這大海軍派團體中大半的基本會員都是閒人，而他們業務上的盈餘，都有賴於海軍大量的交易。由此我們可知美國軍器製造者所以要請大海軍派來反對海軍減縮的意義了。

在歐洲，他們的同志更是活躍，希特勒是現在德國回返到黷武主義的象徵，在他獲得這無上的尊權以前，大家已經推測他經濟的背景。許多人以為這定是懼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的德國實業家，痛心於被凡爾賽和約侮辱的國家主義派，與其他不滿於現狀的一般人們。豈知資助希特勒運動的許多人中卻有兩位大資本家。一位是阿薩白（Von Arthaber），一位是特斯希尼斯（Von Duschnitz），他們是德國的鄰人兼敵人，捷克的司各達（Skoda）大軍器廠的理事。

連鎖管理制在美國是極平常的現象，許多實業的真正管理者，往往是發見於其他意想不到的地方。這制度在歐洲同樣的盛行。像阿薩白和特斯希尼斯所代表的公司，卻又受制於其他一個公司；而後者的領袖，既非德人，亦非捷克人，乃是法國人，名希尼台（Eugène Schneider），是希尼台克里沙脫公司（Schneider-Creusot Company）的總理。希尼台克里沙脫公司在一百年以來握着法國軍火業的牛耳，並且因其附屬的廠家林立，所以又控制着中歐大多數的重要軍器廠。我們由此可見希特勒一部分的經濟，是取諸於一個法國大實業家兼軍器製造

商所經營的一個公司。

軍器商人也辦新聞事業並製造輿論。希尼台實際上不僅是克里沙脫的總理，他又推動着另一大組織製鐵聯合會（Cornite des Forges）。這法國的鋼鐵托辣斯，間接擁有巴黎報紙、巴黎時報和辯論報的股份。這二種大報，前者想當於紐約時報，後者相當於紐約講壇報，常以「軍縮的危險」及德國的威脅警告他們的讀者。所以希尼台握有二根繩，一根聯繫着希特勒和德國的軍國主義，另一根縛着法國的新聞業與法國的軍國主義者。

軍火商將軍器售與他們本國的強敵，這種賺錢的交易，經營已久。英國貝特福公園中，陳列着一尊刻有英國商標的大砲，這是英商於大戰前賣給德國的，而又是大戰中英軍從德軍方面奪來的戰利品。英國的公司也曾將魚雷售給土耳其人，而大戰中英國軍艦竟因此被土人轟沈於達達尼爾海峽中。戰前這類國際販賣軍火案很多，以後本書還要說到。

現在這種買賣並未停止。最近蘇俄所控訴的幾個英國工程師，便是維克公司（Vickers）僱用的人。維克公司除爲蘇俄建造大閘堤外，更有其他的任務。它是英國最大的軍火托辣斯。數

年以來的英俄關係，使俄國認為英國將率領了「資本主義國家」向蘇俄進攻，可是在一九三〇年，維克公司卻以最新式，最堅強的坦克車六十具售與蘇俄。

近來英國以為蘇俄問題不若德國嚴重。希特勒之崛起，又喚醒了英國對德之猜疑。凡爾賽和約是不准德國設置空軍的，但當一九三三年，英德兩國關係緊張之時，德人卻向英國某飛機製造廠定購市上最兇猛的戰鬥機六十架。假使後來英國的航空部不加以干涉，並准該公司以飛機售給德人者，那這定貨當已交付了。

軍火製造商竭力製造戰謠，以激動政府與人民畏懼鄰國和敵國的情緒，如是他們便可售出更多的軍器。這種情形是世界大戰前常有的事，而現在仍不免。與戰謠常密切相聯的是行賄，這二件事可用羅馬尼亞的西爾茲基 (Selecki)案來證明。西爾茲基是司各達廠駐羅馬尼亞的代理人。一九三三年三月，羅馬尼亞當局發見這捷克公司偷稅達六千五百萬立。在搜查案西爾茲基的文件時，又發現指揮暗探的祕密軍事文件。西爾茲基的文件被政府加以固封，而此案當然還須偵查。

那知不數日後，那密封的文件夾被啓了，許多公文也遺失了。西爾茲基已被拘待訊，而他們的文件已經仔細查驗，發現政府中以及軍隊中重要人員納受巨賄的大貪污案。送給這些「關係」官員的賄款達十萬萬餘立。此外還有許多萬或用爲「賄濟費」或以之充「交際費」。因受這些錢的人，「都是將來可以利用的。」一九三〇年所製造的戰謠，實是要獲得羅馬尼亞軍火定貨的策略；因那時以爲俄國將侵入俾薩拉比亞，而大家以爲羅馬尼亞，是無力拒此威脅的。但自羅政府向司各達公司定了大批軍火後，這緊張的空氣一夜間便安定了。鮑潑斯克將軍（General Popescu）因爲是案中人，所以自殺在他的書室內。其他的官員恐祕密的更將發現，都惴惴不安。但羅馬尼亞政府中誰是西爾茲基的朋友，終未發現。

這事情都是在太平時發生的。軍火商當本國備戰時，也許是十分愛國的，然而這又不盡然。歐戰時，有一次法國就有案件二起，一件是巴洛拍沙（Bolo Pasha）因替中歐各國賄買法國報紙而被控，後來並被判死刑。另一件是許多法國工業家將軍火經瑞士而賣與德國。雖然事實確鑿，但是因爲他們也曾以軍火供國軍，所以終於寬釋了。這不過是在戰爭時與敵人作許多驚

人的交易之一例。

營軍火的人對於清算帳款也是非常精明。大戰以前克虜伯（Krupp）發明了手榴彈上的一種特別信子（藥線），後來英國維克公司私用了這發明物，以致大戰中許多德人都死於裝有特別信子的英國手榴彈下。戰後克虜伯訴維克公司破壞專利權，並要求每一信子須賠償一先令，統計須償克虜伯一萬二千三百萬先令。維克公司以其西班牙一附屬廠的股本償給了克虜伯，此案纔算在法庭外解決。

讀了以上的報告，大家不免要大驚，會聯想到有一般大膽的匪徒在那裏用各種方法，藉人類的痛苦和死亡而獲巨利；並要詛咒那殘酷而有組織的破壞世界和平以及鼓勵戰爭的陰謀。這顯然是倫理上的反動。這種將萬能的科學與工程學為戰神服務，應用近代商業上各種方法來推銷軍器，實在完全是反社會的事業。

不過軍火商自視並非匪徒，依他們自己的見解，他是根據商業習慣售貨物與人的商人。至於他們貨物的效用及買賣的結果，顯然是與他們無涉的，猶汽車之於汽車商。所以有許多軍火

商老老實實承認他們的事業除賺錢外是不問其他的。一個英國軍火商人曾以他的事業與一種勸人結婚藉以推廣木器銷路的木器商相比較，覺得他要發展自己所經營的特種實業，應該與這木器商同樣的推廣銷路。

一般人對於軍火商的詛咒，及軍火商人對於自己的辯護，都不是對於問題之充分的解答。一個人見了加增人類大難的實業日益活躍，固然不勝悚懼，但也要明白軍火業並不產生戰爭，反之是戰爭纔產生軍火業。人類文明既勉強承認了戰爭是處置國際間爭端的最後仲裁人，那對於軍火商的存在，也該負責。

有對人宣戰權的是誰呢？世上一切的憲法（除西班牙）都把宣戰權付與政府或人民的代表，同時又把強迫徵用民力去從事戰爭的權付與他們。對於這種憲法，為什麼沒有人起來作道德上的反抗呢？政府又孕育着一切的勢力，如國家主義和極端愛國主義，經濟鬥爭和侵略的資本主義，擴張領土的帝國主義與武力政治。這些因子與軍火業，那一個最足以造成戰爭呢？不錯，軍火業是和平的威脅，但這是現代文明所依附，所應該負責的實業。

許多努力於和平的人士，一面指斥軍火業，同時又接受孕育這軍火業的近代文明。這是他們的淺薄之證據。現在許多國家每年約需費四十五萬萬元來維持他們的軍隊和設備，這巨大的軍費，是人民代表每年投票表決的。雖然有些人對於這大量的軍事支出提出責問，但實際上能從質問而拒絕軍役和不付稅款的，真是寥寥無幾。大多數的人以為「國家的安全」確需這樣巨大的特別費。所以癥結不僅是在軍火製造業，而在乎各國人民趨向於國家主義，軍國主義，和戰爭之普遍心理，以及養成這種心理與阻礙，根本改革的現代文明。只有這種潛伏着的戰事主要基礎改變以後，那麼戰爭和與戰爭為夥伴的軍火業纔能消滅！

因吾人對於軍火商的批評，往往缺乏問題上真實的了解，所以認為經營軍火純係商業而無政治性質的自白的軍火商之恕辭，依然大言不慙了。事實上軍火商人是各國海陸軍部所倚重的人，他們是最最重要的政治人員。他們與本國的交易，其為政治上的行為，相當於或竟遠過於一個收稅吏的事務。他們與國際間的交易，也是國際政治上的行為，並且是神聖的國際條約所承認的。許多國家因自己不製造並且不會製造國家安全上所必需的軍火，所以熱切希望這

自由的軍火貿易繼續不斷。這個理由迄未有人重視，於是禁運軍火到處認為是一種國際政治上的行動；而另一方面，又認為國際軍火貿易即在戰時亦不過是商業往來，這真是矛盾的事情。現在的世界，一面要求戰爭，他方面又祈求和平；一面深信「國家的安全」在於軍備，他方面又斥責軍火業。這種奇異的心理上的矛盾，乃是複雜的環境所形成的。這不僅是思想紛亂，並且也是在我們社會生活政治生活間相反勢力活動之最明顯的反映。於是和平同志往往主張設置海陸軍以保「國家之安全」，擁護「防禦戰爭」，並主張大學中行軍事訓練。而在他方面，軍火商有時卻扮着祈求和平的滑稽姿勢。像炸藥王諾貝爾（Nobel）設立世界最著名和平獎金；卡尼奇（Andrew Carnegie）捐助和平基金，並著關於軍器危險的小冊子；希恩白宣稱如果有利於世界和平，他將盡毀其製造軍器的機械；再有杜龐最近告他的股東說世界反對戰爭，實足引為深幸。

軍火商就從這些相反勢力的背景，施其活動，並且勢力日漸穩固。至今他已是世事中最危險的因子之一——和平的障礙，戰爭的贊助人。他所以能達到這地位，並非因他自己深思熟慮

的計謀，而是由於十九世紀歷史的勢力之結果。看了十九世紀科學與發明的發展驚人，工商業的發達，經濟實力的集中，國際間的祕密勾結，國家主義的擴展與緊張，以及國際間政治上的爭鬥，那麼近代軍火商與軍火商的罪惡是不可避免的。假使軍火業是近代文明身上的毒瘤，但這也不是一種贅疣，乃是身體本身不健全的結果。

本書將以這偉大工業發展的概要貢獻給大家，但還不能說是它的歷史，因為那是不勝寫出的許多藏在政府檔案中的文件，再有許多平安的保存在各軍火公司中的文件，——也許已毀滅了，因那是犯法的——大概是永不會與大家相見的。有些偉大的神祕的軍火商，像柴哈洛夫 (Sir Basil Zaharoff)，就是至死也不會把他們成功的故事告訴大家的。但是許多公開的報告，立法機關的調查，法庭的審訊，公司的歷史以及許多成功的軍火商人在他們正式表示中的誇張，已足使我們追溯這種工業的發達了。

它的歷史悠長，有着奇異的誕生，不明的少年時代，自負的成年時代，和富有生機的前途；但其他方面也有許多腐敗和促短生存的因素。它是偉大的形像，神化的嗣續，堅信舊法典的信徒和

新時代的急先鋒。它誕生於中世紀，當時火繩鎗是新式的可怕的武器。它也經過了拿破崙時代，而傑扶森（Thomas Jefferson）也曾和它許多勇敢的先鋒之一發生極密切的關係，它與克里米（Crimean War）戰爭的關係最是密切，所以某詩人曾以下列的詩句來描述：

國際的大砲在他們的右面，

國際的大砲在他們的左面，

國際的大砲在他們的前面，

一齊轟發，雷一般響着。

「砲大王克虜伯是軍火業中的一個英雄，他曾向凱撒帝挑戰。一九〇九年黎芝地方一個聰明的軍器推銷者，曾把驕傲的英帝國驚駭了一下。軍火業中某勇士，也曾在日內瓦完成了一宗「愛國」交易，這猶似昨日事。它的過去是充滿着許多驚心盪魄的奇跡，而對於將來又投着一個龐大的黑暗。」

第二章 機樑時代的軍火商

火藥輸入歐洲始於「中世紀」，那時國王只知如何用弓弩去征服背叛的貴族。他們帶了一小隊本領高強的弓箭手，便能把那些武裝的武士驅逐出戰場，並把他們趕進叛臣的城堡。不過要攻破堅厚的城牆，弓箭是不中用的武器，於是像旱煙管般的有趣的小東西就出世了。它能發出可怕的聲音。可是因為往往向後爆發，所以那些砲手自己也覺害怕。它所能攻打的目標，雖只能射到中古時代堡壘的側面，但對付那當時不易攻破的城堞，卻很有神效。因此就開闢了一個國王征服叛臣，以及商人經營簡單的火砲而獲巨利的新紀元。

這時，盔甲和刀的製造者，當然要修改他們的工具來製造鎗砲和白砲了。這好似幾年以前，馬車行主人一變而為汽車行主人，馬車夫一變而為汽車夫。自黑林而至波希米亞的布拉格，更至萊茵河上現在是製刀業中心的索立根，凡是以以前鑄造緊衣袄、胸甲、頭鎧和馬上用的長鎗的

鐵工場，現在都製造鎗砲了。在意大利的不勒西亞、吐林、弗洛倫斯、匹斯托亞和米蘭，那些頭腦聰明手段靈活的工藝家，不時有新式的武器發明。在西班牙的托利多和塞維爾，有摩洛哥工匠鑄造他們有名的劍——這刀直至二十世紀，始變為展覽場及博物院陳列品——並想用他們的技巧以製造新式的武器。但是製砲業最發達的中心，當推比利時。

對於這工業必需的各種原素，如大量的煤鐵，便利運輸的河流道路，一個國家自不能沒有。德國與法國雙方於多年的大戰中糟蹋了許多的富源，而列日因比較太平無事，乃日漸發達。列日人天賦有發明與經商的天才，並且善於利用他們軍略上所處的地位，黑林鐵廠固可為他們的統治者造鎗砲，但列日的卻可以賣給整個世界的西部。

數十年後，列日以軍火售與他國，發展極速，所以勃根第卻爾斯公爵（Charles the Bold of Burgundy）下令禁止列日人製造軍器。列日人不顧卻爾斯因欲實行他的政策，便率兵圍列日。結果他的軍徽與大砲勝利了，他佔據了燬壞了列日城，並且把沒有逃避的居民屠殺。然而軍火業的堅強不屈的精神，在公爵的計畫中是夢也想不到的，所以當卻爾斯將入墓的時候，

那般勇敢的列日人又回到他們鐵廠裏去了。

一五七六年，阿爾法公爵（Duke of Alva）領了西班牙的軍隊侵入荷蘭及比利時，那時無論新教徒舊教徒，祇要有一些法來明人或荷蘭人的愛國表示，便被屠殺。他的軍器不全是托利多和塞維爾鐵工廠製造的。列日的商人曾賣給他一些鎗砲及其他兵器，使阿爾法公爵得用以打他們自己的同胞。這是國際——反本國的——軍火貿易的第一紀錄，這件奇異的買賣，列日人是應該負責的。

除卻爾斯以外，其他的貴族也想限制這些不法商人的行為。德人以地域的關係，曾向荷蘭與比利時提出要求，告訴列日的各業會說他們是惠斯發利亞公爵（Duke of Westphalia）轄境的一部分；並且根據了這理由，說他們把軍火售與德國的敵人是違法的。列日人真似維克和希尼台的典型，竟不理這個命令。後來他們的土地被法國征服以後，他們亦被法國的革命黨及拿破崙第一迫而服從同樣的命令。雖然如此，他們的工業仍很發達。到十八世紀中葉，列日每年可產軍器約十萬件，且是歐洲著名的軍火中心之一。

軍火業起初所遭遇的敵人，除他們的統治者，如卻爾斯和德國的公爵外，還有比他們更頑強的。古時的英雄每不願死在牀上，他們要在短兵相接時，勇敢的揮着他們的大刀，在步兵馬兵隊中找尋他們的機會。所以近代的初期，統治階級的軍人認為持鎗從遠處殺敵是膽怯的行爲。而砲呢，除了圍城以外，也不爲他們重視的。歐洲的上等階級確與日本的武士道同樣的不贊成改革。當荷蘭商人在十六世紀到日本時，見那裏有很多的火藥，但戰爭時絕對不許用的。照日本武士道主義，如果仇人相遇不是赤手空拳而是用武器者，是很可恥的。因歐洲也有這現象，所以歐洲的武士道使軍火業停滯了數百年。

在打獵時，則大家認為這種利器是正當的。那些貴族非常喜歡最初的簡陋的鳥槍，甚至禁止非貴族不能用以打獵。這項遊戲用的武器，列日城及他處的軍火商人曾獲得巨利——不僅是獲利，並且那些貴族因為在田野間和森林中證明了這新器械的效用，明瞭了他的價值後，也把他們接受到軍器庫內去了。

此外尙有其他不能使軍火業迅速發達的阻礙物。在科學幼稚及進步遲緩的時代，改良新

軍器，須費數百年。列日的簡陋的「轟砲」和維克·希尼台精良的出品，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笨重的火繩槍與苗條的文傑斯脫，真有天壤之別。至於重砲中之大砲，當初的口徑小得真可笑，而砲身是用皮帶縛住的鐵片。像這種巨砲，如裝入大量的火藥，自然很是危險。同樣的所謂小軍器，卻實在是太得可以，因此荷鎗者在瞄準的時候，必須把他們笨重的火繩槍架在成叉的木架上，而另一副手，再燃着藥線使之放射。

燃點藥線也是小軍器發明人及製造者的一個大問題。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至拿破崙戰爭的一個時間內，槍機引發機及槍膛上的進步極遲緩，把火繩槍和它可移動的信子改進而為粗陋的火繩機——即信子連繫在槍膛上——亦曾費去數十年工夫。再後一百餘年，又改進而為用彈簧設計的輪轉槍機，雖並不怎樣好，但可用引發機。至十七世紀，一個無名的工人偶然想到鋼打火石的效用，於是馬爾巴羅、腓雷特、烈克第一及華盛頓兵士所用的火石機槍發明了。這火石機槍所發的火，往往不足，並且天雨時，那鬆鬆地包在紙內而塞進槍內的火藥與鎗珠，輒失其效用。加以槍桿短得不能瞄準目的物，要在步兵大隊中它的效力纔顯著。由此可見軍火業

在近代的初期是極幼稚的。

就純粹的商業意義而言，軍火商會因法國革命而驚醒。路易十六的被處死刑，使全歐洲聯合撲滅法國的危險。英國掃除了法國海上的商業，德國不但與法國被難人同盟，且收容他們。奧皇因痛悼他親戚瑪麗安他尼特（Marie Antoinette）的罹難，在萊茵河、意大利及法蘭德斯諸重要處開始出動兵隊。這樣列日的軍火商是無法施其技了；而英國的封鎖海口，也使美國軍火不得運入法國口岸。由是觀之，法國的叛黨惟有仰給於他們本國簡陋的兵工廠了，不料他們卻還有一條可供運輸之路呢。

德、奧的軍火商將遏制其愛國心而以軍火售與他們的敵人否？假使如此，中立的瑞士各縣將許其通過否？那確是一個問題。於是那法國的公安委員會，便派了忒兒（Citizen Tel）與屈斯（Citizen Chose）到日內瓦、巴塞爾、祖利克，甚至到德國與國去探聽軍火商的意見。不久以後，委員會即得到這些代表的報告：「誰能以最多之金錢給赫斯（Hesse），他即助之。」貪婪之心戰勝了愛國心，這便是列日人與阿爾法公爵的故事。

買通了這些中立縣區以後，軍火商即把他們的貨物毫無破綻的裝於簍中，使人不疑其爲違禁品。同時連這貨物的船隻和腳夫，都繞道走可靠的路。有一批從德國運入的槍枝總計四萬枝，而裝銅的貨車復成羣結隊自奧而來，因銅是製彈必須的金屬。瑞士政府告訴奧皇說決不這樣的破壞中立，於是軍火經理人，一方面以附有巨款的信送入中歐，一方面那假冒他物的軍火，仍源源運入。這種軍火經過瑞士的怪事，定不止此一次，以後在更重要的戰事中還可見到。

法人整理本國軍火製造廠，固亦是法軍獲得大量軍火之一主要原因，但自德奧輸入之軍火，使他們的成功更有把握。發爾密、華鐵尼斯及在法蘭德斯之勝利，使叛黨的軍隊得回到他們的根據地，保存了法國革命政府。法國的兵工廠現在已足以把軍器供給他們的軍隊，而法國的將軍在執政內閣和拿破崙指揮之下，亦一變但日與公安委員會之防禦策略，而反攻入他們敵人之陣地。就是拿破崙當時也不以獲得國外軍火商人之幫助爲可恥。

當一九〇七年福爾敦 (Robert Fulton) 在巴黎時，尙未發明汽船，但是他已發明了一種可以沈入水中的船，這便是最初的潛水艇。他組織一個福爾敦潛水器公司 (Fulton Nautilus)

Company)並將計劃條呈法國政府。法海軍界聞訊，大爲不安；因爲舊式的海軍人員與英雄式的武士，同樣的以爲新發明物是懦弱而足搖動軍譽的，不過執政內閣的委員和那些被聘於拿破崙而後獲得執政內閣權力之科學家，都很贊成。

福爾敦收到了一些資本以後，便從事試驗。潛水器是一種粗陋的器具，沈下水時，任水浸入船艙；升起的時候，須把水抽去。不過試驗是十分成功的。有一次，與法國政府之合同已經擬就，但合同中發明人要求須列入一條滑稽而又很愛國的條文，說這潛水器不得用之以攻美國，除非美國先用以攻法國。後來福爾敦的提議終因法國海軍保守主義和官樣文章而被拒絕了。福爾敦於是離法而至法國的敵國——英國——去出售他的發明物。豈知英國海軍人士，其頑固，其藐視福爾敦的技術，真與法人相同。福爾敦灰心已極，乃離英而至紐約。

福爾敦的船纔離英土，又一個發明家來叩英國保守性之門了。蘇格蘭有某教士名福雪斯（Alexander Forsyth）最喜打獵，但深感他所用的火石槍不適用。當他經曠野行獵時，看見了一只野雞，正待舉槍瞄準射擊，而火藥與彈子往往並不爆發，實使他不勝憤怒。他回來便從事研

究機械上的補救方法，並開始試驗各種燃點藥線之法。結果他發明了一種銅帽子，用以嵌在槍膛裏的藥池內。這雖然並不精密，但抵抗蘇格蘭高地溼霧，至少已告成功。

福雷斯覺得可以做一筆買賣，便往倫敦請求專利。那時政府軍械部的主任是瑪雷爵士（Lord Moira），他很同情於這新發明，所以鼓勵福雷斯再加以改進，並以倫敦塔裏的一間屋子給他作為工場。福雷斯星期日出外傳教，餘日便從事工作。後來這銅帽子的確有一些很好的改良，可惜瑪雷於這時辭職了。繼任人卻坦姆爵士（Lord Chatham），是一個相信維持軍器現狀的人，他見福雷斯的工作毫無意義，便將他辭退了，並吩咐他把塔中的廢物出清。

可憐在軍人愚昧下的犧牲者福雷斯，祇能攜了他的銅帽子與器械退出。但不久以後，拿破崙願以二萬鎊的代價購他的發明物。這教士的愛國，不亞於福爾敦，他不願以勝利的機會給與那「歐洲瘋狂之狗」，所以寧拒絕了拿破崙，退歸他的教堂。二十年後，英政府承認了這銅帽之價值，並允以獎金給福雷斯，可惜這是太遲了，那第一次的獎金送到時，已是他去世日的早晨了。看這蘇格蘭教士的故事，我們可見軍器製造商及發明者所遭遇的一切困難了：第一，他們

的軍火在引起軍械局人員的注意以前，不得不將它的效用在那打獵一類的事情中顯示出來。第二，他們必須戰勝那軍人頑固心理。第三，愛國心不許他們完全利用他們的商品以博取非法利益。

這時工業革命的勢力振盪得已很劇烈，資本主義正要求着新的制度。福雪斯與福爾敦畢竟是發明家而非完全的軍火商人。現在一般日益發達的軍火公司，仍將堅守國家光榮的舊觀念嗎？強烈的愛國心是否能戰勝商業上的新方法呢？

第三章 愛國者與火藥製造商——杜龐

青年伊魯綏愛理尼杜龐 (Eleuthère Irénée Du Pont) 是一個法國革命家的兒子。他像他的同伴一樣對於大西洋彼岸之新共和國，懷着奇異熱切的愛慕。那時關於美國憲法和創立者的報告，又與當時那些鼓動青年起來反抗專制的法國作家的意見相吻合，所以當福爾敦在拿破崙接待室中休息時，這位青年就離法而移居美土了。

他是一個具有才智的人，對於商業的前途亦頗注意，所以他視美國不僅是一個政治科學的實驗室。因他的父親披爾杜龐 (Pierre Du Pont) 曾投巨資於佛近尼地產公司，他的哥哥維克多除紐約外又與西印度從事貿易，因此他到這富饒的美國不久，便發現投資其大量財產的機會。

一天，他和華盛頓軍隊中的一個法國老軍人出外打獵，見足以行獵的地方很多，所以特定

了一批火藥，可是他所得的貨物與所付的價格，使其茅塞頓開。原來那火藥品質甚劣而代價甚昂。當時他十分注意，便去參觀火藥廠，研究其價格。最後他得到一個結論，認為在美國經營火藥業是極適當的地方。

他對於火藥業也有一些經驗，因他以前曾受過科學教育，並在厄松尼專門研究過化學。當時法國的大化學家和法政府火藥製造廠的監督拉伏節（LaVoisier）是他父親的摯友之一，這位大化學家曾幫助從事研究。

愛理尼估計造廠與購辦各種材料的價值以後，便回到法國去設法物質與經濟的奧援。事真湊巧，歐洲的政治環境給他許多的幫助；因那時的拿破崙是決不願失去一個足以傷害他大敵英人的機會的。他想，假如青年杜龐能在美國設立一火藥廠，那麼售火藥與美國和世界各處的英國，將大受影響了。於是法國首席執政下令給予杜龐各種可能的幫助。國家製圖者爲他設計，國家兵工廠爲他製造機械，巨額的資本，源源而來，所以業務進行，很是順利。

到一八〇二年，那美國第一個大火藥製造廠杜龐父子公司（Du Pont de Neuenour），

Père et Fils et Cie 成立了。後來這廠的靈魂愛理尼，便把他改爲自己的名字——杜龐公司（E. I. Du Pont de Neuenre and Company）。那是一個十足能引起當時美國盛行的愛法精神的法國公司。這新公司在起初便很發達，四年之內曾產出六十萬磅的火藥。愛理尼的計畫確是沒有錯，他和拿破崙同樣預料到惟美國的製造業纔能加害於英國的商業，而尤以火藥業爲最甚。所以他爲祖籍法國——英國的敵人——及美國，都做了一些愛國工作。

他起初便認識美國的許多正直人士。在法國，他和他的父親是領導法國革命的哲學家與革命界中很有聲望的人。因爲他們是屬於革命黨的右派，所以那些極端份子得勢時，他們幾死於斷頭臺上。年邁的波爾杜龐，在革命初年，曾先後任國民議會的會長和祕書。因他對於處決路易十六曾投反對票，故急進黨人從此以後便不信任他。波爾下野退歸後，乃遣其餘年從事編輯他老師塔哥的著作。這種緩和的革命家的言行，給同情的許多美國賢明政治家一種有力的勸告。

在美國許多老友中，總統湯姆斯傑夫森是最著名的一個。愛理尼企望着這位總統的助力，

而傑扶森也從不使他失望的。總統曾寫信給與這青年的商人：

「我們爲公衆利益計，已決定海陸軍部盡量向貴公司採辦所需用的任何材料。這，我很覺愉快。現在先向你作私人的通知，將來他們在需要時，當隨時正式奉告。請接受我友誼的問候和敬意。」

（簽名）湯姆斯傑扶森

實言之，杜龐是有「內線」的。後來定貨單果然來了，並且滿意的交付了。於是傑扶森又有一信來讚美他的出品精良，說這是他在最近行獵時所見到的。可是因定貨的數量並不如預料的那麼大，年少氣盛的杜龐很不滿意。傑扶森總統爲他從中斡旋後，海陸軍部長乃把軍火再調整了一下。部長第耳本（Dearborn）雖說過杜龐的火藥品質最佳，但到一八〇九年爲止，所購貨物統計不過三萬元。這似乎是第耳本於和平時不感到軍備的需要。

可是一八〇九年以後，情形大變。因爲這時英海軍所採取的行動，很使美國海員發生極惡劣的印象，故英美二國間的關係漸形惡化。在此戰事一觸即發之時，於是一八一〇年的定貨增至兩三倍。一八一二年戰事爆發以後，國家所需用的火藥，事實上幾全是杜龐供給的。當華盛頓

被攻之際，威爾敏頓城之小工廠常把數百桶的火藥趕送到華盛頓城。這一次，凡與政府有交易的，如杜龐與其他商人，都獲得很大的利益。

戰後，這種製造軍火的商人都深感維持之不易。如杜龐一方面因定貨日少，存貨日多；一方面又因擴充工廠，費款甚巨，所以更覺困難。但當政府要出賣他損壞的火藥時，杜龐還慷慨的以低價把他購入。不料這火藥竟可怕的爆裂了，把他整個的廠也燬壞了，並且使他感到愛國心是一種高價的情感。

杜龐這時決意將他的廠改為完全美國人的公司。但當時美國的資財有限，所以就他所處的環境而言，真是不易成功。他回到法國，見法人非常的敬仰他，便在那裏很容易的募集巨金。許多名人和富人，如斯丹耳夫人（Madame de Stael）及塔雷倫特等（Talleyrand）都助以資財。這種熱情，真使杜龐感激零涕。但他仍認為這項外資僅可用於非常之時，將來必須努力工作，儘速把他償清。

他帶了新的活力又到美國後，便把工廠重建起來，並使他較以前更有效率。現在他把他的

出品售給任何需要這貨物的人。他賣給西班牙，西印度，而賣與正醞釀着抗叛西班牙的南美諸共和國更多。這裏我們要注意，杜龐雖熱烈的同情於巴力發黨人，但他把軍火售與雙方並不顧忌，這類交易都是賒賬的，因此他必須貸款。然而當時他在美國只能獲得短期的款項。有一次，他在的一封信裏表示對於每星期須用全力乘馬至約六十哩外的銀行中心收集期票一事，非常痛苦。

因以上的理由，使他更有接受一八三三年一批定貨的傾向。在一八三三年內，南加羅來那洲作叛的謠傳甚囂塵上。那後來形成塞姆脫（Sunder）和同盟（Confederacy）的種子，在南部激烈的農人中發芽了；原來北美製造商提議徵收進口稅，因此激起這一次的狂風暴雨。這是合衆國成立以後，第一次有如此嚴重的脫邦謠言。

形勢是這般嚴重，大膽的加羅來那領袖中，有幾個更激烈的竟擬定軍事反抗計畫。他們到杜龐的一個經理人那裏定裝火藥十二萬五千噸。並願付現金二萬四千元。這是杜龐許多顧客中所罕有的，並且也是他可藉此付清外資的絕好機會，所以他很想接受這批定貨。不過新教育

的德性，和他早年對於合衆國的愛慕，戰勝了他的慾望。他覺得剷除債務固是使他公司純粹屬於美國的辦法，但完成這個目的，決不能使他墮落人格去從事這種交易。他致信與他的經理人說：「這批火藥的用途是極明顯的，所以我想應該謝絕這批定貨。假如我們的南方朋友，爲娛樂起見需用打獵的火藥，那我們甚願爲其效勞。」

這時杜龐是政府中的聞人，合衆國銀行中的理事，並是其他關於國家經濟事業的各組織中的會員。他自從拒絕了那南方的定貨，認爲於他公民責任上尙未盡滿意。他匆匆的趕到華盛頓，希望盡其能力來調停這北方工業家與南方農人間的爭執。經過數次的長期談判後，終於成立了一個和解。一場風波在這樣和好寧靜的友誼中平息下來，使杜龐快樂得用滑稽的口吻作書告其南方經理人說：「事情的結束是如此可喜，使我憶及以前拒絕那批定貨，覺得萬分抱歉。我們固歡迎那二萬四千元的現金，但不願那錢是貴軍隊的。」

數年後，愛理尼償清了他的外資，完成了百分之百的美國公司，他就在他的理想實現以後死了。繼任者亞爾弗雷特杜龐比他更進取，對於國防非常留意。他說：「我們政治上的鬭爭如此

劇烈，只有靠門外的敵人纔能促我們於國防上作相當的準備。」這種備戰的談論，在軍火製造商中是很平常的。當時軍火廠「國有」的傳說，也使他很煩悶。一八三七年總統主張國家建造火藥廠的消息發表後，他根據了這只是糜費公款而無相當收益的理由力加反對。

一八四六年他遇到了一個試驗他愛國心的事實。這是較愛理尼於一八三三年所遭到的更困難。那時兩個帝國主義美國與墨西哥，在大河衝突起來了，並且宣戰了。起初，「擁護總統」的口號到處喊着，可是後來竟全變了。總統詹姆士坡克（James K. Polk）是歷任總統中不善迎合人家的人，不過因為他是南方人，於是北方人當然要說這次戰爭全是南方人想把更多的奴隸州併入合衆國的策略。

勞惠爾（James Russell Lowell）在別格洛報（Biglow Paper）上做了一首歌：

他們要這加利福尼

是要拉入新的奴隸州

是要污辱你，譏誚你

並且要像強盜般的劫掠你。

韋白斯脫 (Daniel Webster) 展其演說天才，力詆戰爭。一般激烈的人，如塞姆南 (Sumner) 等，復從而幫助他。故不久以後，北方的報紙，像喝了使人暴躁的烈酒，一致嚴厲的攻擊坡克和戰事的延長。考溫 (Black Tom Corwin) 說，墨西哥是歡迎着美國的軍士入「好客之墓。」這種譏諷的文字，不勝枚舉。有些報紙要求歐洲的干涉。有些著論說：「一個美國人如堪與言美國自由者，則他便應同情於墨西哥人。」也有的說：「聽見了司各脫 (Scott) 和泰羅 (Taylor) 的軍隊被驅逐到世外去，真是又悲又痛的快樂。不，無論如何是快樂。」卑賤的墨西哥司令官聖他安那 (Santa Anna)，在紐約與波士頓目之為英雄，並且甚至在墨西哥陣中，有着一小隊的美國兵幫助他。在美國幾次戰爭中，這是民衆同情於敵方的一次。

杜龐是一個自由黨員，並且是反對奴制的黨人，所以即使政府因戰爭向他定了許多火藥，他對於戰爭仍不能與以同情。宣戰後數星期，自海伐那 (Havana) 送來了一批意外的定貨二十萬磅。這顯然是墨西哥來的，是這位火藥製造商幫助「可憐的墨西哥」的機會，也是使他所

懷恨的奴隸制派蒙受一個重大打擊的機會。那時反對奴隸制的報紙竭力攻擊美國的「殘酷」，一般名人又到處鼓吹與政府不合作，有的甚至倡議力援敵人；但是杜龐卻毅然拒絕了這批定貨。

那誘惑者第二次又來了，這回更巧妙了。一個西班牙人和一個法國人來向杜龐訂購與前次同量的火藥，申明這並不是爲墨西哥定的，並請了兩家美國公司擔保。可是杜龐仔細調查以後，知道這仍是墨西哥人所玩的把戲。他便坦白的向他們說：「我們的行爲雖很不合理，我們的侵略墨西哥雖很可恥，但我們決不能使這火藥來攻打我們自己的國家。」

上面曾說過，戰後的軍火業是很蕭條的，這次當然仍不能免。可是惟有杜龐，愛國之神卻把他救出了這恐慌的深淵。這時西部正從事開發，在沃沃州和印第安那州那些辛苦的農夫正在墾殖森林之地，他們拔除樹根需要杜龐工廠所產的強烈炸藥。這時又是造鐵路的初期，那些承造軌道者也需火藥。再有威廉阿斯脫（William Astor）和奧利岡皮貨公司（Oregon Fur Company），需用他的火藥往西北去行獵；纔發展的開鑛事業也要他的火藥。

杜龐是不需戰爭，但戰神卻又在那裏微笑，並給他一個機會。在一八五四年，英國、法國、土耳其和其他國家與俄國開戰，克里米的大砲是需要火藥的。英國用盡了他自己的供應，乃轉而求諸杜龐；同時俄國也到威爾敏頓（Wilmington）來購貨。杜龐不分軒輊的配給他們。杜龐當時與一般的美國人同一心理，覺得與那遠處戰爭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特殊的感情，所以白倫狄溫（Brandywine）河邊的小工廠中，有一船一船的「黑藥」運送至世界的另一地域去。

美國南北大戰以前，杜龐廠中的工場、試驗室和乾燥室，都不過是幾座簡陋的房子。數百個法國革命軍人的子孫，像中古男爵邸中的農僕，被僱着在那裏工作。經理辦公室則在廠內一所茅屋中，因杜龐深染法國保守的特性。他甚至速記員都不僱用一位，這與現在的秘書處必須有書記，真有天壤之別。不但如此，他的出品，也不願交與火車運輸。無論路途是如何的遙遠，他仍依了舊習慣，舊方法，交由長的驢隊運往目的地。

杜龐又像那時英國及普魯士一般頑固軍人。他不用火藥棉；但後來他仍不得不用。為什麼他應屈服於這些新東西，實無多大理由；並且為什麼他應隨着時代變遷也是不必需；因為他的

守舊性，在當時落後的經濟組織之下，他有了優越的地位，得到不少幫助。許多國家必須來向他定貨，但接受與否，與彼無足輕重。火藥業那時競爭並不劇烈，而西部的開發，打獵和爆炸都需要他的出品，因此戰爭發生與否，他真毫不在意。

在南北大戰時，杜龐仍是一位愛國者，至少是一位北方的愛國者。在塞姆脫失陷後二天，脫邦主義者願以巨額金錢向軍火商定貨。杜龐曾有一信給他李卻孟特（Reichmond）的經理人說：「關於狄穆克（Col. Dimmock）的定貨，我們有不得不申明者。自從大戰在卻爾斯頓（Charleston）爆發後，國家所處的地位很是嚴重，新的局面已經展開。如果佛近尼亞州能在這非常時間中盡其責任效忠合衆國者，則我們將把貨物配齊；不過假使這一般的希望成了泡影，佛近尼亞州不幸而向合衆國取敵視的態度，那我們便不負供給定貨的責任了。」杜龐於此次戰爭中當然獲得許多定貨，但他是北方政府中的重要支撐者。

這內戰，在政府與杜龐中間，造成了事實上的合夥關係。戰後，這關係仍繼續着，並且在密切的合作中，杜龐開始從事新火藥的試驗。一八七三年，他請求專賣一種新的六角形的火藥，和用

以壓緊這火藥的機器。政府試驗以後，認為非常成功。英國聽見了，便來定二千磅。杜龐立刻把貨發出，希望可獲得更多的定貨；因據他的臆測英國政府是要拿他與「一同類的火藥」相比較，而英國廠家所定後者的價格每磅要較他的貴九分。

一八八九年政府託杜龐向歐洲購到新式的火藥。當時大家認為比利時和德國的棕色藥和無煙火藥比較美國貨優良。因此在政府督促之下，杜龐兄弟相繼赴國外，亞爾弗雷特進行購買在美製造這種新火藥的特權，而其弟則在歐洲學習製造的方法。

杜龐與政府合作成了慣常的事。一八九九年政府在印度海特 (Indian Head) 建造了一座無煙火藥廠。據一位國會議員說：「杜龐公司曾與合衆國政府諸人員以各種助力……並盡力使這事業告厥成功。」不久以後，國會復撥款十六萬七千元，於紐傑賽州之杜佛 (Dover, N.J.) 建一火藥廠，據該議員宣稱：「杜龐公司不但與政府以隨時至該廠參觀之便利，且把各廠圖樣印成藍色照相，以資參考，俾落成之新廠在各方面都是最新式。」

一八九六年，在打獵和轟炸方面，許多人都都願用黑色的或棕色的火藥。這種動機毫無理

由，所以是極奇異的問題；但杜龐並不感到困難。他接受了顧客的意見，把無煙火藥製成十三種不同的顏色。關於此事，可參看他發出的一封信：

「我們可以把火藥染成各種所需要的顏色。現在送上無煙火藥十三種，共計一箱。該貨市上已有發售，請審查其色彩……此外復送上染成各色的杜龐火藥數小瓶，有幾種是極美麗。但你如果一種也不滿意，則我們還可送上其他各種，因敝處所有之顏色火藥種類甚多也。」

十九世紀末數十年，美國的商業都發展而為龐大的組織及托辣斯。杜龐公司自一簡陋純粹的火藥公司擴大轉變而為一國際枝葉繁茂的大組織，也是必然之勢。不過這個轉變，實南北大戰的結果。自大戰以後，政令錯雜，市上火藥的供給甚為紛歧紊亂；而政府復以最低之價格出售其過剩之貨，於是火藥業益形一蹶不振。徒事向政府請求，也是無裨實際，而不得不取其他有效的方法了。

自一八七二年杜龐公司漸次「整理」火藥業，及至一九〇七年，杜龐不僅是該業之權威，

事實上且把美國所有之火藥業公司在他指揮下控制下聯絡組合起來。此中歷史甚長，詳細情形可參閱威廉姆史蒂芬（William S. Stevens）著，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二年火藥托辣斯的沿革（The Powder Trust, 1872-1912）。

杜龐的整理法以調整價格入手。那時之火藥業，情形真是混亂不堪。一桶來復鎗火藥的價格，自六元二角五分跌至二元二角五分。一八七二年，美國最大的七家公司組織了一個美國火藥業聯合會，並公定了火藥的最低價格。凡不願入會者，則或用有組織的跌價使他倒閉，或用收買股票的方法使他不得不聽命於他們。

整頓價格後，情形似可較安定，豈知這時又有一個威脅來襲擊這喘息方定的火藥業。歐洲哥倫的伐拉尼脫孔洛脫威勒火藥製造公司（Vereinigte Köln-Rottweiler Pulverfabriken）和倫敦的諾貝爾炸藥托辣斯公司（Nobel Dynamite Trust Company）決定在紐傑賽州的詹姆斯堡建設工廠，俾與美國火藥業相競爭。應付這個威脅的方法，似乎是很特別。在一八九七年，歐、美兩方的火藥業簽訂了一個協定，內中最有興趣的三點是：

1. 任何一方不得在他一方領土內設立工廠。

2. 遇有任一國家向外國火藥製造廠出價購貨時，該廠必須按照其本國廠家所定之價格出售，不能任意減跌。

3. 發售猛烈炸藥，將世界分爲四個營業區。合衆國與其屬地、中美、哥倫布（Columbia）及委內瑞拉（Venezuela），都列入美國火藥業的範圍其餘的世界（美洲以外）是歐洲業的範圍；不過某某數處是自由角逐的區域。

歐洲的壓迫既去，杜龐乃盡全力來控制這美國區。他用的策略是一種殘酷的消滅法。自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七年，有一百個和他競爭的工廠給他收買了，而此中六十四家立刻使停業了。這是縮小戰區的妙法，因餘下的公司不是和他有聯絡，便是他所承認的分公司。這種排除異己的殘酷手腕，可參看知道這內幕的局中人麥克西姆（Hiram Maxim）的敘述。他說：「有一飛尼克斯公司（Phoenix Company）在和杜龐火藥業中競爭。這真似一頭小牡牛角抵一火車頭的勾當，所以飛尼克斯結果就像一小牡牛一樣，變成體無完膚了。」

杜龐的壟斷政策，使他獲得政府軍械庫全部的火藥定貨。並且自他壟斷政策告成後，他又重訂價格。這一次所定的價格是分區而定的。東部一種定價，西部又是一種價格，而南部的價錢則又與東西部不同。但是現在已訂定了全國的價格，並沒有什麼高低的區分。

一八九〇年，聯邦政府通過了休門（Sherman）的反托辣斯法後，杜龐又遇到一個阻礙。一九〇七年，政府調查了杜龐公司壟斷的情形，便於一九〇七年控他違反休門法。雖然如此，政府也沒有適當處置他的方法。後來曾命杜龐恢復到壟斷市面以前的情形，可是他又早已把和他競爭的廠家盡行收買了。因此恢復原狀根本是不可能。本案最後的結果，便是政府決意設法建造兩個獨立的火藥公司。

在世界大戰中，協約國所用的火藥，有百分之四十是杜龐所供給的，而自一九一七年後，美政府向他定購的火藥，數量甚巨。至今杜龐公司執管經營六十餘廠，分佈於全美國之二十二州。他又有五所研究所，八百五十幾位化學家工程師爲他服務研究。他又每年設置二十個研究獎學金額。他現在的出品甚多，包有化學材料、顏料、油漆、橡皮用品、人造絲和其他不計其數的東西，

但仍是在美國範圍最大，地位最重要的火藥製造廠。這裏有可注意者，就是據他自己的報告，他總出品中僅有百分之二是軍事製造品。

杜龐公司在當地有着很大的勢力。他「執有」德拉瓦州，以及有着醫院、學校、慈善機關和杜龐各種企業的威敏頓城。總之到處使人想到他的偉大，他的統治權的廣泛。再有德拉惠州的三大日報，也都受他的支配管理。

杜龐在本地的勢力，宛如大地主的威壓他的佃戶，使他爲所欲爲，不復想到政治舞臺上去求一個卓越的地位。雖然杜龐家族中，有幾個曾做過美國的參議員，但這是偶然湊巧的事。他們和政府的關係非常的密切，他們的待政府，與政府的待他們老是十分融洽。早年在行獵和轟炸方面都需要杜龐的火藥，後來他們又擴充出品的範圍，所以他們不需戰事來發達繁榮他們的事業。但不論在戰時，在平時，政府如要他的幫助，他無有不樂與合作的，並且往往賺到盈利。杜龐能堅信着他自己的理想，常燃燒着高貴的愛國情緒，不爲威屈，不爲利誘，此則其他商人所不及的。

第四章 美國的軍火商

美國不但產上等的火藥，並產優良的小軍械。南北大戰的結束，給美國軍火製造商推廣銷路的一個大衝動。他們的基礎已非本國的市場所能維持。他們有大規模的工廠，衆多的職員，充實的存貨，所以不得不去尋覓海外的市場。同時一般舊軍火商人又復擁擠於許多小國中，因此他們唯有到列強諸國的軍械庫中找機會。但這種開闢新路的最大原因，則因此時的世界已預備採用美國的小軍器。

考爾脫 (Colt)、文傑斯脫 (Winchester) 和臘明登 (Remington) 三個美國軍器製造商，就在這時乘機崛起，他們的出品是此時世界最著名的。一八五一年，美國的來復鎗便在倫敦博覽會中引起大衆的注意，並且獲得獎牌。當英國遣派了委員到美國實地考察研究製造方法時，他們很愉快的驕傲的引導參觀各軍器廠。這種優待遠客的熱忱，使他們立即得到大量的

定貨單。自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七〇年，英國、俄國、普魯士、西班牙、土耳其、瑞典、丹麥和埃及——（指最重要的而言）都向美國訂購製造來復鎗和手鎗的機械。後來如日本、阿根廷、智利、秘魯及墨西哥，亦接踵而至。

美國這項工業既如此日漸重要，於是合衆國政府特別發行軍械和子彈製造的報告，詳敘製造小軍械的美國機器，並附以圖畫。該報告由卻爾斯費契（Charles H. Fitch）編製，其中載有那時美國製造小軍械的三十八家公司，製造子彈的五家。

美國軍械業的發達，自有其理由。在十九世紀初，發明軋棉機的威脫尼（Eli Whitney）忽轉而研究來復鎗的製造。他告傑扶森，說他能把鎗械的各另件造得枝枝相同，可以彼此拆換。這種思想備受軍部人員的嘲笑，但威脫尼絕不灰心。他設立了一個工場，用實物來證明那另件可以相互交換的真實價值。威脫尼的鎗在一八一二年的戰事中曾被採用，並且曾因此種製造法而大獲勝利。所以威脫尼的主張，已爲近代各種工業所信奉，並造成了今日大量生產的新紀元。

薩繆爾考爾脫（Samuel Colt）是最初奉行威脫尼主張的先鋒之一，他年輕時即有志

於軍火商業。福爾敦把潛水艇和魚雷售與英法政府的故事，很使他動心，他並且立下了一個發明的志願。他完成了一個魚雷，使塔來（Tyler）總統大爲驚奇；但可惜不能使軍部中一般守舊的人發生良好的印象，並幫助他發展的確，考爾脫早年的奮鬥似福爾敦。

不過考爾脫所寄有無窮希望的東西，並非魚雷，乃是現代手鎗。十九世紀以前，已有許多四管的手鎗，但都因發射機關的不靈巧和構造的拙笨，未能成功。考爾脫不但把他的構造設法改良，並且採用了銅帽。他於一八三五年領得了第一枝手鎗的專賣權。他收集了二萬五千元資本，在紐傑賽州的伯特孫（Paterson, N. J.）設立一廠，並將他的出品送請陸軍部審查。

在許多軍官所組織的委員會前試驗以後，大家一致報告：「全不適宜於軍事上一般的使用。」考爾脫並不因這種保守性的愚昧而氣沮。他更事改良後，親自攜往佛羅立達州，因那裏合衆國的軍隊，正與綏密諾爾土人（Seminole Indians）作一種遊擊式的戰爭。到了那裏，他頗能引起許多軍官的注意。他們試用以後，均認爲滿意；不過並不堅欲陸軍部推翻他們以前的決議。

考爾脫公司在一八四二年失敗了，這是軍部保守性下的犧牲者。然而同時這種手鎗在推克薩州卻非常成功，此則行政官所不知道的。當時戰爭的情形很需要這類不能迅速施放的鎗械加以改良，因為和那種慣用繫馬索的埋伏着的印第安人及墨西哥人馬戰時，只有能在馬鞍上迅速發射的鎗始能奏效。華格（Col. Walter）和其他勇敢的推克薩騎隊，都覺得新式手鎗是這類戰爭中可貴的不可或缺的武器。這廣大平原的征服史，的確便是考爾脫鎗大半的歷史。在一八四〇年以後，考爾脫鎗每枝值價至二百元，這使破產的考爾脫回到從前以每枝二十五元的價格售與政府事，不勝感慨系之。

墨西哥之戰，解脫了考爾脫的厄運。塔來將軍發見他的哨兵——是推克薩騎兵——非常可貴，其所以如此，也是因為他們用這種手鎗。他因此向軍部急迫要求購置考爾脫鎗。陸軍部於是向考爾脫定貨一千枝，價共二萬四千元。這位發明家便在康奈克州設廠趕造。據說當時他在東部要尋一枝樣鎗給工人做模型，感到非常的困難而在西南則十二分的受人歡迎。從這時起，考爾脫便大發其財了。

他採用了威脫尼的方法，用機器製造手鎗和馬鎗。他的出品整齊而一律，其特點便是各鎗相當的部分可以交換，這也是手工製的鎗所不及的地方。不久以後，他的業務非常發達；整船的彈機、瞄尺、鎗管、大發條等貨，源源的運到本國各處，俾用他鎗的人如欲修理可以購用。這種歐洲事實上所不知道的革新方法，曾載於英國派往美國考察小軍械製造情形的委員的日記中。考爾脫在倫敦也設了一廠，他對於這種製造方法優點加以懇切的表白，使來訪問他的英國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下述的問答便足以證明當時小軍器在歐洲爲人注意的情形：

訪問者：你以爲機製的手鎗優於手工製的嗎？

考爾脫：當然之至。

訪問者：也較便宜嗎？

考爾脫：便宜得多。

考爾脫漸成巨富，而他的營業大部分來自國外。他的出品售給俄皇的特別多，在克里米戰中，雙方都用他的鎗械。他的家在康奈克州，題額爲「軍火膏澤」(Armsmenar) 因那裏滿藏

着各皇帝各領袖如俄皇、土耳其皇、暹羅王、加立巴爾狄和路易可塞斯等所賜的寶石的鼻煙壺、金剛鑽、金的獎牌和其他的賞賜。

文傑斯脫來復鎗同樣獲利於美國有效率的製造法。他的出品很受人歡迎，這全賴他的能遠行能進取的大膽的推銷員。文傑斯脫連發來復鎗，是一八六〇年後的新發明，近遠著名，甚至非洲的阿拉伯族也要向舊軍火商指購這種鎗械。當他的出品不足應付市上的需要時，舊貨鎗商常於鎗上偽造文傑斯脫的標識，藉以應付顧客。

文傑斯脫尤有其他的勝利。一八六〇年的墨西哥是法國帝國主義的垂涎物。拿破崙第三命麥克西米倫 (Maximilian) 和他忠順的王后卡洛泰 (Carlotta) 墨西哥的王位。墨西哥人憤外人的侵略，誓不承認他們的新國王。

在那些叛黨的領袖中，有一位是墨西哥前任大總統，名瓊勒斯 (Don Benito Juarez)，他早已聞文傑斯脫連珠來復鎗之名，故立刻定購這種美國人巧妙的新出品。文傑斯脫公司極願賣給他們，但在交貨以前，必須取得貨款。

湯姆阿迪斯 (Tom Addis) 是世界特別出名的推銷員。他帶了一千枝的來復鎗，五十萬發的子彈，到推克薩的白郎斯維爾 (Brownsville)。那處恰在墨西哥邊界上。他在那裏等候了兩個月，始獲得瓊勒斯囑他把貨運往芒脫雷 (Monterey) 的命令。阿迪斯趕這二百四十里路，趕的是牛車，把他的貨物覆了美國旗裝在車廂中。瓊勒斯想來提貨已有四月，允以後償付貨款，但阿迪斯堅欲現款。麥克西米倫這時聽見了芒脫雷的文傑斯脫鎗，發狂似的想把他奪來。阿迪斯便通知瓊勒斯的部下，說如果他不能立刻付現款，那麼他就要把鎗售與麥克西米倫了。如是一桶一桶的散洋錢差不多立刻便送來，而軍火也隨即交付了。

如何把一桶一桶的散洋錢運交公司，又是剛勇的阿迪斯所需解決的問題。他把他們裝在一輛載客的馬車裏，朝北向美國的邊境出發。纔走出了芒脫雷不多路，他便停下馬車，把車夫縛住了，推到車後的座位裏，並用一個活結的繩索套在他的頸項裏。他恐路上有伏兵，便將車子轉出大路，然後經過了一條荒廢的舊路衝回美國。阿迪斯帶了他的貨物離開了文傑斯脫工廠九閱月，現在平安的把許多箱的現洋運到白郎斯維爾了。墨西哥人的能打倒麥克西米倫，用這文

傑斯脫鎗也是一個原因。

講這故事的達林頓 (Darlington) 對於此事的評論也頗有趣。他說：

「這不僅是盡責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冒險故事。它至少給我們一些示意，使我們知道勇敢的耐勞的工業傳道師，如何把美國實業的福音宣傳到國外。」

一八一六年，臘明登猶是美國邊境的一個少年。一次，他請求他父親買一枝來復鎗，因為別的孩子都有的；再因在那裏附近的森林中行獵非常有趣，而他又是一個有好勝心的孩子。臘明登的爸爸拒絕了他孩子的要求，從這個拒絕便造成了以下的歷史。

年輕的臘明登便親自製了一枝鎗。帶往鄰城去一試，他發見他也有一件優良的獵具了。他的鄰居也知道這事，並且在連他自己還沒有知道，他已是合衆國最先的鎗械製造人之一。便在這簡陋的，不利的情境中開始了，美國對於戰神武庫的另一特殊貢獻。

一八二八年，青年臘明登的業務使他不得不移到較大的地方。墨西哥戰爭爆發後，他已能獲得政府來復鎗的定貨。南北大戰時，臘明登來復鎗的銷路甚廣，使他的公司必須日夜工作。過

度的工作，竟結束了這位廠主的性命。

公司照常順利進行，但等到戰事定貨停止後，公司亦將近顛覆。這位軍器製造商的意見，可從該公司沿革中一段「和平與不幸」的紀念文字上明顯地看出來。不過如果和平便是公司的不幸，那亦給予公司一個嚴厲的教訓。凡一個公司，其所製造的來復鎗已超過於獵人或其本國政府的需要時，一定應該向國外求市場。

寓意既若是之明顯，則相關的事情便不難立刻領悟。臘明登的一個兄弟被派往國外去充經理人，他是永不離其職守的。因臘明登的鎗異常優良，所以定單不絕的湧入。在一八六七年，美國海軍部向其定購一萬二千枝，西班牙定購八萬五千枝。一八六八年，瑞典購去三萬枝，埃及五萬枝。業務真是蒸蒸日上。後數年中，亦並不減色，計運往法國十四萬五千枝，紐約州二萬一千枝，坡托立可一萬枝，古巴八萬九千枝，西班牙十三萬枝，埃及五萬五千枝，墨西哥五萬枝，智利一萬二千枝。

不幸不時追隨着公司的蹤跡。普魯士已預備向他定來復鎗二萬枝，普魯士王且親自至靶

子場試驗這鎗。但當他把鎗抵住了肩膀，瞄準了，再撥動彈機——啊！什麼都沒有。他憎惡地摔去了那鎗，並且塗毀了那張定單。事後檢驗，才知鎗裏的子彈是有缺點的。

再有一件不幸的事是發生在土耳其。全土耳其的軍隊已有完全改用臘明登鎗的希望，統計當用四十萬枝。在土耳其軍隊的定單，像其他國家一樣，要給主事者「看過」以後才能交下。這在普通的言語中，這叫做「行賄」。土耳其人叫「報效」。這些官員所要求的「報效」為數甚鉅，於是臘明登不願接受這批定貨。

這類土耳其的故事，在他處又重復演過數次。凡大量的定貨已將交下，合同將簽訂時，那必須先行交付「報效」的有力示意提出來了。臘明登對於這類定貨常拒絕接受，所以他國外定貨降落得很快。加之這時外國都開始購置美國機械，自己設廠製造來復鎗，因此國外營業更日益衰落。臘明登前面橫着兩條路，一條是減少出品，一條是改變製造品，終於他走了後一條。從此打字機、縫衣機、農事機器，加增在臘明登出品的目錄中，而他的繁榮亦因此而恢復了。

臘明登公司的歷史中，再有一件重要的事實，那便是他和合衆鋼彈公司 (Union Metallic

Cartridge Company 的聯合。在紐約州伊立安 (Ilion) 的廠，專製手鎗和來復鎗；康奈克州白立其港 (Bridgeport) 一廠，專製鎗彈。這種辦法真是很有卓見。子彈廠專以子彈供給用來復鎗的人；至於農具、打字機、縫衣機，建下了太平時業務發達的基礎。

當銷數的曲線愈低落，臘明登走碼頭的推銷員亦愈努力，他們甚至到極遠的地方去推銷。營業前哨報告說在中國可以獲得定貨，因為那裏常有戰爭。他們知道中國人的偏見和風俗，他們想中國或者不歡迎一位穿洋裝的推銷員，因為許多中國人是恨「洋鬼子」的。是了，那是容易的，於是一個推銷員著了中國裝啓程赴北京。這就引起了李鴻章的注意，所以他便爲中國軍隊定了許多鎗。從此印了一本中文的目錄，並取得更多的定貨。

中國人的確比法國人進步，當臘明登的連珠鎗發售後，中國人首先購用。不久以後，他們便在戰場上遇到法國人，中國人的進步思想畢竟戰勝了法國的守舊性。諒山一役，那用克洛伯契鎗的法人，被用臘明登鎗的中國人擊退了三次。美國造的鎗，可於數秒鐘內加彈，但是法人所用的則需時甚長，所以當他們的鎗膛空了以後，惟有聽敵人的指揮。

在俄國與土耳其宣戰後，（一八七九年）交戰國雙方都向臘明登公司定貨。土耳其定的二萬一千萬發的鎗彈，是當時美國空前的大量定貨。這故事的其餘部分，可由該公司的作史者去報告：「俄土決意宣戰了，雙方都來惠顧白立其港廠。這奇怪的情景，使一家工廠每天磨銳數萬發的鎗彈，給雙方的戰士在血戰中互相射擊。在工廠內，兩個國家都派有監視員。當他們檢視那行將使歐洲東南部空氣中充滿喧殺的數百萬小催命符時，他們相待仍保有形式上的禮貌。」

這時候，在古巴亦有推銷的希望。原來這島上正想從事反抗西班牙統治者的殘暴。那些革命黨人很認識優良的來復鎗和子彈的功用，所以他們便向臘明登購置。如果西班牙人仍沿用那種劣等軍器，那便很危險了；但他們擬向臘明登購貨時，臘明登又正忙着俄國的定貨。俄國人是否堅持他們的定貨必須先行交付而使西班牙人向隅？他們忍令這種一方配有臘明登鎗彈而他方則否的不公平戰爭進行着嗎？俄國人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高洛夫將軍（General Gorloff）退下了大量的鎗彈。這並非是對於彈藥有所不滿，不過是與西班牙人的一種諒解，俾

後者得以購買。這樣，那種不公道的戰爭是避免了。每個主持公道的人，對於臘明登史的見解一定表同情的。該記載中有：「西班牙人獲得此貨是很適當的，因為（古巴）革命黨人已用臘明登來復鎗和合衆鋼彈公司的子彈武裝起來了。」

在南美洲拉丁諸國的革命戰爭中，臘明登鎗是大家聞名的。那些拉丁共和國有時互相戰爭；有時因失意的政客想爬上臺去，從事許多無謂的內訌；有時內戰與外患同時而至。這裏有一個奇怪的例證：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二國正互相戰爭，同時雙方國家又各有內亂。這四個交戰的團體中，大家都從臘明登鎗裏發射出合衆公司的鎗彈。

臘明登在普法戰爭中功績最大。法國人急切的需要各式各種軍械與軍火，並委臘明登做他們美國的經理人。不論購何種東西，初許以佣金百分之五，後許他百分之二·五。於是臘明登便開始工作。他需立刻可以裝運出國的軍器，並且認定獲得這種武器最好的地方，當推合衆國政府。這時適在南北大戰後數年，國會且已通過出售「損壞」的軍器的法令。這便是臘明登的機會。

臘明登自己並不出面，卻委派湯姆斯·李（Thomas Richardson）做他的代理人與政府接洽條件。美國的陸軍這時有許多造於一八六六年的斯撥靈非（Springfield）後膛鎗，李卻孫決意設法購買。事情很奇怪，那負責的軍庫官員，立刻便允售給他，於是自全國各處收集得三萬七千枝。這些鎗從軍士那裏拿來了，運送到紐約兵工廠稍事修理後，便預備運往法國。

但是臘明登還要購買這鎗的子彈。他和那些官員進行以貨易貨的交易，凡是他們向他購來復鎗，必須以子彈為交換的條件。當時軍隊僅有現貨三百萬粒子彈，他們自己用尚不敷，怎能分一部分給他呢？於是那軍械庫的官員大開方便之門，吩咐佛蘭克福特的國家兵廠，添造彈子。結果臘明登自政府獲得一千七百萬發的子彈，其中大部分是特別製造起來的。美國自己製造並出售軍火給交戰國之一方，這是破壞中立的卑劣行為。國際法常承認中立國家的私家公司，得以軍火售給交戰國任何一方或各方，但如果被發現，則亦須依違禁法令處置，將貨充公。其實一個中立國犯此行為，的確全失中立之意義了。

臘明登第一次的成功，真使他得意洋洋。他繼續他的工作，親至海軍部官員那裏提出一個

要求。那時海軍有九座完善的格林（Gatling）砲。假使在六個月內能得到九座新的格林鎗而不必增加費用的，那麼海軍亦願立刻把那舊的九座讓給臘明登嗎？這當然願意，於是以製造機關鎗和手鎗著名的考爾脫公司，收到一張定單，限六個月內交付最新式的格林砲九座。不但如此，政府命臘明登交付一萬四千元的保證金，到新砲點交後發還。臘明登照辦了，於是那格林砲便自海軍兵工廠運往法國了。

臘明登仍不滿意，只因政府的官員很遷就，他所獲的佣金很可觀，所以他深信還可與政府交易。當時政府正在斯撥靈非兵工廠造一萬枝來復鎗。鎗尚未完工，臘明登的代理人忽然在海軍部出現，並且報告說新鎗是有缺點的。一位視察員即刻被派赴兵工廠查驗，查驗後的報告，說臘明登的話無誤。但鎗並非真的「有缺點」，因尚未完工呢！壞的鎗，依照國會通過的法律，是應該出售的，所以這些新鎗是應出售了。臘明登立刻命價，於是那些鎗就售給他了。在他們完工以後，法國政府又獲得一萬枝的來復鎗。

這種行動的消息是不能完全保守秘密的，但德人知道了，卻並無什麼動靜。戰事利於德人，

於是俾士麥滑稽的說，在羅亞爾河收集這些美國鎗是不難的。入美籍的德人向政府提出抗議，最後參議院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專事調查這案件。在這委員會中，有一位卡爾許爾士（Carl Schurz）。因為許爾士是入美籍的德人，又因為他曾提出許多重要的證據，暴露這事件的真相，所以大家片面的責他賣國，並且責他所得的消息是德國間諜供給他的。委員會的報告，證明軍械庫的官員為無罪。至此，事情似可告一段落。

許爾士後來出席參議院，並在他許多著名演說之一，把那委員會的報告詆毀得體無完膚。委員會中的多數方面雖起來作勉強的答辯，但也是不中用的；而許爾士則列舉事實，醜詆他們對於友邦違反中立的行為。許爾士的演說至今還沒有為人忘掉，而在一九二八年國會中某議員且曾提及他的演辭。

這種努力的售貨術，到巴黎被圍時竟達到了最高峯。此時德人已在戰事全勝的局勢上，他們用那鐵一般的連營圍着法國的首都。法人的抵禦毫無組織，他們特別需要軍實，因為他們不但要抵禦圍攻，並且須接濟那些在各處繼續對抗敵人的軍隊。在戰場上，臘明登應有一位經理

人是不足驚奇的，所以他的經理人雷諾爾（W. W. Reynolds）這時亦被圍在城裏。

在這適當的場合，適當的時間，他當然從這危險萬狀的政府獲得大批的定貨。但是他如何越出德國的陣線去做這筆買賣呢？加貝他（Gambetta）是新政府裏兇暴的領袖，購到了一隻氣球，他想藉此逃出重圍，並去激發國中他處人士的同仇敵愾。雷諾爾也獲得一隻氣球，此二人便平安的越過了德人的防線。雷諾爾所收得的定單，這纔得以轉交與公司。

考爾脫、文傑斯脫和臘明登，在軍器製造業中，顯示了工業革命的重要。那機器製造的相當部分可以互相交換的來復鎗和手鎗，淘汰了那些精工手製的槍械。世上凡力足購買這種完全科學化的新式殺人利器的國家，莫不用這種美國人才智所發明的東西來武裝他們的軍隊。但是這種軍器的價值昂貴，並不是各國陸軍部的預算都能使他們購置最新式的武器的。後來這困難問題也解決了。不斷的改進，產生了較高的廢用率，那些財力較富的強國，其所棄用的舊鎗，乃得盛銷於較貧的國內。這種特別交易的組織與發展，當列入軍器商人之又一類中。

附註

約在一八八〇年，美國政府預備追隨其他列強建造鋼甲軍艦。此時國中尚無鋼板製造廠。業鋼的人深知時代的趨勢，倍司勒黑鋼鐵公司乃遣派代表至歐洲，專門調查英法兩國的鋼板廠和鎗砲廠。不久以後，倍司勒黑公司即由威脫胡斯（Whitworth）及希尼臺特許「在美國國內，完全享有應用他們的方法製造鋼板與鋼砲。」此事曾與華盛頓方面討論，迨接到滿意的答覆，即領得這專賣權；這便是美國鋼板製造業的開始。不久，卡尼奇和米突佛爾鋼鐵兵工廠次第成立，與倍司勒黑成爲美國製鋼業中三大柱。

一八八六年，海軍部招標採購本國的鋼甲板和製砲的鋼。一八八七年，倍司勒黑準備開工，並且接受政府第一次的定貨單。兩年以後，採用了一種新方法，其所鍊成之鋼名哈佛鋼（Harvey's steel）。一八九四年，克虜伯鍊成一種很著名的鋼。這種新出品，在許多歐洲海軍部的軍械工程師前試驗，發現其品質之佳，勝過於哈佛鋼自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倍司勒黑與卡尼奇付了很重要的執照費，並付了每噸自四十五元至五十元的報效費，才獲得在美國鍊這新鋼的專利權。美國的專家便立刻被派赴愛森的克虜伯廠去，研究新的製造法。

倍司勒黑和卡尼奇有了這種製鋼甲板的便利，不久便去找尋國外市場。倍司勒黑所印的目錄有英、法、西班牙三種文字，宣傳他的鎗砲、軍火和鋼甲板。這種令人可怖的外國名字：Compagnie des Acieries de Bethlehem 和 Compañia de Acers de Bethlehem 不過是倍司勒黑鋼鐵公司所佩的法國和西班牙的飾物。

定單果然從國外來了。倍司勒黑和卡尼奇對於承造的俄國定貨，都非常驕傲。他們用克虜伯的專利在本雪耳文尼亞爲俄國軍艦承造鋼甲板，特製成圖畫，以資宣傳。倍司勒黑在一九一六年的活動大砲材料目錄裏，曾有如此的記載：「倍司勒黑鋼鐵公司實際上已把軍械材料供給世界上每一個國家。最近的許多顧客中有：美國、俄國、希臘、意大利、英國、法國、阿根廷、智利、古巴和厄地馬拉。」

有了這歷史，那卡尼奇粗製濫造鋼板的故事不難明瞭了。在一八九三年九月，畢茲堡的一位律師斯密士（James H. Smith）向海軍部提出證據，說卡尼奇·非潑斯公司（Carnegie Phipps Company）以劣製的鋼甲板欺騙政府。海軍部依照了政府的習慣，允許將來向卡尼

奇索得的賠款，當以百分之三十五酬報告者。

在卡尼奇廠中經過嚴密的查驗以後，發現製造鋼板有組織的作弊。原來鍊鋼甲板並不是常能成功的，鋼中略有缺點，便往往不能製成鋼甲板。所以政府中常派檢查員到廠監視着，剔去那缺點顯然的鋼，並且於每組中任擇一片加以特別的彈力試驗。

卡尼奇廠中將這種選出預備試驗的鋼板，往往不使那些檢查員知道，於夜間重複鍛鍊，使其較優較堅。至於每片鋼板鍛鍊時間的長短，都是煞費斟酌虛擬的。於是政府出了相當的價格，而所獲得的卻是些劣等鋼板。據說這種欺騙行為，完全由公司的督辦希惠白（Shwab）、考雷（Corey）和克來（Cline）所指導的。

政府委員會在精密的調查後，認為證據確鑿，並提議所處罰款應為已經交付的鋼甲板價值之百分之十五，統計共須罰款二十八萬八千元。海軍部召卡尼奇的董事長勿立克（Frick）面訊後，他承認了大部分的責任。不過報紙對於此「騙案」卻未有一字披露。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卡尼奇趨謁白宮，與大總統克利夫蘭（Cleveland）談話很久。

他離宮後告新聞記者，謂與總統討論的是稅則問題。三星期以後，在一八九四年一月十日，大總統致書海軍部，信中所談的便是卡尼奇案。他以為公司的「不規矩」是罪有應得，政府之要求賠償亦是理所當然。不過他以為所課的罰款太重，百分之十似已足矣。因此卡尼奇·非潑斯公司付了十四萬零四百八十四元九角四分罰金。

大總統對於這事的態度，很不為海軍人員或調查委員會所贊同。最後，國會和報章都出而干涉批評，國會且有一嚴峻的報告斥責卡尼奇。至今此案尚未消釋。克利夫蘭一方的戰士，指國會委員會的行動帶有政治色彩；並說卡尼奇廠中工人，因為紅利制的關係，其舞弊完全自動。在這一件偶發的事情中，大家很明白這僅是軍火製造商舞弊的又一例。

第五章 舊的軍火

舊槍械的銷路顯然較舊汽車爲優。的確，舊槍械比了汽車有更能經用的優點，所以無怪常有人需要它並且繼續地用它。

舊槍倘發射仍能準確，即使式樣已過時，依舊爲人所保留。一九〇三年，美國國家博物院梅挪特（George C. Maynard）說：「全國農人所用的膛長三十六吋槍口裝彈的舊式陸軍槍，仍有數千枝。雖然它們不能和最新式最優良的槍相比，但其效力則並無差別。許多不敢（也是無力）用無煙火藥彈膛槍的鄉人，仍沿用舊式槍械，把火藥裝在瓶裏，把彈丸裹在破布裏。如果他們攜了這種械彈出外行獵，那麼他家晚餐桌上必有一塊兔肉。在曼麗蘭一州中，國都二十哩以內，那爲人使用的單管槍口裝彈的槍械當不致少於一千枝。」

舊槍械除了用以打獵外，還有其他許多用處。每次大戰發生，往往重複使用以前廢用的舊

鎗砲，有的攜赴戰場殺敵，有的作後方操練之用。

不僅此也，這種老式過時的軍器在許多「落後」國家中，常有驚人的銷路。例如阿拉伯和非洲的阿拉伯部落中，儘管現在有許多大膽的軍火商供以機關鎗，使他們祖國狼狽不堪，但這種民族仍用那種好似博物院中所陳列的舊槍。像這類交易的例證甚多，茲再舉一例：在歐戰前，印度的西北邊省很不安靖，英人應付很感困難。這個情形，就因法國、英國、比國的商人，常以老式來復槍和優良的軍火售與他們的緣故。英國貨常經墨斯卡脫（Muscat），法國貨則經傑白的爾（Jibuti），這樣運給土人的來復槍逾二十萬枝。後來英人終於禁止該項貿易；但軍火的屯積依舊不輟，這大約是希望偷運。一九一一年，這些國際商人所屯積的來復槍約二十萬枝，子彈約三百萬顆，在這內地等候出售的機會。

美國南北大戰是說明舊槍械的重要與效用之最好例證。當大戰爆發時，北方軍隊需要械彈甚急，製造廠雖日夜工作，仍不能應政府軍隊急切的需要。軍器的缺乏若是之甚，所以不得不遍求尚堪使用的舊槍，或修理所費的時間比較製造新械為速的舊槍。這時就有人想到歐洲的

存貨。歐洲這時確有數千枝稍事改造即能使用的廢槍擱置在那裏，於是販賣歐洲廢槍的貿易由此發展；並且每槍不論其如何窳舊如何過時，買來趕速修理後，便往往以極高的價格售與政府。

這些槍有許多當然十分可用，並且很能使兵士滿意；不過戰時期內常產生不誠實的舊槍商人，因此流弊百出。國會的調查，曾揭破幾件萬惡的交易，並且暴露那於國家需要孔殷時而乘機獲利之奸商。調查委員的結論使林肯非常感動，他說這些貪婪商人「應該砍去腦袋。」

在戰爭初起之時，一個軍器製造商傑斯的斯 (Philip S. Justice) 和軍械局的稽查員忽起衝突。原來這位製造商曾獲得供給來復槍四千枝的合同，當時的定價每枝二十元。可是他的槍真壞極，致兵士感到非常的危險，於是政府乃拒付該項貨價。在軍士腦海中的確深印着費城是產劣槍的中心點。道白爾台 (Thomas D. Doubleday) 調查這事以後，覺得情形深堪痛心。那槍的外表處處顯示其為無用的老式槍，或者可說是以無用的舊鎗部分配合而成的新鎗。有許多是要爆炸的，所以大家不敢用他。有的彈機壞了，有的把瞄準尺輕輕一動便落下了，諸如

此類的情形，不勝枚舉，那槍膛是很輕的，鎗管厚度往往尙不及二十分之一吋。鎗身是用嫩木做的，所以收縮以後，那束縛物和修飾物都鬆了。槍刺的混合物往往非常脆弱，所以像鉛一樣的曲了；有的在操練時竟折斷了。槍膛因鑽洞不妥，內部十分粗陋，於是打靶練習時有的竟爆裂了。

這些弊端成了衆所共知的事，所以關於國家需有保證軍器優良的國營兵工廠的言論騰起。一位專家估計政府自戰爭開始後，向私家承辦人和外國軍火廠購買的軍械子彈，其所付的代價遠超造價，且十倍於國家自設工廠製造所需的經費。那些承辦人將每枝槍的價格定爲二十元，可是國家工廠自造祇須半價。

一個調查此案的議員華勒斯（Wallace）歸納報告說：「我們看到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政府受這般投機商人所欺騙的事，便再也不敢信賴那些私家承辦人包辦國防上所必需的材料了。戰爭上需要的軍火軍械如果依賴這般商人，就國家安全而論，實在太危險，太不穩妥，且太不經濟。」

在南北大戰中許多投機獲利的軍火商人中，有一位是約翰披邦慕根（John Pierpont

Morgan)當戰爭發生時，慕根僅二十餘歲，但他並不去投軍，就是後來也不去荷槍殺敵。他聽得軍隊中鎗械大缺，便決意在這方面盡其責任。

幾年前軍隊所用的好爾馬鎗，這時因為舊式與危險而廢置不用了，所以如古董般的送往拍賣行中去出售，每枝的價格自一元至二元不等。到一八六一年這種廢槍尚存五千枝。一八六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有一位名伊斯脫門 (Arthur M. Eastman) 的忽在那拍賣行出現，並願以每枝三元的代價把存貨全部購去。這種高價似乎將使許多職員懷疑，但事實上卻並沒有。伊斯脫門的幕後人是西門斯蒂文 (Senion Stevens)，所以這項貨款將由他繳付；其實真正的幕後人還是慕根。

在承購這項廢槍的合同簽訂以後，斯蒂文發一電報給聖路易的弗雷蒙將軍 (General Fremont) 通知他現有十分優良的新馬鎗五千枝，問他要不要。一張定單（等於一張合同）立即自弗雷蒙那裏交來，吩咐那批鎗械須立刻發出。於是慕根以每枝三元半的價格將廢槍購進，計共付一萬七千四百八十六元。這些廢馬鎗運出兵工廠後，便送交弗雷蒙，而所開的發票是

每枝二十二元，計共十萬九千九百十二元，獲利九萬二千四百二十六元。

當弗雷蒙的兵士把這些「新的優良的馬槍」試用時，他們的拇指也炸掉了。後來大家知道了這内幕，羣情異常憤激，政府且拒絕付款與慕根。慕根立即控訴政府，他的要求且送交一個專事調查與解決賠償爭件的特別委員會審查。

這委員會真妙，他既不完全駁回慕根的要求，亦不責其交易之非法。他准許他要求的半數，提議每槍付彼十三元三角一分，總計為六萬六千五百五十元，這使慕根淨賺四萬九千元；但慕根猶不滿意。他不是曾從弗雷蒙那裏獲得一紙「合同」的嗎？所以他決意要如數收到。

他用斯蒂文的名義在賠償法院中起訴。該法院本「合同神聖」的理由，立刻准其收取全數。這個判決成了其他數百件為國會所擬取締的「賠償死馬」要求的先例。關於這案，一位在歐洲收買了大批舊槍而以高價售給政府的哈德雷（Marcellus Hartley）曾說：「我以為政府受欺最甚之事莫如購買此項雜亂的好爾馬槍。這鎗的價格，我想曾擡高至二十二元五角。」此類奇異的交易，並沒有掩盡南北大戰時舊槍所占的重要性。其較後的發展，看了海陸軍

報所載一九〇六年美國財政部因出售陳腐不堪用的槍械，曾收入一百萬元的事實，便可知道。規模最大的舊槍械營業商，或者常推紐約城的佛蘭西斯白南門公司（Francis Bannerman & Sons）。這個特別的公司自拍賣行購入大批的軍械後，於一八六五年開始營業。其時南北之戰已結束。他紐約的營業所在百老匯路五〇一號，可說是紐約城中最完美的軍事博物院。他在黑特遜河上流西點城附近擁有一島，島上建有一座蘇格蘭城堡式的軍械庫。他不但把古董售與博物院與古董收藏家，並為戲院造佈景，更設法招待各國陸軍部的賜顧。他印有悅目動人的目錄，題着「新舊戰器——大砲、舊式的短槍、來復槍、馬鞍、軍裝、彈藥」的標題。這書共三百六十四頁，插圖五千幅，每本售價五角（精裝本三元），每年銷數達二萬五千餘冊。以下的材料，採自一九三三年版的目錄。

白南門營業所「集古今各式各種軍器之大成，其完備真是世無其匹。其貨物已風行全球。」

公司的歷史與活動亦頗有趣：

「我們做這買賣已六十年。在此六十年中，我們業務是這樣的發達，美政府現在竟全靠我們去出清他們大批陳舊無用的軍械……在西班牙戰事中所奪獲的鎗砲、軍火及其他軍用品，我們承購其百分之九十……在海外各國，我們都派有經理人爲我們買賣貨物……」

「我們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軍器營業商，已爲各界人士所公認。週遊世界的旅客告訴我們說，世界上經營這類商業的公司，其貨色之繁多，竟沒有第二家可以比得上我們。甚至如果在偌大的倫敦城要購買大批在本公司內挑選即是各種軍用品，至少須到六個不同的地方纔能買齊……」

「在我們營業所裏，我們陳列着一千種以上的槍械，從最古的火繩槍以迄最新的自動發射鎗……我們又陳列一千種以上的手槍，從最古用藥線的手砲以迄最近自動裝彈的手鎗……至於大砲，我們的存貨又多又全，從古時裝在木頭裏的鐵管砲以迄軍艦上裝置的半自動發射的大砲……」

「我們隨時可迅速交付一百枝發射力很強的槍，價錢當特別克己。」

向這種軍火商購貨的是誰呢？「我們的主客爲南中美諸國。有許多購自一八九八大戰後的毛瑟槍，是售與歐洲亞洲國家的。杜密尼加（Dominica）和海地（Hayti）國與我們交易已有數年。總之我們最大的主顧是那些爲財力所限必須以低價購入軍器與軍需的國家，以及那些喜用富強諸國所委棄的而猶可用的槍械的國家。

「我們購置大批的軍器，貯藏在我們島上的貨棧裏，以備顧客緊急時的需要。那些尙可使用的廢鎗，甚至頭等國有時都需購買。如一八六一年林肯曾派人到歐洲去採辦可以武裝義勇隊的鎗械，並設法不使那種武器流入南方同盟黨……古巴則隨時向我們購買數百萬的彈藥和其他軍需品。」

但不是任何人可以向白南門公司購貨的。「我們從未以軍器售與任何未成丁的人，我們也未有把軍械售與我們認爲凡足危害公安的人。」

特別的詳細的交易亦有記載，例如：「最近我們自歐洲某海運公司接得一項交易，囑我們把另一商船替南美某國改裝爲軍艦。一星期後，那和平的商船即變爲一艘完全武裝設備甚佳

的軍艦。這種工作迅速的紀錄，幾非現在任何新式國立工廠所能打破。」

日俄戰爭中該公司也有一偉大的貢獻：「於日俄戰時，我們直接運交東京日本陸軍部麥克雷蘭（Mc Clellan）軍用馬鞍一萬具，步鎗十萬枝，背囊十萬隻，糧袋十萬隻，軍裝十萬套，砲鈎十五萬隻，子彈二千萬顆，以及其他各種軍用品一船。」

海陸軍報中亦有一段記載，暗示白南門公司的又一成功。它載稱：巴拿馬的革命黨所持的「來復鎗數千枝，頗似在古巴從西班牙軍隊裏奪來的毛瑟鎗。」因為以前美國總統曾「鼓動」哥倫比亞革命，所以大家認為這項鎗械定是美國政府售給巴拿馬人的。陸軍部解釋這個謠言，說在古巴和坡托力可所奪獲的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四枝的步槍和馬槍，其中二萬零二百二十枝是由拍賣行出售的，白南門便向拍賣行購買一萬八千二百枝。「他如何處置這些軍器，政府無法探悉，所以那種暗諷政府知道巴拿馬革命中用該項鎗械的話，實是可笑又可鄙。」從這一個申明所得的推論，便是白南門以此種軍器售與巴拿馬人是很明白了。

這位軍器商的贊成備戰是不難明瞭的，不過他所用的方法卻極奇怪。他說：「今日世界的

和平，是應用武器來維持的。某次我們在兒童教友會裏遇到一位可敬的朋友，他對我說：『朋友啊！你們經營戰器是何等可怕的職業。』我回答他這句話時，請他告訴我們耶穌十二個傳教徒中有幾把刀……他很明白這一點，答道：『兩把，彼得用了一把，結果很好。』十二個人的團體中有兩把刀，可見那贊成用兵器的百分比並不少……』

對於這點，他並加以宗教的意見，說：『聖約翰所夢見的撒丹被縛與一千年的和平，還渺不可見。我們深信這一千年的和平是要來的，因此多年來致力於搜集各種軍器，這便是大家所知道的白南門軍器博物院；但是我們希望在將來法律和秩序無需軍器來維持的時候，大家只知道他是（陳廢藝術品博物院）一個忠實耶穌教徒的生活，是在個人切實防禦作惡的事物，所以我們深信如果信奉耶穌教的國家和其行政首領能躬行實踐『我們的天父』的禱告，那麼『愛你們鄰人』的聖訓不致再被破壞，而戰爭亦得消弭，和平可常臨於世。』

這種宗教的理由，曾被再三引證，從此可見白南門公司的主人是虔誠的教徒了。再舉一例：『有人說過去既未嘗有一個（耶穌徒軍士），就是現在和將來也決不會有的。克郎惠爾（Oli-ver

Cronwell)『中國的戈登將軍』(Chinese Gordon) 哈佛洛克 (Henry Havelock) 美國海軍中的飛利浦 (Captain Phillip) 以及其他許多畏神的人物是怎樣，他們都不以為服務軍役是與信仰創世主相矛盾的。」這種言論既不新穎，也很少別出心裁的見地。這裏再引一句有些令人費解的話：「聖書說，在千禧年時代刀將改為犁鏟，長矛將改為修樹剪。我們出售砲彈以治疾，實欲促幸福時代的早臨。」

一頁一頁的翻過那奇異的目錄，我們的目光會給那種有趣的項目所吸引。這裏附着目錄中一部份標題的簡表，藉以引起好奇者的注意：

卓別靈的制服和「一隻完好的新黑呢帽，帽上並有沾着汗的絲帶。」

機關鎗一具，「每日能發射彈十萬顆。陸軍部如欲購置，價格當特別克己。」

最初機關鎗的模型，傳自一七一八年，並附有題跋：

保護國王喬治，你的國家，以及法令，便是保護你自己和新教。

著名的考爾脫格林砲，並附有八百萬發的子彈。「任何國家，凡欲以此種上等軍械武裝

其軍隊者，當與以極優待的價格。」

一幅畫圖，「表示沙漠中阿拉伯人裝在駱駝背上所用的短鎗。」

德國軍隊裏的野戰砲連同裝箱的每顆重八又四分之一磅的砲彈二千四百顆。「全部貨物儲藏於我們島上的軍庫中，並且妥爲包裝，砲身則裝在箱內；至於架砲車及駕馬的車槓，也都分別用粗麻布包紮，俾立刻運交需要此貨的陸軍部。價格當特別克己。如果費五分鐘光陰以電話通知我們，我們即刻便可運送——沒有官樣文章的手續來阻礙我們迅速的輸運。」

裝在馬車上的十二磅的霍契克斯山砲一尊，連同車架。「這種精良的軍械，對於南美諸國和其他多山的國家特別適宜。」

的確，若有人欲以低廉的價格購辦鎗砲和軍火，或者那種「落伍的」國家要選購大批上等的舊軍械，那白南門公司真是最適宜的地方。

那目錄中富有特別的歷史知識。有一件事是關於南北大戰的。發明馬鎗的斯本塞（Christie）

topher M. Spencer) 經過了許多艱難把他的出品給官員賞識，最後才獲得林肯的注意，於是一個軍器商和一個著名譏諷家的趣事發生了。斯本塞靠樹建立了一個木牌，對牌放了幾鎗，於是把鎗交給那位大總統。大總統瞄準了目標，但所得的結果沒有像那發明家的滿意。他將鎗交還了發明人，並說：「如果我的年紀和你一樣，那我的成績或可更好一些。」但斯本塞仍舊博得了總統的同情，所以當他告辭時，已獲有一張定單，定購他所能供給的鎗械。

斯本塞立刻進行組織一個公司，當時白萊 (James G. Blaine) 也是一位股東。白萊是緬茵州的國會議員，後來並且是該州的參議員，兩任國務卿，並且是他一黨的總統候選人。他是「林肯與羅斯福中間最負重望的政治領袖」，也是和平運動的偶像。他因為做了斯本塞公司的股東，所以非常不安。他寫給該公司秘書的信內，都附有「把這些信付諸丙丁」的字樣。這雖是白萊的小秘密，但與其經營西部鐵道和應付土地計畫的曖昧行為頗相照合，此無怪他的黨人亦不免嚴厲的攻擊他了。

再有一事亦殊足附述於此，那是關於西班牙與美國戰爭的軼事。該目錄說：「當西班牙戰

事爆發後，國際法嚴禁歐洲軍器製造商公開的以軍器售與美國。因為要避免這條禁律，於是大砲和軍火等都裝在箱裏，箱上復覆以煤，由一艘大輪船運往美國。待船離美國海岸不遠，那些水手便棄船上岸。發現這一船軍火的，自然是兩隻美國軍艦，他們便把他拖進海軍船塢了。」

舊軍器交易是可以獲利的。在和平時他們有那些小國家爲老主顧；在戰時則強國也要購用那種舊而可用的鎗械，至少以之用於操練。那些大國在和平時是一定要向軍器製造商採辦最精良最新式的軍器。國家不斷的競購破壞力較大的戰器，實足以助長軍器製造業的發展。下面敘述歐洲軍器製造商的故事時，這事實便更爲顯明了。

第六章 礮王克虜伯

一八七〇年的普法之戰，便是克虜伯礮的勝利；這是這位偉大的德國軍器製造商努力數十年而後達到的成功的高峯。在初時，克虜伯曾與軍部的守舊性奮鬥。他在普魯士所遭遇的頑固守舊的軍閥，與昔日使考爾脫灰心氣沮的美國陸軍人員比較，那後者是進步得多了。至於改良出品，在他並不是一件困難工作，因為他富有日耳曼人製造機械的天才，並富有不折不撓的毅力。他唯一必須解決的問題，便是那杜龐未曾感到大困難的推銷出品的問題。所以他不僅是一個鑄造鋼礮管的能手，並且是創造軍器交易新法典的始祖。

克虜伯一家四代都具有成功所必需的特性。他們都知道經營商業與銷售貨物的心理學，並且能把他們應用到這種特別的軍器貿易上。他們有科學和發明的頭腦，並且在軍器製造業中創造了許多無價的新方法。他們能充分的表現其愛國心，並且屢次以事實使當局發生深刻

的印象。他們深信宗教，並且認為祈禱是事業成功的一個元素。他們如慈父般的對待廠中的工人，為僱員置娛樂的設備，並舉辦其他造福於他們的各種事業。對於社會黨人，他們深惡痛疾之。在政治戰爭中，他們曾發表過一篇文字，力請他們工友勿信萬惡的主義，並勿與過激分子相往來；但後來他們的工友不顧一切的選舉了社會黨人，這使他們不勝失望。

克虜伯一方面有許多欽佩他和擁護他的朋友，他方面亦有許多批評他和詆毀他的敵人。他公司裏正式的作史者伯特洛（Wilhelm Berdrow），曾著有克虜伯傳二冊，並輯克虜伯書信集一冊。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材料，但我們所引為失望的，是許多更重要的書札未給伯特洛編入，致使我們須於其他方面探索。再有他的材料僅搜集到一八八七年，適是克虜伯與德國政府間關係最密切的時候，也是軍器製造商開始在國際間活躍的時代。

克虜伯公司在十九世紀初始創之時，是極平常的。腓雷特烈克虜伯（Friedrich Krupp）於一八二六年去世後，他的鋼鐵廠便傳與年僅十歲的阿爾弗雷特（Alfred Krupp）。是在一八八七年阿爾弗雷特死時，克虜伯已名聞全球了。他初時注全力於製造和平時所需用

的製造品，如機械、軌道等。後來經過不斷的試驗，他完成了一種堅韌耐久的坩鍋鋼。到一八四二年，他終於能設計製造坩鍋鋼的礮，並且從此在軍器工業中踏上了成功之路。

當時一切的進步仍是非常遲緩，那陸軍人員依然不肯拋棄他們守舊的思想。及至一八四九年，普魯士大礮試驗委員會纔同意試驗克虜伯的出品。雖然如此，定貨仍無希望。克虜伯並不灰心，繼續奮勇猛進，在各次工業展覽會中都有他的大礮和其他坩鍋鋼所鑄造的出品陳列着。一八五一年，他親自至倫敦，在那裏獲得無上榮譽；一八五四年，他參加慕尼黑的展覽會；一八五五年，他參加巴黎的展覽會。他曾不顧軍界人士的公開反對，將礮呈獻給普魯士王腓雷特烈克第四 (Frederick William IV)，可惜毫無結果。

最後在一八五六年雲端裏透出了一些青天。那時埃及國君塞特 (Said Pasha)，決定克虜伯的確是精良的軍器，於是首先給克虜伯一張大量的定貨單。接着法國向他定購大礮三百尊；但因資本不充足，這批定貨後來取消了。這使法國人深以為憾，並從此對於克虜伯的出品很冷淡。

時機是正在那裏轉動着。普魯士攝政威廉親王 (Prince William) 的參觀克虜伯工廠，便是這時機轉向的預兆。親王曾聽得克虜伯大名，並聽得他有努力要使普魯士採用他大廠的決心，又聽得軍人談及克虜伯所發的譏諷之辭。現在阿爾弗雷特第一次表現他售貨員天才的機會來了。他才裝置一具三十噸的鐵鎚，他的工人們稱之爲「弗立子」(Fris)。像「弗立子」這一類的鐵鎚，只須有一個能幹人管理，便可把他轉動自如。克虜伯決意賣弄這「弗立子」，但這位貴賓願意看此「弗立子」的把戲嗎？亦願把他的錶寬洪的給他卑賤的僕人假用片刻嗎？多謝這位天性仁愛的千歲爺，他一切都願意了。現在如果這位威風凜凜的親王留心的注視一會，那他便可看見近代科學的驚人奇績了。錶是放在那塊「鐵砧」上，看啊，那鐵鎚不是像電光一樣快，並且用了可怕的勢力在那裏降落下來了嗎？當心那隻錶啊！但是鐵鎚早已停住了。他停留的地方，與那親王的錶相隔僅一髮。這便是現代科學的萬能。

親王微笑了，他的愉快有如一個孩子獲得了靈巧的機器玩具。無疑的，那鐵鎚所能玩的把戲自然很多，如把一隻乾果放在鐵鎚下面，那鐵鎚飛也似的下來，乾果便給他壓碎了，但並沒有

壓成果醬。這真令人驚異，令人訝怪呀！這種機器以及能如是巧妙運用他的人，至少是很有趣的。所以那些老是贊成用銅礮的軍人，大概都是頑固的守舊者。威廉親王回到柏林時，心中充滿了一種贊美的情緒，並從此開始建下了他們二人間可貴的友誼。同年，克虜伯便從普魯士獲得大礮的第一次定貨單。

從該廠的統計，可見時機果已轉變了。自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一年，愛森城的克虜伯廠基從二英畝半增至十三英畝半。到一八七三年，擴充至八十六英畝；到一九一四年，竟佔地二百五十英畝。至於工人，則自少許增至一個大城市的人。一八四九年，當他奔走求售他的大礮時，工人僅一〇七人，至一八六〇年即增至一千〇五七人。及一九一四年，竟增至八萬人。以上的數字僅限於久爲世界造礮業中心的愛森廠。克虜伯其他企業所僱用的工人，還不止此數呢。

一八六〇年是克虜伯最重要的時期，因爲在這時候證實了鋼礮的實際價值，而當時克虜伯內心愛國熱忱的掙扎亦極有趣。數年來克虜伯堅持着他愛國的論調，他深信這樣必能感動漠不動心的普魯士人，起來與他交易。在他獲得大批國外定貨以前，普魯士所需要的，他必先其

他各國的而完成。在一八五九年，他說某種普魯士的礮不是國外所知道的，因那種礮的構造法是國家的祕密。他說：「假使普魯士所裝置的大礮，其設計爲人所探悉，並且假使我們不能防止其祕密的洩漏，則其他各國必將起而做造。再有假如給人家知道以後我們從其他各國獲得同樣的定單時，那麼普魯士的友邦和聯盟國的定貨應該儘先交付。」

在一八六〇年，他函告友人說，把軍器供給普魯士皇軍，他認爲是「一種榮譽，而非商業。」同時他堅決的表示，其愛國心，實足以影響營業。他曾向商業部請求修改專賣證，但該部延不允其所請。於是克虜伯致書於其友人威廉攝政親王，指出他的愛國熱忱使他蒙受許多損失。他說別國政府曾許以「令人貶義的希望，和可靠的保障，」只要他肯到他們那裏設立支廠；但是這些引誘，他已嚴行謝絕。

他說：「我無須外界的鼓勵，我爲國家計自己至今把這種計畫束諸高閣。雖然我可換得高貴的代價，但我想在此可爲祖國服務，所以已拒絕把鋼礮售與外國。」

攝政親王明白了他的意義，於是「爲嘉獎商業顧問愛森城的阿爾弗雷特克虜伯的屢次

忠心報國，尤其是辭退了國外的許以巨利的大礮定貨，」下令准其重獲該項專賣證。

克虜伯現在懂得了一種藝術，便是當他對於國家有所要求時，他應該力言其如何愛國，並且措辭中須含有他把礮售與外國的恫懾。關於某張專賣證事，他告洛恩（Von Roon）說：「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很可繼續我至今所採用的方式，便是謝絕將來那些礮口將轉對我普魯士的大礮定貨；我也可以犧牲這種定貨所得的利益，以及出售這種新機械而可獲得的巨利。」

一八六三年，俄國不但向克虜伯定貨，並請他擔任設計的工作。所以數年中那俄皇最高明的大礮設計員，不時出入他的工場和住宅。一八六四年的丹麥之戰與北日耳曼聯邦國（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海軍之創立，都有助於克虜伯事業的日臻繁榮。克虜伯在國際間所獲得聲譽，提高了他在本國的地位。這又是很似一位賢哲在國外的門人沒有把他捧起來以前，他在國內並無光榮的地位。

時間的齒輪慢慢的進展着，克虜伯國外定單日有增加，而他愛國論調則日漸沈寂。到一八六六年，與戰幾已有一觸即發之勢，陸軍部長洛恩請克虜伯勿以大礮售與奧國。他說：「我敢冒

昧的請求你，爲對於現在政治情形表示愛國起見，若無本國政府的允許，願否不以軍器供給奧國？」

此時情形竟完全相反了。克虜伯不再向政府訴說忠誠愛國，藉以獲取定單。反之政府卻請他以國家爲重，勿把大礮售給幾已確定的敵人。其實克虜伯早已把大礮售與奧國的同盟南日耳曼各州，大錯已鑄成了。洛恩向克虜伯查詢奧國最近交給他的定單時，他的答覆足以表示這時的情勢已發生變化。他對部長直言，新定貨尙未開始製造，所以實無焦灼之理。同時，他因政府的「干涉」和這一番愛國的訓責，顯然頗有些惱怒。他用了率直的辭句告部長說：「關於政治情形，我知道得極少，我只知埋頭工作。但如果不能使我公正的行爲與我對於國家的愛敬相調和，則我唯有完全放棄我的工作，售去我的工場，做一自由自在的富人。」

克虜伯曾受過普魯士輕視的恥辱，所以認爲這是一個絕好機會，必須發洩一下。他接着說：「我得提醒部長，我自奧國獲得定單時，我國與奧國邦交猶十分和諧，而且我更覺得可感的，因爲普魯士海軍認爲我的坩堝鋼不是造礮的材料，現在專家正從事設法以青銅代之。從這時起，

克虜伯因可賺錢的國外貿易大量增加，所以不再與「愛國心」糾纏不已了。

克虜伯大礮在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戰爭第一次受到試驗。奧國的同盟軍當然也全備有克虜伯大礮；因為如此，所以試驗的結果並不準確。普魯士雖獲得最後的勝利，並且戰事在七星期後即結束，但普魯士的大礮使用得真幼稚，因此我們不能說克虜伯大礮與奧國的潰敗有何影響。

克虜伯依然熱切的尋覓市場，而他認為法國人是有希望的主顧。在巴黎世界展覽會中，拿破崙第三不是讚美他的嗎？法國國王見了這些大礮，豈不知道那是利器嗎？克虜伯堅信法國是很有希望的顧客，他兩次上書給拿破崙第三，並附以目錄；但兩次受到了挫折。下面是兩封信之一：

蒙陛下不棄，對於一個卑賤的工業家，和對於他努力與大犧牲所產生的幸運的結晶，非常關懷，敢再大膽的懇請察收附奉的目錄。這是一冊敝廠所製造的各種物件的詳圖和說明，深望其中最後的四頁更能邀陛下片時的流覽。冊中所載的鋼礮，我曾為歐洲許多強國鑄造。

率直陳詞，敢乞恕其冒昧。

僕克虜伯上

覆信是：

皇帝接到了你寄給他的目錄，非常快慰。他囑我謝謝你的信，並且囑我告訴你，他熱切的希望你那爲人類服務的事業成功與發達。

普法之戰爆發以前不久，克虜伯又獲得一個勝利。英國所置造的礮，在那時大家認爲是全世界最優的。在一八六九年，克虜伯特假柏林附近的推格爾（Tegel）試礮場把他的出品與威爾維區（Woolwich）的大礮作一個比賽試驗。英人以襲有過去的聲譽，對於礮的構造不免落後一些。他們還是沿用礮口裝彈的舊法，而克虜伯已進而採用後膛裝彈機。這一切都是試驗後才確實證明的。英國人當然不肯立刻承認此種弱點，但比國的尼卡伊斯（Nicaise）宣稱克虜伯礮實優於英國的礮，於是比國與俄國一致採用了。

那久所預料的普法之戰，終於在一八七〇年爆發了。這個時機與克虜伯很重要，因爲他的

大礮又將受戰事的試驗了。這一次，它的效力，它的優越，真無可倫比。法國人沒有向克虜伯訂購他廣爲宣傳的大礮，真是克虜伯的幸運，因這次顯然是克虜伯礮與非克虜伯礮的對抗。那德人攜了他們的克虜伯大礮長驅直入法境，真是令人驚異的事。只須有一尊克虜伯礮瞄準敵陣，那敵方的反抗瞬即完全消失。這礮發射準確，方向不差毫釐，並且就是猛烈使用也不損壞，所以每人都承認克虜伯礮獲得了戰事的勝利。

如果拿破崙第三對於這分析的正確性，還有懷疑，則他不久便可自知錯誤。當他離別了法國道經比國時，比法兩國的陸軍人員和他討論最近的戰役，悔恨的告訴他克虜伯大礮曾建下了殊功。比國真乖巧，早已把定貨單交給了克虜伯，但拿破崙第三則拒絕了克虜伯的交易，於是在這次戰爭中他失敗了。

克虜伯其他的成功也是接踵而至。他的經理人到處都有。他們或利用政治上的傾軋，或廣行賄賂，或藉駐外使臣和外交人員之力，使他們得到一個洞開的門戶。一個研究克虜伯史的人說：「歐洲許多朝廷中都隱着礮王的朝廷的使臣。每一文明國家幾都派有代表駐在那裏，所以

那裏集有形形色色的國際代表，接洽鑄造大礮，以便互相廝殺。」

無論是大規模的戰役，或是邊境的小衝突，克虜伯幾無役不與。「當塞爾維亞人與保加利亞人，土耳其人與希臘人互相攻打時，克虜伯大礮使雙方蒙受極大的死亡和嚴重的破壞。當歐洲列強布置邊防時，他們礮臺上常聳立着克虜伯大礮。就是在非洲旅行，湖尼羅河而上，或漫遊亞洲在古雅的中國，也都能見到可怖的克虜伯大礮，證明他們文化的進步。」

這種交易有時會產生奇異的結果。如售與中國的大礮，後來在拳匪亂 中國人卻用之以攻打德人。如西班牙向克虜伯訂購了大批的大礮，其目的顯然是想祕密的在直布羅陀（Gibraltar）反抗英人；但因這筆交易太大了，增加了英人對德的猜疑。再如比利牛斯（Pyrenees）山中的小共和國安道耳（Andorra），也向克虜伯購了一尊礮，但施放時不免越出了他的國境。一八九〇年，是克虜伯轉向新發展的一年，因這時大軍艦行將出現。克虜伯雖不能預知一隻無畏巨艦的價值遠過多數大學的基金，但他知道這是賺錢的買賣。他有了這憧憬，便研究建造軍艦的鋼甲板。

在克里米戰中，法人已用鋼甲板的戰艦；可是這種「鐵衣船」是不能航海的，因不過是些包鐵片的木船。這鐵片的厚度後來幾增加至二十四吋，據說如果又要增加，那是勢所不能，因已達到浮力的極度了。幾經研究，鋼船出現了。起初盛行着法人的建造法，後來發明了哈佛鋼甲板，這是以鍊和鋼的混合質，堅固異常。

這時，克虜伯開始他的試驗了。到一八九三年，他鍊的鋼甲板達到了最高峯的成功，其優點勝過其他的一切。在試驗中，其他的鋼甲板都碎爲片片，唯有克虜伯的鋼甲板竟完好如初。他把這鋼向全世界宣傳以後，便立刻宣布出售這種鋼甲板的條件。不論何國，若付以鉅大的執照費及每噸約四十五元的報效費，便得向他購買這項鋼板，或在本國設廠製造。世界各強國沒有一個想拒絕他的條件，因克虜伯的鋼甲板確是最優，軍艦都必須用它。海軍列強先後因克虜伯的鋼甲板而成功，至一九一四年，英、法、意、日、德、美諸國的軍艦，都是以克虜伯鋼建造的。

克虜伯從此擴大範圍，兼營造船業。他爲了應付一九〇〇年的海軍造船案，在一八九六年費了許多時候購買德國的船廠，這船廠當然也收受他國的定單，所以克虜伯在那裏造了不少

的外國軍艦。

德國政府現在又注意到潛水艇了。此時，克虜伯與政府幾已是最知己的夥伴。公司於一九〇三年改組時，威廉第二成了最大的股東之一。克虜伯要向政府借些款項是不難的，政府每年且與以特別的試驗津貼費。所以當潛水艇引起德國海軍注意時，政府在一九〇六年撥給克虜伯的潛水艇實驗費幾達一百萬元，也不覺其數之可驚。德當局在世界大戰前十年內已不向外國定購任何軍器，一切由本國廠家供給從這種事實，便可見德國軍器製造商，尤其是克虜伯，對於德政府的把持了。這種情形，真是全世界其他國家所罕有的。

克虜伯因政府的幫助，又在梅本（Meppen）獲得一寬大的試驗場。這是十英里大的靶子場，無論怎樣大的礮都可在那裏試驗。任何人都預料克虜伯一定要嚴密防範這場地，不讓任何外人闖入，不料事實適得其反。克虜伯切望着各國能目睹他在造礮技術上的成功，所以每逢試驗新軍器，或是新的發明物的時候，各國的陸軍高級人員，海軍上將及軍事專家，都惠然蒞臨。因此新的武器得以廣播，並得售與需要這種武器的人。

俄國人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被日人慘敗以後，乃切實重整軍備。他們對於編練新式陸軍，實力雄厚的海軍，和創辦新式兵工廠，都擬了許多精密的計畫。全世界的軍器商聽得這消息後，都爭先恐後，的要想在這復興計畫中獲得定貨。英、法、比、德、奧的各軍器製造家都欣然請求參加這偉大的工作。當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時，這復興的工作尚未完成；但那些國際軍器商卻在有急促的時期中完成了不少驚人的工作。在俄國整軍經武的程序中，克虜伯佔着極重要的地位。雖然俄國是德國世仇，法國的密友，但他卻幫助他們建築大礮廠，設置波羅的海艦隊。近代的商業術，克虜伯無一不知。他懂得新聞紙的權力，並且很重視它。有三大新聞紙（Rheinisch-Westphalische Zeitung 柏林 Tägliche Rundschau 和 Neueste Nachrichten）或是他私人經營的，或是受他管理的。無論何時，尤其是歐戰前羣情激昂的數年中，報上只要載些戰事的謠言；或是在重要的地位上，載些其他國家軍火活動的消息，便可把民意刺激而為瘋狂的愛國情緒。

克虜伯與德國海陸軍部的關係，是素來密切的。各級官員，尤其是海陸軍部的高級官員，他

每月都致送乾俸，所以如果政府允訂什麼契約時，他們一定爲克虜伯效力。

雖然如此，克虜伯仍到處留意。他職員中有個老軍人白朗脫（Brandt），在陸軍部中有着不少的朋友，所以他的職務是專司與他的老友密切聯絡，和預先探查怎樣的定貨單行將交下，細則是些什麼，同業出的什麼價格。辦理這事，白朗脫便得送錢給他的武裝朋友。如果這「賄案」一旦在國會中洩漏，那麼就經濟方面說，這不過是小量的賄款，是賞錢罷了。陸軍部的祕密消息，克虜伯代理人是不難獲得的，其最大的原因，因他是一個老朋友，是退伍的軍人。

一九一二年克虜伯的營業統計，告訴我們自他從事軍器製造業後，先後共造大礮五萬三千尊，其中二萬六千尊是售與德國的，其餘二萬七千尊是售給五十二個外國。

克虜伯的故事切實的揭開了近代軍火商的問題。發明的天才產生了優良出品，技術上的進展使軍器大量生產。接着銷路成了問題，而連帶發生的是愛國情緒與售貨術，克虜伯稍事猶豫後，斷定嚴格的愛國主義實有害於他的營業，乃改變方針，實行環球推銷的辦法。此外，德國的需要克虜伯，和克虜伯需要德政府的定貨單是同樣殷切。這種合作的精神，便演進而爲實際上

的合夥經營。同時，德政府正在德國人民中培養激勵一種不能約束而又不能或缺的力量。這種情形，在西方是凡很平，可是這平凡實不是好兆。

從這故事中湧現出的克虜伯，是一位典型的商人，也是一位典型的德國人。他很有才能，富於毅力，作事勤勉，能創造新事物，並能使他的出品無遠勿屈；但是他的態度上，還缺少和顏悅色與放肆的神氣，並且毫無美國人行販式的銷售新奇的殺人利器之癖性。所以用積極的方法去開發頗有希望的歐亞二洲軍器主顧的園地，這機會還保留給美國人呢。

第七章 麥克西姆機關鎗史

當發明整批殺人利器的世界聞名的麥克西姆（Hiram Maxim）用他發明的天才從事創造一種醫藥上的吸氣器時，有人說他「已完全毀壞的盛名。」同時一位研究科學的朋友嘆惜他不惜降格「污辱他的天才，去研究這種毫無價值的治療物。」這種論調使那位緬茵的美國人用哲理去推論：「照上述的說法，創造殺人的機械是很可價值的事，而發明解除人類痛苦的器械反是可恥的。」事情很奇怪，他承認他那譏諷的感想是正確的，因此他研究殺人的器械，其所費的光陰多於其他的事物。

在軍器與軍火史上爭輝的有三個麥克西姆。海拉姆麥克西姆是發明麥克西姆機關鎗的；他的弟弟黑特遜（Hudson），是發明無煙礮藥的；他的兒子海拉姆潘雪（Hiram Percy），是發明麥克西姆滅音器的。這三個人之中，海拉姆最是偉大。

海拉姆麥克西姆的自傳「我的一生」是一冊自傳中最有生氣最足以啓示人的文章。至於純粹的旨趣，成功的自負，以及其爲人類活動的記載方面，會使人憶起貝溫內托綏利尼（Benvenuto Cellini）。再就大體言，這自傳是麥克西姆的發明史與營業史。

麥克西姆是一個不怕失敗的發明家，且是一位活潑的人物。他最喜用了一枝圓規，一柄尺，靜坐着深思複雜的機械上的問題，且常能發現解決的辦法，他的發明物很多，從使鐵盤曲，釘綴機和裝置火車頭上的頭燈，直至滅火機、瓦斯燈、電燈、飛機、機關鎗和鎗彈。他對於自己體魄的壯健，深以爲幸。他精嫻拳法和角力。他安閒的周旋於帝皇、國君、陸軍上將、海軍提督、軍械專家以及機械工程師之間。他隨便的與英國人、德國人、俄國人及中國人相交接。他的行爲常是不可思議的，對於宗教，他自稱是個新教徒，他說：「因爲我是反對一切宗教的。」他成功史中最得意的一頁，便是機關鎗的發明。

在麥克西姆時代，已有許多的機關鎗，如加特南（Gardner）鎗，格林鎗和腦屯法而脫（Nordenfeldt）鎗。這些鎗的運用，都根據於一根轉動的曲柄。那鎗手轉動曲柄，於是數百粒彈

九可在一分鐘內發射出來。但是有一缺點，鎗管很易塞緊，因為凡一個鎗手看見敵人近了，往往很慌亂，並且把那曲柄很快的轉動；於是機器因加彈過多而至塞緊了，同時鎗手亦便很危險。這種常遇到的情形，很使機關鎗不受人歡迎。

麥克西姆在一八八三年便從事研究這個問題，至一八八四年，他領得根據於完全不同的定理而製造的一種鎗的專賣權。那是他利用鎗的回力使彈帶移動而創成的，每分鐘能發射六六六粒子彈的機器。不用把柄轉動，因此鎗手便不致慌得使鎗塞緊。就機械上發明而言，這是天才的傑作；就殺人器械而言，這有不可描寫的奇效。不久，麥克西姆便和維克公司合作，他的鎗也便成維克公司售與世界各處的軍器之一部。

麥克西姆是美國人，但他入了英國籍。他的機關鎗是在英國發明的，所以英人首先看見。當他發明成功後，訪問者絡繹而至，其中尤以皇族和貴人爲最多。胡爾斯萊爵士（Lord Wolseley）是英國著名的軍人，他看見以後，留着很深刻的印象。陸軍部的官員亦蒞臨參觀，他們也都一致稱贊。威爾斯皇太子並得到一個親自來開鎗的機會，累得攝影者忙了一天。如是，英國是給

他征服了。

麥克西姆第二個目的地便是美國。他致信與美國所有的鎗礮與手鎗的製造家，告訴他們他那發明的自動方法，即可應用到一切輕便的小軍器上。他更勸他們採用那種已在合衆國請得專賣權的新方法。但在事件中，美國的製造家虛負進步之名，所以麥克西姆沒有得到一封滿意的回信，甚至有些人竟譏笑他的發明物。

除了這個失意外，他在其他各處並沒有受到什麼挫折。有許多國家是很易說服的，所以麥克西姆便立即出發去聯絡。在他動身赴奧第賽（Odysseus）以前，還有一事足資敘述：那時德人有一種燃燒很慢的可可炸藥，因為牠比較安全，英人很熱切的要購買。但德國製造家適無多餘的質量，不過說可將祕方出售，索價三十五萬鎊。英人正擬付款時，他們忽把這問題去告知麥克西姆。用化學方法來分析這種炸藥是不難的，並且那些英國化學家已確知那德國炸藥的成分；但他們不能仿造。麥克西姆亦獲得了一些這種炸藥，他用顯微鏡一檢視，便立即發現了祕密，並複製了那德人的發明物。

首先購買麥克西姆鎗的，是南非洲的農民部爾（Boers）人。麥克西姆（與維克）雖預料南非洲不久將與英國人衝突，但他們不顧，仍把鎗售與他們。那些部爾人所購的效力宏大的鎗，非洲黑種人後來因它所發的聲音而叫它拍拍鎗。英國軍隊在部爾戰中果真遇到了那些攜有拍拍鎗的武裝農民的頑強抵抗。麥克西姆很得意地記載着：「四個部爾農民防守着一枝拍拍鎗……可於短時期內使一旅英國砲隊驚惶失措。」

他勝利的遊行走到法國。麥克西姆鎗在凡賽爾試驗以後，他又勝利了，於是又到瑞士。那裏把格林鎗、加特南鎗、腦屯法爾脫鎗與麥克西姆鎗作一個比較的試驗，結果以麥克西姆鎗為最優，因此獲得了許多褒獎。一個瑞士官員誠懇的說：「世界上從沒有一枝鎗能這樣於傾刻間殺死這許多人馬的，」於是他們給麥克西姆一張定單。

他再到意國，在斯裴徐亞（Spizzia）試驗的結果，與他處一樣。並且他在此更成立了一個意外的關係，便是俄國駐斯裴徐亞的領事尼古拉卡白斯（Nicholas de Kabath），做了這鎗的經理人。麥克西姆對於這意國之行，很是滿意，並且因為意國政府交給他大批的定貨，所以他

覺得一切都很順利。

他再次到德國觀光。德人好似故意不知道麥克西姆鎗的優良，到威爾斯皇子親自來介紹以後，那凱撒皇纔願意觀察。試驗是在斯浜渡（Spandan）舉行的，凱撒皇一見之下，態度立刻改變，他說：「這纔是鎗……沒有別的可以算得上的了。」自此之後，德國的陸軍部海軍部訂購了大批的麥克西姆鎗。

那時克虜伯大概亦曾看了這種槍，他對於這位同道工藝家深致自然的與熱烈的仰慕。他對麥克西姆說：「我不信你的任何同業能真切了解你那發明物的無上的價值。」但後來麥克西姆腦屯法爾脫公司（Maxim-Nordenfeldt Company）組織時，麥克西姆鎗的專賣權，值九十萬鎊，而公司股款在數小時內舉集，且逾原額數倍。

麥克西姆為宗教上的任務，又旅行到俄國。俄國對於宗教上的「迷信」使他很感興趣。但是他幾被俄國人驅逐出來，因為他們以為他是一個不相干的猶太人。他曾在莫斯科參謁「世界上最神聖國家中的最神聖都市中的最神聖的教堂」但是他主要的任務，卻是銷售他的機

關鎗。

當他的鎗第一次陳列出來任人展覽時，頗受俄國軍人的嘲笑。俄國官員，聽慣了任何誇張之辭，所以很不信那鎗於一分鐘內能發射六六六顆子彈，於是他當衆試驗。事實果證明了他鎗的效率，他的表演使俄國人大爲驚異。這時很少人是熟悉新機械的，所以看見如牛眼的鎗彈連貫射出，表示非常欽佩。從那時起，俄國軍隊用了他許多鎗，和日本戰爭時用得更多。有許多明白真相的人說，死在戰場上的日本人，大半死於這短小精悍的麥克西姆鎗。這種成功，足使麥克西姆鎗增光，無怪他要把這個思想的產物自誇。他在俄國的聲名大著，所以俄皇請他去謁見。他遵命而往，皇帝並賜他勳章。

其他的國家決不會老是不知麥克西姆鎗的，中國聽見了，李鴻章便親自到英國來參觀。當他離了船，踏上了英國的領土，他第一句話是「我要看海拉姆麥克西姆。」後來他和麥克西姆相見了，並且又給麥克西姆征服了，那機關鎗便在愛斯福（Egnaford）表演給中國人看，中國人見了留着極深刻的印象。

「放這鎗要費多少錢呢？」

「每分鐘一百三十鎊。」

「在中國這鎗發射得太快了。」

丹麥人亦決意要看那麥克西姆鎗，由國王親自看來他試驗。後來國王問了他的價格以及他的給養費以後，說：「那鎗大約在二小時內便可使我國家破產了。」

波斯的國王亦來探詢。這可見波斯已不是輕視西方進步的「落後的」國家了。麥克西姆把鎗的詳情用書面答覆了他，並沒有去訪問。這也許是他太忙了，否則便是認為波斯的交易太無希望，不值得去訪問。過了些時，波斯王親自到英國來了，並且看見了那鎗的動作。但是英國人是很知道這位波斯王的。

「同時威爾斯皇子告訴我，說波斯王或將請我送一枝鎗給他，後來這事果然實現了。不過我也早預備好，所以向他解釋說，這鎗並不是我的私財而是公司所有，因此我無權將他贈與他人。」

西班牙與葡萄牙，他早先已去訪問過，並且在西班牙設有一分廠。其次是土耳其也要來享受到文明的賜與。麥克西姆乘船到君士坦丁時，那裏正是霍亂盛行，但他不顧。在土耳其，人家常把他當作傳教師，或是教員。他的鎗在那裏又博得了軍人的信仰。土耳其王非常快樂，想了許多方法熱烈的款待這位大施主。麥克西姆榮膺土國之獎章，並且土土爲對他表示特別的恩寵起見，將賜以大內的「希有的寶石。」後來這一個賞賜或者沒有頒下，而麥克西姆也使回到他的英國。這一回的凱旋又增加了他的光榮。

但是麥克西姆的勝利還不盡此呢，在一八八〇年以後，蘇丹（Sudan）的阿拉伯人與英國人爲難，這些兇悍的部落，常使那些攜有加特南機關鎗的英國軍隊不得逞。那時的加特南鎗施放時，是要旋轉曲柄的。當鎗手一見敵人衝近了，往往把曲柄旋轉得太快，以致那些子彈不及裝入適當的地位；鎗便塞住了，英國人因此慘死於阿拉伯人的刀下。

幾次經過了這種大損害以後，麥克西姆鎗便替代了加特南鎗。在奧姆度孟（Ondurman）的殖民地大戰事中，鎗管塞緊之弊，已不復見，而新聞紙且載着，當這麥克西姆鎗向阿拉伯人掃

射時，「可見死的波浪疾捲前進。」麥克西姆對於他的鎗在奧姆度孟所建的殊功，真是得意洋洋，他引着阿拿爾特（Sir Edwin Arnold）爵士的話：「在大多數的戰爭中，我們的勝利，全恃我們將官與士卒的勇敢，才能與冒險，但是在這次，是一位住在肯德（Kent）的鎮靜的科學家之殊勳。」那德國的凱撒皇也曾同樣的說過，但美國人對於麥克西姆鎗殺人能力的報告是含糊的，所以麥克西姆的記錄說，「英國人的報告並不是如此的。」

麥克西姆的敘述與姆度孟戰，並不是誇張之辭。在英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爭鬭中，麥克西姆鎗的實力，有多方面的證明，所以麥克西姆的得意，乃是深有意義的事。

在西班牙與美國的戰事中，還有一件有趣的意外事。那時美國廣播着一種無稽的謠言，說麥克西姆將以一種具有威力十分可怕的鎗，售與美國的海軍，可立刻把西班牙的海軍掃除殆盡。這對於西班牙是一個惡劣的消息，因此他們立刻想到在他們國內的維克——麥克西姆廠了。西班牙人多方恐嚇這家英國工廠，並且羣情激昂，工廠似有被毀之勢。英國的維克總公司，接到了這事態嚴重的急電，一位理事星夜趕到麥克西姆家中驚破了他的好夢。那時，約在上午兩

點鐘。

他說：「麥克西姆！你做的什麼事？愛國和爲祖國盡力，那是公正而十分值得讚美的事；但你是英國公司中的一位理事，我們是中立者，我們不能袒護任何一方。」

麥克西姆確告他的同事，說這全是無稽的謠言，因爲那裏有像美國報紙上所形容的鎗，並且他和美國在這許多年中並無交易。他們急速覆電到西班牙，多方解釋於是風波始平，而西班牙的維克工廠亦未受若何影響。

麥克西姆在維也納遇到一個最緊要的關頭。奧國政府希望一見著名的機關槍，於是麥克西姆便在奧京的試驗場，在許多有名的觀衆前出現了。那威廉大公（Archduke William）非常的感動，他說：「這是我從沒有見到想到的最可怕的軍械了。」麥克西姆受了這樣的鼓勵，在第二次試驗時，顯了一些小本領。他在皇帝的前面，用短距離的射擊，在一隻新的靶子上，刻出了 F. J. 法蘭西斯約瑟（Francis Joseph）二個字母。皇帝和許多高級官員見了大悅。有一張滑稽報後來載着一幅圖，圖中在靶子上刻大字母 F. J. 的麥克西姆，形如一具棺材，他背後

站着一個將把皇冠加到他頭上的死神。

雖然他有這種絕技，並且雖然他幫了奧國軍械廠中人把他們大廠的回力減輕，但是他的交易卻並沒有完全成功。那裏另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推銷員，他鼓着如簧之舌，在許多軍官前詆毀那大家一心一意要採用的麥克西姆出品。那人即是柴哈洛夫（Basil Zaharoff）。當麥克西姆試驗以後，得意洋洋的去謁見部長時，他所受到的招待，便十分冷淡，並且僅獲得少量的定貨。的確，這位聰明的美國商人，已遇到了一個勁敵；而這一個人，至今仍享着盛名。

第八章 軍火的高級推銷員

大約當阿爾弗雷特克虜伯在高等學校學習關於人道的古典文，以便建立終生事業的基礎時——但他後來的事業與人道竟完全沒有發生關係——土耳其有個希臘的柴加利斯（Zacharias）家庭，正亡命到奧地賽（Odessa）。因為那時土耳其境內的希臘志士宣佈了獨立，而土國使報之以屠殺。等到土人的怒氣消除，那柴加利斯家族才離別了俄國，回到安托力亞（Anatolian）小村故居。到一八四九年，生了一個男孩子，聖名叫俾雪里渥斯（Basileios），或叫俾雪爾柴哈洛夫。

有些人以為俾雪爾柴哈洛夫生涯浮沈靡定，而他又曾在俄國經營過幾宗黑暗的軍火交易，所以說「柴哈洛夫」是一個別名。其實不然，不過因為柴加利斯家族像其他逃亡在俄國的希臘人一樣都在他們名字上附了一個斯拉夫的尾語。這個說明足以解釋一般人的疑團。這位

獲得「歐洲神祕之人」的尊稱者，他一生神祕之事，確有許多，上面所說明的一件事，是唯一容易解釋的。

青年柴哈洛夫第一次的職業，是君士坦丁堡商場中的兌換商，這個職業頗與聖書的宗旨相應。土耳其國都，是各色人種集散的地方，也是各國語言：法語、德語、英語、各種東方國語言，以及巴爾幹語言，混雜的中心。這位青年兌換商爲應付顧客起見，他不得不學習各種語言；並且爲他所經營的同業不受仇視的土人阻礙起見，他不得請求有力的同國人保護。這引起了他對於希臘奇異的愛慕，而那種情感，後來就形成他的國際事業。

一次，他做了一件不名譽的事。他的伯父僱他經營進口貨業，不久，他獲得了各種經商的門檻，於是他的伯父叫他做一個股東。忽然他從店內錢箱裏拿了一筆款項，祕密的出亡到英國。他的伯父向倫敦法庭控告了他，便將他拘入法院。審訊時，他堅說那是他應得的盈餘，所以他所取的是合法的錢。這案的真相，並沒有完全審結，不過柴哈洛夫就被開釋的。無論他是有罪或無罪，他的一生已深染了不誠實的色彩。就是現在雅典咖啡館裏談論到他，都承認這位世界大人物

踏上他財富階梯的第一級，是有賴於竊來的金錢之力。

他從舊倍雷（Old Bailey）回到了雅典，第一次在那裏顯露他對於政客貪婪性的愛好，這便是他以後生命中的特徵。後來成為希臘政治舞臺上的要人，斯克維迪（Etienne Skudis）保護着他，使不受希臘社會上一般人侮辱的責言；並且給他找了一個工作，那便是他一生的職業。那時一家英、瑞合資的腦屯法爾特軍火公司的雅典經理人——一個瑞典人——離職了，柴哈洛夫經斯克維迪的介紹和幫助，獲得了那個位置。

這時適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戰爭纔結束，那巴爾幹半島各國，尤其是保加利亞，軍事實力都是非常雄厚。可是希臘的軍隊數量與軍備都不行，所以只能停留在境內。和約簽字時，希臘人竟沒有分得一些戰利品。希臘的政治家，受到了這個教訓，決不願將來再失去這種機會，便從此振軍經武，把二萬的軍隊擴充至十萬。現在希臘每年二千萬法郎的預算案中，其軍費佔到一千六百萬。

巴爾幹諸國和土耳其政府所核准的購買軍火的巨款，使柴哈洛夫及其他小公司的代表

獲利不少。克虜伯，希尼台，和其他歐洲的軍火製造商巨頭，正忙着把他們出品售與各大國，他們還未有餘暇來在巴爾幹的政治陰謀方面活動。大國中的交易，必須經過精密的試驗，計算和調查；但是在希臘，交易的成就，往往是非常祕密，不合正道的，尤其是因為那些陸軍部長是迅速的調換着。柴哈洛夫因了他保護人斯克羅迪的幫助，爲腦屯法爾脫公司做了幾批很賺錢的交易。托斯頓維爾黑姆腦屯法爾脫（Tosten Vilhelm Nordenfeldt）正苦於大公司競爭的壓迫，所以他在地中海需要這種狡猾的交際員。和約的簽訂，非但沒有使軍備擴充即行停止，反增加了防衛上的需要。營業的競爭非常劇烈，腦屯法爾脫給柴哈洛夫許多改良的新出品去吸引顧客，像新的底層信管，離心的螺旋槍膛，機械的定時信管，以及輕礮隊的速射槍。最後還有世界最新奇的潛水艇。

列強諸海軍專家，久已需要這種發明物，但是腦屯法爾脫的出品在大家認爲滿意的以前，他們卻不願意買他。柴哈洛夫獲得出售第一艘潛水艇的光榮，是在本國。他是一個熱烈的愛國者，因此這一宗交易，他深覺滿意。不過他經商的政策中，現在又發現了其他的因素。

當時希臘所畏懼的敵人土耳其，擁有優於他鄰國的財力，聲稱要訂購潛水艇。這又是柴哈洛夫的生意。這雖有背於愛國心，但交易終於成功了。因為土耳其向他訂購了兩隻新潛水艇，爲他作傳的人說：「如果希臘羅馬尼亞，俄國或土耳其其他鄰邦，希望在本國的艦隊中增加幾艘潛水艇，那麼腦屯法爾脫公司以及他的經理人柴哈洛夫總是爲他們服務的。」

他爲公司主人盡力不少，所以他漸成歐洲的重要推銷員。在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九年間，麥克西姆鎗的進步神速，使腦屯法爾脫不勝憂慮。柴哈洛夫再三勸他僱主不必焦慮，並願設法勿任那位麥克西姆得意的橫行於歐洲大陸。當那位奇異的美國人在維也納獻技時，柴哈洛夫攜着較遜的腦屯法爾脫鎗也在那裏。柴哈洛夫對於官場心理與語言的才能，具有絕頂的研究，這是他敵人所沒有的。在麥克西姆的自傳裏，他只描寫他自己在奧國官員與新聞記者前，如何表演其絕技，但沒有提及柴哈洛夫在那時的活動。

在麥克西姆動人的射出皇帝姓名的首字母，羣衆熱烈的歡呼以後，一個高大的黑色的紳士擠在許多新聞記者間喊道：「那真是可佩可驚的表演！沒有一個人能和這腦屯法爾脫鎗競

爭的！有一位記者問：「腦屯法爾脫嗎？這發明家的姓名，不是麥克西姆嗎？」那明白一切的紳士答道：「不是，那是腦屯法爾脫鎗，是世界上最優良的鎗。」因為要糾正那些出席的外國記者的觀聽，他於是用了英語和法語竭力頌揚腦屯法爾脫。

柴哈洛夫這樣完成了破壞通訊社的工作以後，他又假着工業上的知識，在那些似乎不易受騙的官員前吹毛求疵。他說：「就這枝鎗而言，那真沒有人能與麥克西姆相敵；但是正因這發明物的太優良，於是使有無人可以做造的缺點。所以這不過是動人的把戲，是馬戲班中吸引觀客的玩意兒而已。」他又進一步的解說這鎗械構造得非常精密，如果有百分之一公釐的差度，那便將運用不靈等語。他這許多話，搖動了他們對於麥克西姆所抱的印象，因此當那位發明家蒞臨陸軍部的時候，受到了十分冷淡的待遇。有人告訴他這是一個從倫敦來的同業在那裏中傷他的出品。他用了最大的努力，僅能獲得一百五十枝鎗的定單。

這個意外的事件影響於麥克西姆甚大。他知道他已被這個狡猾的希臘人在商業競爭場中擊敗了；他又知道他自己是個發明家，需要時間去創造新事物，同時要用一種像柴哈洛夫一

樣邁進的人，專負推銷之責。至於柴哈洛夫，他目睹了那令人驚異的小鎗，心裏也着實感動，所以不久以後，便和麥克西姆在瑞典人腦屯法爾脫的領導下，站立到一條戰線上，組織了一個大規模的國際軍器公司。後來腦屯法爾脫因為與麥克西姆的感情不融洽，自己在巴黎另立了一個公司，於是維克公司就同柴哈洛夫與麥克西姆兩人合作了。

柴哈洛夫與麥克西姆聯絡以後，他的業務發達，財富漸增。原來這時世界各國都需要軍器，如日本與中國正在交戰；許多帝國主義的國家在亞洲和非洲的伸展，造成了不少的小衝突；希臘與土耳其，又在那裏齟齬。最重要的是這時美國與西班牙在古巴和菲列濱開戰。柴哈洛夫從西班牙所獲得的定貨，約值二千五百萬元。他在瑪德里住了好久，因為他和宮中一位貴婦發生了愛情，所以他覺得瑪德里是一個使他發財和享幸福的好地方。

不久以後，他使成為各國政府和首相所寵信的人物。他出入於各部官署，參與許多外國公司的董事會，而時常獲得大量的定貨。他常祕密的徘徊於議員與許多利用議員的公司中間，高視闊步，旁若無人。那些新聞記者與和平論者，亦難得從玻璃窗中模糊的看見他一方面。如果政

治上有什麼醜史發現，那流傳的謠言，無有不涉及這位行動詭祕的人物的。

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〇年，搖動法國政治的屠平（Turpin）案件，已埋葬於黃色新聞紙堆中。這是前一世紀末在激昂的法都所盛傳的又「英國的恐怖」案之一。全世界人士或許已不復記憶大家如何指責那英國密探機關私用法國所發明的強烈炸藥的方法，以及大家如何懷疑那陰謀的指使者是哥納里斯荷慈（Cornelius Herz）。

但是那柴哈洛夫的作傳者，並沒有遺忘這事。在這兩年內，那位希臘人是在何處呢？他們覓不到他在一八八九年及一八九〇年間的行動記錄。他們說柴哈洛夫和那個在案件結束以後便失蹤的荷慈的品性，很有顯著相似之處。柴哈洛夫不也是英國所寵信的人嗎？他不是也像荷慈一樣和那位詭計多端的喬治克里孟梭（George Clemenceau）有特殊的關係嗎？那柴哈洛夫的作傳者，因為找不到他們滿意的答覆，便這樣的懷疑。也許這兩個人絕對沒有關係，但這種懷疑，並沒有消弛於這位世界最聞名的軍火巨商四周的神祕氣氛。

在一個養成像拉斯蒲丁（Rasputin）一類詭密人物的國家中，柴哈洛夫的活動，當然是

最神妙了。他深諳俄國語言，並且他所信奉的又是正統教。他能私通一般皇帝左右的秘密顧問，他因為要獲得一位管理締訂軍火契約的，權勢很大的俄國皇子的歡心，便屈意奉承那位皇子寵姬。在貴族間，流行着這希臘商人神祕的故事，也許柴哈洛夫故意在這般迷信的貴族中，造作這種故事，以增加他的勢力。有人以這種事詰詢他，他露着含有深長意義的微笑，並且承認他會度着非常冒險的生活。

在日俄戰爭時和戰爭以後的俄國，是柴哈洛夫最活動之地。其詳情異常複雜，須俟讀了法蘭西軍火業領袖的故事，纔能格外明白。那些外國軍火商人，爭鬪得十分猛烈，在那劇烈的競爭中，有時聯合，有時分離。那黑海邊的尼哥雷夫（Nikolayev）海軍船廠，是英、法公司競爭的目標。柴哈洛夫大顯身手，所以在這混戰中，他和他的一方——英國公司——終於獲得了大勝利。

柴哈洛夫受了這勝利的激勵，使親自渡黑海而至博斯福勒斯（Bosphorus），這裏便是他最初施展國際策略的地方。土耳其的船廠和海軍兵工廠腐敗已久，土國政府特許柴哈洛夫把他們整理一下。數年以後，在一九一五年，達達尼爾海峽中英國艦隊無用的礮火，便是向英國

著名軍火商代表的特殊功績所應致的敬禮。

柴哈洛夫幫助土國以後，又回到了土國敵人的大草原上。他常常念念不忘他最近愉快經歷。這裏有着一塊肥沃的原野，正待他去開闢，那法國人希尼台，似乎太貪婪了，因此俄國的政客，深望有一個人能自願的與他們合作；即使政府因之比較和希尼台交易要損失數十萬盧布，那他們亦寧捨希尼台而和他成交。

原來俄國想建造一大規模的礮廠，希尼台建議把他造在烏拉爾（Ural）山中，因為他有些地產在那裏。他並且主張完全由法人經營。但柴哈洛夫指出一塊最有希望的基地，那是近杜尼次（Donets）流域的伏爾加（Volga）區，產煤鐵甚富。他又很慷慨的願把新廠組織為俄國公司；不過如有盈餘，他須取其大部份。他對於這建議的成功，十分自信，所以在合同簽訂日以前三星期，他已把廠基購妥了。

他並沒有失望。等到希尼台失敗以後，煩悶的退出俄國時，這位寬宏的希臘人，送了許多禮物給那些肯行方便的俄人。英國的戰事祕密，往往唯恐為國會中好問的議員所探悉，但是斯拉

夫人和盎格羅撒克遜人中，竟完全沒有這種精神。英國晨報駐俄記者有這樣的報告，他說：「英國公司已與俄政府訂立合同，擔任承造設備蔡立新（伏爾加）工廠。在十五年中，對於製造大礮，予以合作；並允將該公司所有技術上的知識，專利品，改良品等，悉任俄國公司採用，且擔保其正確無誤。」

雖然柴哈洛夫在此數年內遠離西歐，但他與英法重要人物的友誼，並未因此而疏淡。在英國，他捲入了著名的馬可尼（Marconi）案。他和鹵莽的勞合喬治（Lloyd George），是同爲這公司的股東，又是朋友。那次，馬可尼公司和政府簽訂了一張可以獲利的合同，不久以後，勞合喬治便利用他的地位，把該公司的債券擡高，因是獲利不少。這個祕密揭破以後，他的聲名受着了極大的打擊。約翰墨雷爵士（Lord John Marray）當馬可尼案調查委員會覓取證據的時候，便像美國油公司案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年偵查時的許多「神祕之人」一樣，逃亡到外國去了。他是喬治的朋友，也是柴哈洛夫的朋友，後來柴哈洛夫和他們的友誼仍極密切。

柴哈洛夫和英法各要人的結合，確然產生了許多令人不可思議的資料。他的駐法代表尼

古拉披屈里 (Nicolas Pietri) 是維克公司的法董事，柴哈洛夫因為這位代表的居間，便是和墨雷爵士任董事長的英波油公司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發生了關係。而英波油公司，又是與一個開發阿爾及利亞 (Algerian basin) 的法國公司有聯絡的。從中斡旋這聯絡事宜的重要人物是披屈里。披屈里又是拉脫布那公司 (Lat Berna) 的董事，他和度丹斯達 (Dutasta) 十分接近。度丹斯達是克里孟梭的親戚和代表。但是柴哈洛夫和克里孟梭的一個政敵普恩卡 (Poincaré) 是也有交誼的。

墨雷爵士是柴哈洛夫和這位法國政治家中間的連結人。法國人不論是受到了柴哈洛夫或是洛克斐勒 (Rockefeller) 一般富人的餽贈，便不勝其寵幸。柴哈洛夫曾捐資在巴黎大學的科學院中設立一航空講座，法國人對於這位尊貴的希臘人，不能不正式表示敬意，因此，法國榮譽團的紅徽章，便在一九〇八年掛在他的鈕洞上了；並且在一九一三年，他又因「對於法民主國有殊勳」而陞遷了。一個法國好問的議員曾請普恩卡解釋那勳績的性質，但那位要人卻把這問題置諸不理。此外還有幾個法人同樣的懷疑這位灰黑色的施主。阿爾白脫湯姆斯

(Albert Thomas)在下議院中感慨的說：「俄國報紙曾說柴哈洛夫是維克公司最活動最有膽量的經理人，也是希尼台克里沙脫公司最大的敵人。」他說這話時，正是柴哈洛夫在俄國智敗希尼台的時候。

這位國際商業的健將所創立的巴爾薩克獎金 (Prix Balzac)，是每年許多贈給著神秘小說的獎金之一，在他做這舉動是非常適宜的。世間假使果有巴爾薩克所描寫的人物，則此人便是柴哈洛夫；他在財富上的幸運，便是勃洛塔 (Cesar Biroteau) 亦要相形見绌。除了巴爾薩克，還有那一個小說家能寫出這樣一個具有神秘與偉大，浪漫與現實性的主角呢？他恩促的到瑪德里，獻媚他的情婦維拉法倫卡公爵夫人 (Duchess of Villafraanca)，收集軍火定單；在聖彼得堡和皇子開懷對飲；與歐洲各國的內閣大員密商要政；而他在白廳 (Whitehall) 宴會時，很似法國外交部的熱鬧。他真是一個迷離神秘之人了！

他雖在事務繁劇之中，卻仍重視新聞界。在一九一〇年每日畫報印刷公司 (Quotidiens Illustrés) 出版了一種報紙，那是當時視作小說體裁的新聞紙，猶現在美國的簡短新聞。有進

步思想的柴哈洛夫，收賣該畫報公司大部的股份，是不足奇的；並且就是那法都的新埃克西報（Excelsior）發爲親英的議論，也是不足奇的。如果國際間軍火商人有什麼爭論，而維克公司的地位需要相當申辯時，那埃克西報是最能爲英公司辯護的。

現在，那些閒着無事以計算世間巨富來消遣時間的人，把柴哈洛夫的姓名和洛克斐勒、慕根放在一處，亦不足驚異。柴哈洛夫在霍克街（Avenue Hoche）的奢華的館邸，是法「名勝」之一。他的避暑別墅，則分佈於法國各風景優美的鄉區，他在太晤士河邊的首都的交際場中，也是很負盛名的。

他事業的範圍，不斷的擴大，他似乎已覺得世界軍火業將有更大的發展，所以助成了另一個國際的組織。一九一三年，專事製造魚雷地雷等的懷脫黑脫炸彈公司（Francaise des Torpilles Whitehead），在法國成立了。這公司雖然用的是法國名字，但是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則操之於各處設有支廠的英國維克有限公司的手中。柴哈洛夫執有多量的股份，因此是該公司的董事之一。

英國駐法大使詹姆斯懷脫黑脫 (James Beetham Whitehead) 對於該公司亦有一些投資，所以便將他的名字名該公司。海軍中將奧白脫 (Vice Admiral Aubert) 代表了法國的海軍，亦有一部分股份。最足驚異的，是這公司創設的目的，是要反抗德國替爾匹次 (Von Tirpitz) 潛艇的威脅，但德國鐵血宰相的女兒麥加雷特俾斯麥 (Frau Margareta von Bismarck) 竟也是重要股東之一。此外還有一位董事是奧國阜姆城的歐加霍約斯伯爵 (Count Edgar Hoyos of Fiume)。

柴哈洛夫除與阜姆伯爵有這種關係以外，他又投資於奧國許多公司，如德斯金鋼鐵公司 (Teschen Steel Company)，伯呼頓軍械廠 (Berglitten Arms Factory) 和著名的斯各達廠。在德國，他是克虜伯的股東。如是這個希臘軍火商在大戰以前達到了國際軍火資本家的重要地位，將他早先以潛水艇同時售與土國和其祖國的政策發揚光大。維克公司是全世界大規模的國際組織之一，柴哈洛夫便是它的重要人物，導演維克公司表演國際活動，是他特有的天才，因此維克公司得變化無窮的，加倍顯示其軍火業托辣斯的活躍。

第九章 國會的繼母

蕭伯納著巴巴拉大佐(Major Barbara)一書中，關於軍火業的診斷書，當然是值得讀的，但似乎過分一些，這蕭伯納氏喜歡誇大的特性是大家知道的。無論任何學者，都不取證明戰爭是軍火製造商所一手造成的，也不能說是這些實業家命令政府去與人宣戰的；但反之政府也不能約束軍火製造商。總之情形是很複雜，不過政府與軍器商人間有密切的關係是無庸爭辯的。就以英國的情形而論，那軍火業巨頭編成了一個勢力網，足以左右政府的政策。英國或許是國會之生母，但維克有限公司顯然是國會的後母。

維克公司的參加軍火競爭，並不是柴哈洛夫的主張。它的歷史創始於十九世紀初葉，那時僅是一所普通機器鐵工廠，並且像當時其他一般英公司一樣，也是各國工程師的引導者。一八四〇年以後，克虜伯曾到英國吸收英國的工程知識；因此數十年後，那「德國製造」的標識含

有權威的意識，並且情勢完全轉變了。青年湯姆斯維克（Thomas E. Vickers）在愛森學習了數年，獲得了條頓人所有的許多寶貴的經驗，所以回到英國以後，便成了同業中的領袖。

起初維克公司像克虜伯一樣專事製造極平凡的物件，如火車的車輪，鋼製的滑車和圓筒。到一八六〇年以後纔轉變而製造軍器。他最初所造的軍器，是鎗管和鋼甲板，後來盈利漸增，於是分設了專門製造鎗廠的一部。廠兵軍官道生（Dawson）的設計，使維克公司獲得大量的大砲定貨，並且不久以後，便成為製造英國海軍大砲最重要的工廠。

自一八九〇年柴哈洛夫參加該公司以後，公司的營業就略帶一些冒險性質。他合併了胡爾斯萊鐵工廠（Wolsley Tool & Motor Company）後，不久又合併了倍特瑪大砲零件廠（Beardmore Electric & Ordnance Accessories Co.）和格拉斯哥造船廠。這實力雄厚的大公司，在意國又購得一廠，名杜尼公司（Terni Company），後來即改為維克杜尼。柴哈洛夫衝破了維克公司專與英政府交易的狹隘範圍。當時西雪爾洛茲（Cecil Rhodes）正在南非洲執行英國政策，頗有釀成戰爭之預兆，而維克公司便把速射砲售與反英國的部爾民主

國。這是它第一次踏進軍火國際主義的途徑。麥克西姆的機關槍，也便是拍拍槍，現在是維克公司的所有物，也售給渥姆保爾（Oom Paul）了。

世界其他各地溼潤的沃土，都等待維克公司與其經理人柴哈洛夫去開闢。售貨給西班牙寇劣的海陸軍，並不是無利可圖的交易。中日之戰，它獲得定單不少。日俄之戰時，它曾以軍火售給雙方。從此英國公司順利的向着國際大道邁進，並且從此以任何兇器，自機關鎗以至兵艦，售給任何顧客。

在南美和遠東與維克公司競爭最烈的是阿姆斯脫朗公司（Armstrong-Whitworth）這公司有一個推銷員，名湯發遜（R. L. Thompson）。他的聲名固不及柴哈洛夫，但其努力並不遜於柴哈洛夫，他在十九世紀末葉的十年中是特別的活躍，不過大家都不知道罷了。在一九〇四年，他爲爭索其應得的薪水和佣金事，曾訴他的僱主於法庭。到這事發生以後，世上始認識了他對於推銷軍火的勢力。他的辯護律師說，他在阿姆斯脫朗公司所處的地位，「頗類一位祕密的外交代表，或一個祕密的公使」，但審訊了幾天以後，此案便判決了，也沒有什麼有趣的

祕史發現。

湯潑遜服務阿姆斯特脫明時，是倫敦泰晤士報的特約通訊記者。他最初活動的地方是南美洲。當阿根廷和智利形勢惡化之時，他曾想把軍火售與雙方，但結果只有智利購了幾艘軍艦。後來他轉到了暹羅、中國和日本。湯潑遜給他僱主的信，在審訊時有幾封曾在法庭上宣讀出來，這顯示他推銷軍火的方法：

「爲了你的新戰艦的樣子，我往訪日本的天皇。我並且要排除困難，把那樣子去獻給中國的皇帝。」

「藉了皮某某的幫助，我將把這事（美國在一八九二年擴張海軍）明白的向日人宣傳。我想他們將因此急速的從事海軍準備了。」

在美國我們常想到壟斷商業的時代。當時「忒狄」（“Teddy”）攔了他的「大手杖」在那裏追逐那些卑鄙的「壟斷商人」以及「巨富的惡人」這種現象，我們以爲這是美國所特有的。其實托辣斯運動也振盪了整個的英國。在一九〇一年維克公司已是重要的國際軍器托辣

斯的一部分，有如美國的哈佛合衆鋼鐵公司（Harvey United Steel Company），維克麥克西姆公司總經理阿爾白脫維克，是這托辣斯的董事長。至於董事，則全是些製造戰器的公司，如英國的卡馬爾造船公司（Charles Cammell & Co.），白朗造船公司（John Brown & Co.）和維克在軍火業中競爭最烈的敵人阿姆斯脫朗公司；德國的克虜伯及狄靈琴公司（Dillingen）意國的杜尼；美國的倍司勒黑鋼鐵公司；法國的希尼台，俠鐵龍鋼鐵公司（Chatillon Steel Co.）和聖巧蒙鋼鐵公司（St. Chaumont Steel Co.）其他和這大托辣斯聯合的公司，著名的則有諾貝爾彈藥托辣斯和契爾惠斯彈藥公司（Chilworth Gunpowder Co.）這種可怖的勢力集團，是聯合英、法、德、意、美和一切近代強國而爲戰神服務的。

英國並不缺少巨大的「托辣斯怪物」。現在安全的坐在上議院中的飛利浦史諾登（Philip Snowden）當時正想培植其勢力。他曾在下院中向英人宣佈這種國際軍火集團的影響：

「海軍大臣……不久以前，曾說海軍部與維克公司以及其他同業的大公司的關係，較之普通一般商業的關係更形深切，那或許便是爲什麼允許這些公司的代表得在開議時出席旁

聽的一個理由。愛國心並不是這大公司營業術中的一個特點。舉例來說，我知道維克公司不但在本國的巴洛（Barrow）希斐爾特（Sheffield）和白三漢（Birmingham）設有工廠，並且在西班牙的柏辣森亞（Placencia de las Armas），意大利的斯彼徐亞各有工場。他們顯然是不肯喪失機會的，他們是期待着地中海艦隊的定貨。」

政府中負國防責任的部署和這些軍器公司間關係的密切，是不足奇的。軍器公司的代表，大多是前海陸軍的官員，而他們所交接的一般人，又是些預備退職後希望藉軍器製造商的錢來增加他們養老金的人。經營軍火的人，是一定需要政府中退職軍官的。他們需要熟悉內幕的人，而前任的軍官當然是常和舊同僚接觸的。史諾登說：「暗通關接當然是市惠的。但有些情形似具有賄賂的表徵。」下列的許多軍部中的公僕，自己當然決不會承認是惡人的。維克公司董事會的董事中有：漢伯脫勞倫斯將軍（General Sir Herbert Lawrence），前任軍需部審計員任金遜爵士（Sir Mark Webster Jenkinson），拿爾白契將軍（General Sir J. E. Noel Birch），前服務陸軍部的考潘爵士（Sir J. A. Cooper），前服務軍械委員會的漢可克爵士

(Sir A. G. Hancock) 政府與軍火商結合得若是之密切，因此他們的行動，大家便不以爲是腐化了。

有時當一個著名的軍器製造商的友人獲得了辦理軍火定單的好差，於是那些製造商便要撫掌自得。約翰費煦爵士 (Sir John Fisher) 是英國的替爾匹茲 (Von Tirpitz)，常高唱擴張海軍實力的。後來當他榮膺了海軍部長，約翰白朗造艦公司的麥克蘭倫爵士 (Sir Charles D. McLaren) 在該公司股東會中解釋費煦的陞遷事，說：「約翰費煦爵士的被委爲海軍部長，對於我們的公司頗有重大的意義，我深願見約翰爵士準備添造兵艦；因爲工程愈大，則我們公司的所獲亦愈多。我們是專造鋼甲板，船舶架軸工程和旋轉摩托的工廠，所以如果大工程開始，那我們將獲得其大部份。」

但是軍火業的觸鬚，其範圍猶不止此。某英國的經濟出版物把三家最大的英國軍器製造公司的董事，依照了品級和職業，作了以下的分析：

維克麥克西姆公司	2	公爵
約翰白朗公司	1	侯爵
阿爾斯脫朗公司	60	伯爵 伯爵 或男爵 或夫人 或子女
	10	從爵
	15	爵
	20	士爵
	8	國會議員
	3	保安官
	5	高等律師
	20	海陸軍軍官
	2	海軍建築師或政府建築設計員
	1	財政家
	8	新聞家 (包括報館股東)

從這名單上我們可以看出董事會中的大多數是貴族和官爵階級，凡是知道這些貴族階級在英國政治上，尤其是國防上所有的勢力，那這張名單的意義是更深刻的。同時，宗教方面的人物並沒有列入表中，其實軍器董事會中亦有幾個主教的大名。

有時當黷武朋友忙碌的時候，那些和平同志亦睡醒了。海軍預算的增加，引起了他們的猜疑，有的便大聲疾呼的說，這種傾向戰爭的情形，誰應負其責。貴族惠爾別爵士 (Lord Welby) 曾拒絕軍火業的利誘，所以他永遠是英國文官中最負責，地位最高貴的人。他憤怒的說：

「我們都受了這一般惡人的愚了。他們是政客，軍人，軍器製造商和新聞家。他們都切望國庫支出無窮的增加，他們製造戰謠藉以恐嚇一般民衆和政府的各部部長。」

史諾登在下院中指出希斐爾特省海蘭姆（Hallam Division）區的議員，現在是維克公司和卡墨爾蘭夏特公司的債券保管人。他很興奮地接着說：

「現在誰是股東呢？如果我要把名單詳細的宣讀一下，恐怕費時太久，現在只得選出幾位來報告；不過議會中有好多位都與這公司有關係的。我在這裏擲一塊石子到對面的座位上，當然不能不擊中一位是這些公司中某一家股東的議員……約克（Yorkshire）省的奧斯高爾特克洛斯區（Osgoldcross Division）的議員……我恭祝他在上星期當選爲自由教會（Free Church Council）的會長……是一位大帝國主義者。他執有約翰白朗公司的股份三千二百股，卡墨爾蘭夏特公司的股份二千一百股。再有希斐爾特的一位議員，可說每張名單上都有他的大名。在這下院中，如果遇到要增加預算添造軍器和軍艦時，每一次辯論中，他必非常努力。我再指出一位愛克薩爾區（Ecclesall）的代表洛伯脫君（S. Robert）他是約翰白朗

公司的股東，卡墨爾蘭夏特的董事，阜非爾特公司（Fairfield Company）的債券保管人，又是可文脫雷兵工廠（Coventry Ordnance Company）的股東。」

但是卡墨爾蘭夏特公司猶不滿意於倚賴那些在政府中任要職的董事。在一九〇九年，他們十分關心於英國海軍的弱點；可是英海軍已是世界上最堅強的了。那時英國人士都認為德國海軍的擴充，將使英國蒙受極大的威脅，但英國軍火業巨頭堅信那是決不會的，並且相信定能使英政府認識危險，從速建造更多的無畏艦，藉以防止這種危險性。這些以國家安危為己任的人，都預備竭盡能力促其實現。

一九〇九年，著名的「大海軍恐怖」發現了。繆林南（H. H. Malliner）是可文脫雷兵工廠的總經理——可文脫雷廠一部分股權，現在已為卡墨爾蘭夏特大造船廠所擁有。一九一〇年以前的數年中，繆林南對於英國海軍在國際間所處的地位，曾表示極深切的擔心。在一九一〇年，他把他努力的故事寫成「大投降的日記」（“Dairy of a Great Surrender”）發表於泰晤士日報上。這裏轉錄的兩則，可以窺見他的著作之大概了：

「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三日——繆林南第一次把德海軍大事擴充軍備的消息報告海軍部。」（這報告直至一九〇九年的三月始公開發表。）

「一九〇九年五月三日——繆林南在閣議中例舉證據，證明他屢次報告海軍部的德國製造軍器的猛進，已爲既成的事實，並且證明大批的海軍大礮和其他設備，正在加速的趕造。」

一九〇八年秋，繆林南的言論打動了一位在英國頗負盛名的某將軍，他在上議院中悲哀的說：「可怕的覺悟，離我們已不遠了。」繆林南宣傳的結果，使海軍預算增加了二百餘萬鎊，而報紙對於德國的猜測，又是用很巧妙的方法來介紹給讀者，於是國會中多數一致要求添造新巡洋艦八艘。他們的口號是「我們要八艘，我們不願等候了。」

最後他們通過了建造戰鬪艦四艘；而謠傳的德國海軍如何活動，結果證明是不確的。但是第一次的造艦合同，有一張已交給繆林南的委任人卡墨爾蘭夏特（Cammell Laird）繆林南後來的事業是不行的了。但他誇說他是這恐怖新聞的唯一製造者。而他的疎忽非英國民意所能忍受。這誇大的結果使他充任聯絡員的效能減小了，因此他在公司中的位置，便十分道地

的由一位對於海軍軍械和魚雷很有研究的退職英國海軍上將充任了。

繆林南個人的事業受着了這樣的遭遇，但他的公司卻不久便恢復了原狀。在一九一三年，最足令這些軍火商人鼓舞的，便是可文脫雷廠不再被人「擯斥」的消息。的確，該公司自繆林南供認以後，已許久沒有獲得政府的定單了。但文生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卻赦免了他們，並且歡迎他們重新活動。在可文脫雷的股東會中，阿白康惠爵士（Lord Aberconway）當他作以下的報告時，好似覺得該廠的前途，很有希望。他報告說：

「可文脫雷廠已漸入佳境，但是他財政上的窘迫，恐一時還不能解決，（他曾提及繆林南案件。）本公司是製造國家軍械的重要工廠，以前政府迄未完全承認。迨去秋他和邱吉爾君同赴專製海軍大件設備的斯各森公司（Scotson Works）參觀時，邱吉爾君確告他說：現在應該承認他為國家製造軍械的重要工廠之一，不應再像數年前的冷淡他了。這個邱吉爾君已實行了。」

讀了這些故事，則蕭伯訥的關於軍火業的文字恐不盡是過甚之詞。的確，軍火商人的意見，

其不能爲好事的新聞記者所探悉的，可於巴巴拉大佐書內的對話中得之。

世界大戰前，加拿大的海軍部長白魯杜（Louis Philippe Brodeur）和其同僚陸軍部長波頓爵士（Sir Frederick Borden）來英國的時候，維克的職員大張筵席，歡宴他們於卡爾頓飯店。這位自由主義的首相發表了對於軍縮可能的意見，於是那些做主人的軍火商人，對這反社會以及反經濟的主張大爲不滿。一個重要職員明白地告訴白魯杜說：「商業很壞，如果沒有像康倍爾白南門（Campbell-Bannerman）一樣的人，則公司如何維持呢？我們已是七年沒有戰事了。」在他這樣傾吐他懇切的感想時，他的同伴懷着同樣的情緒向波頓訴說：「英國將因沒有戰爭而愈弄愈糟。最不幸的，便是連一次小戰爭的希望都沒有。」

這些議論使那位和平主義的加拿大要員大爲震驚，但維克公司的推銷員和他的日本顧客確是非常投機。一九一〇年日本海軍少將富士曾到英國辦理建造軍艦事宜，他頗推許維克公司的詳細計畫書及價格，因之維克獲得了一批定貨。後來該少將大受日本司法的攻擊，並查明維克公司爲答謝他的好意起見，曾贈以大量的金錢。原來他曾報告上峯，說維克的價格低廉。

而設計又勝於其他公司，當維克公司要重重的酬謝他了。

事實上行贿的事情豈止維克公司一家而已，其他的公司亦競以金錢獻給這位唯利是圖的日本代表，日本海軍建築技師參觀英國的耶洛船廠時，耶洛（A. F. Yallow）便示以那年的新發明物，即燃燒油料的新驅逐艦的模型。後來富士核定了該項詳細計畫書後，耶洛公司也曾報以巨款。阿洛爾公司（Arrol & Company）因獲得材料的定單，約贈以一、七五〇鎊。惠爾公司（Wier & Company）因獲得唧筒及機器的定單，贈以一、〇〇〇鎊。德國的西門子希哥特公司（Siemens & Schuckert）亦欲行贿該少將。結果大約是成功的。所以後來在審訊時所獲得的證據，足以顯示軍器製造商對於行贿實具有精密之組織。

全世界同聲惋惜日本腐化的情形。日本雖亦感慚愧，但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日本星期時代報（Japan Weekly Chronicle）卻載了一篇反攻他國行為的文字，如下：

「日本公務人員的受賄和貪污，世上沒有一國有擲石攻擊日本的資格，最近法庭審訊時發見英國軍隊購買軍需時許多行贿的事件，那有關係的公司……與政府所訂的合同已被取

消了。德國與其他國家中，類於這種卑鄙的事情很多，足見軍火業是不顧手段惟利是圖的。在若干國家中，如果承辦人急於要獲得一宗交易時，似絕對必須用那雖非實際的犯法，而確又非常不合道德的手段。有時甚至已獲到定單，亦仍必須行賄。」

在大戰以前，賄賂，報紙的勢力，董事制，拉攏股東，聯絡國家中的議員，這一類的舉動好似一條帶子，緊緊的縛住了英國。在史諾登一般人揭破這危險的真相時，維克公司卻仍舊是地位日益鞏固。維克公司亦是偉大的鋼鐵托辣斯的一份子，這托辣斯在一九一三年解散後，於是各公司便開始競爭，藉以獲得大量的定貨。這競爭愈趨愈烈，繼續了多年；而在著名的普的洛夫（Putloff）事件中更是活躍，致使另一強大的公司亦捲入了漩渦。

第十章 希尼台

法國勃根第省 (Burgundy) 則有一座陰沈，黑暗的工業城。那裏的街道房屋，都給那些工廠中矗立着的高大的煙突所散佈出來的煤煙燻黑了。這裏與迤北愉快的釀酒城市顯着特殊的差異。狹小的街道圍集在小山的四周，山頂上屹立着像中古時的地主俯視着他奴隸般的凡雷利城堡，(Chateau de Verrerie) 內部建着高樓大廈和花園等。它的庭院中，匍伏着六尊象徵下面的工廠和該廠主人的銅礮，礮口逕對大門。這是克里莎脫軍器封建區的地主，也是世界上最有勢力的鎗礮商人佑廬希尼台 (Eugene Schneider) 的府邸。

希尼台的名字，雖然頗似條頓人的，但他是法國人，如維克之爲英人一樣無庸爭辯的。他的祖宗自阿爾薩斯遷移來此時，該地還是法國的領土。他的祖父秉着阿爾薩斯人進取的特性，最初在銀行中充一行員，後來對於工業製造，頗感興趣，並且對於盤買倒閉公司的方法，尤爲精明。

路易十四執政以來，常把鐵製的兵器售與法皇的克里莎脫鑄鐵廠於一八三三年破產了，於是他便去把他盤下來。

克虜伯是一個富有冒險精神並且異常勤懇從事的商人，麥克西姆是一個發明家，柴哈洛夫是一個手腕靈敏的推銷員，但是希尼台一家是法國典型的實業家和廠主。他們滿意的利用了當時一般法國商人所共有的方法，去耕耘他們認為有希望的田地。對於軍火製造業的發展，他們並沒有特殊的貢獻，不過他們能適當的採取外國軍火商人的技術來經營他們的事業。

第一個希尼台，名約瑟依廬（Joseph Eugene），初是銀行行員，他像其他法國商人一樣有着和政界中人密切聯絡的素性。因為他缺少技術上的能力，所以他經營工程企業，經濟上受着極大的損失，到一八五〇年幾至破產。但是他目光很遠，當路易拿破崙計畫他著名的大政變時，他曾予以助力，所以在拿破崙驕傲地騎了馬沿着羌潑斯依列西斯（Champs-Élysées）回來時，希尼台亦免於破毀了。

法國的近代工業化，雖非拿破崙第三一手所創造，但至少是他推進的，在他管理之下，奧斯

曼男爵 (Baron Haussman) 改變了巴黎的面目，其餘因經商以及因與拿破崙有友誼而顯名的男爵，都從事建造鐵廠，工廠，輪船，他們要法國農人掏了腰包去資助這些大企業。

希尼台亦曾參與這偉大的發展，他用了他的工廠鑄造鐵軌和其他工廠，尤其是打樁所需要的坏鐵及鐵片。那時本國軍隊須行擴充，這狡猾的阿爾薩斯人，因為是拿破崙御用的立法委員會的委員，獲得了許多軍需定單。拿破崙以慘敗而遭永遠放逐之苦，但希尼台卻因此獲利不少。普法之戰給克里沙脫許多軍火的定單。當法人簽訂奇恥大辱的和約時，希尼台已發了一注大財，除了他的工廠，不動產外，他執有約一萬萬法郎的證券。

十九世紀的後數十年，他修補他政治上的範疇，鞏固他工業上的勢力。在共和國成立以後，他像其他許多落伍的保守黨，同樣的贊成復辟。但是當激烈的加貝他 (Gambetta) 向着那保皇黨愛爾蘭人麥克梅亨 (Marshal MacMahon) 挑戰時，他感到克里沙脫選舉區的選民不願選他做議會中的代表。他在選舉場中果遭遇到奇恥的敗北，並且不得不放棄那已在他門階前的國會代表位置。

共和黨人也是十足的資本家，因此當他要設法撲滅他廠中的工潮時，他並不感到任何困難。他真如蕭伯納氏所誇說的「如果他人要有什麼動作致影響我的利益時，你應調遣警察和軍隊。」的確，在那不穩的一八八〇年前後，那些社會黨人擾騷克里沙脫的工廠時，他的敵黨竟應他的請求，派遣軍隊去彈壓。藉了國家的幫助和精密的偵探組織，他撲滅了工會，並且恢復了他久所希冀的政治勢力。他的兒子繼續邁進，用了「如果選舉廠中職工代表將開除工籍」的話來恫嚇工人，於是結果他當選了議員，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五年，佑盧希尼台歷任國會議員。

希尼台擠身入國際軍火商業舞臺，遇着了不少困難。在本世紀初，他努力活動於南非洲，但是他到處碰到一個勁敵，那便是勢力遍及各處的克虜伯。在一九〇二年，巴西政府很想購希尼台的七五鎗。試驗日的早晨到了，克虜伯與希尼台都抱着必勝的希望。但是就在那天早晨，希尼台七五鎗的貨房失火了，於是這法國人的樣品已不復可用。這位法人說是德國人放的火，而德人則反唇相譏的說法國人怕試驗，所以自己拿來燬滅了。

巴西政府於一九〇三年又將定期舉行試驗，希尼台又來競爭了。但他的槍運到了巴西海口，發現沒有一隻輪船願代他運入內地，因為那是危險的「軍器。」等到後來運至試驗場，巴西政府宣稱已太遲了。

但希尼台並不承認失敗，他願擔任一切的費用，請求再與以試驗的機會。克虜伯於是也立刻多方活動。一位在里渥（Rio）的德國砲隊軍官雷斯德沙夫（Von Restsoff）向報紙宣傳說，希尼台必把軍器售給秘魯，俾秘魯得之以攻巴西。巴西一定要遇到這威脅，所以唯有趕速自己武裝起來。在這急難的時候，克虜伯已預備幫助巴西，只要巴西認清時機的危迫。後來巴西認識了，克虜伯的交易亦成功了。

這爭鬭在一九〇六年移到了阿根廷。阿根廷來邀請希尼台去參與愛哈脫（Elharat）克虜伯、維克和阿姆斯脫朗諸公司共同舉行的快鎗競賽。在比賽開始前，阿根廷向各與賽公司說，現在他們正要向克虜伯購買這種鎗，如果其他公司的出品不能較克虜伯的更好，那他們亦不復變更原計劃了。

希尼台接受了這條件，並且加入了比賽。克虜伯獲得了其他公司所不能享受的便利，於是這個法國人指斥克虜伯於比賽前，曾以如何使用他礮的方法預告阿根廷的礮手；又說當克虜伯的一尊礮爆裂了他的資格並沒有被取消，反得另換一尊；又說克虜伯曾用一種不正當的手段，改變其子彈，希圖成績稍佳，以及克虜伯藉口於彈藥的缺乏而規避檢驗。

軍械局負責人員把試驗的結果，辯論了好久，最後於一九〇八年報告希尼台的礮證明爲最優。克虜伯聞訊，立刻從事破壞此報告的活動，因之阿根廷的報紙一致激烈的攻擊希尼台。德國的外交復與以助力。於是阿根廷的國會出而調停，組織一特別委員會專事研究這件事。後來委員會報告說克虜伯的礮與希尼台同樣優良，所以他們的等級完全相等。因阿根廷政府曾宣佈非有更好的礮不再變更原定計劃，於是阿根廷保留仍爲克虜伯的顧客。

一九〇八年智利政府邀請希尼台去參加特種鎗礮尤其是野礮和山礮的試驗。該試驗定於一九〇九年四月中舉行。希尼台用了全力去製造該項特種礮，並已預備運出。豈知在一九〇九年的一月十一日，智利政府來電通知該礮的試驗已作罷論，定單已不經試驗而由克虜伯承

受了。希尼台提出抗議並要求賠償失，但智利政府置之不理。希尼台想以外交的壓力加於智利，但是也無效，智利政府始終置之不答，於是克虜伯又勝利了。

在同時，這位法國軍火製造商想在法國勢力較強，成功的希望較多的地方開闢市場，法民主國傾心於維繫與俄國的同盟關係，並力圖鞏固之。而法軍火商人和其他法商人當然希望隨着國旗去發展他們的商業。俄國呢，其情形的確可與這種商人以特殊的機會，因為國內經濟落後，需要資本。

巨額的俄國債票在巴黎發行，那謹慎小心的法國投資者也被勸擁護俄皇的政府——這使他們在十五年後將感到莫大的失望。不過在這時候，法國一般的實業家都從這政治的經濟的聯盟國，獲得不少的利益。在日俄戰爭開始時，不僅法國的實業家，便是政治家和新聞記者等，也莫不爭相利用這聯盟國。

俄國蘇維埃政府曾發見俄皇案卷儲藏室中藏有俄皇特派駐巴黎代表拉法洛維契 (Arthur Raffalovich) 的報告。一般注意法國新聞事業，以及該業對於國家政策之關係的人

們，可以從這些報告中獲得不少興味濃厚的資料。拉法洛維契的任務是賄買法國報紙，俾那些俄國革命黨人的活動，過激黨人的暴動，工人的罷工，以及工廠的破壞等消息，不致使法國的投資者恐懼而不敢購買俄國急需的債券。

聯合通信社 (*Associated Press*) 的敵手，哈瓦斯通訊社 (*Havas Agency*) 和他的關係機關，都會被俄人賄買的。俄人每月致送他一萬法郎，於是俄國的新聞全部被他竄改了。下面是拉法洛維契的報告：

「津貼法報始於一九〇四年二月，時遠東的敵對行動正引起社會的驚惶。俄國財政部長請求了法財政部長（後來是法內閣總理）魯維爾 (*Rouvier*)，才借到二十萬法郎的信用借款。至於經費的支出，全由法財部代表 蘭諾 (*Lenoir*) 經手，直至八萬萬法郎的借款已確定，該項津貼始終止。俄國內部的狀況，如擾亂，暴動，屠殺等，使法國執有債券的人都惶惶不安，所以如果輿論聽其自然，則民心不能挽回矣。……情形異常可怖，巴黎銀行交來五萬法郎，由我們自由處置，計於十一月三十日付哈瓦斯一萬法郎，巴黎時報 (*Le Temps*) 的希勃辣特 (*Heb-*

ard) 七千法郎，巴黎日報 (Le Journal) 四千法郎。十二月三十日仍照此數付出。爲哈瓦斯及巴黎時報犧牲如此重大，是絕對必須的……在大借款成立以前，津貼大部分的報紙，這不幸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報紙較則愈貪……我們必須繼續三個月的津貼費，計需法郎十萬，而付哈瓦斯的一萬法郎，預料或須延長。」

一九〇四年，賄買報紙費達九十三萬五千七百八十五法郎，一九〇五年增至二百零一萬四千一百六十一法郎。「在十個月之內，須六十萬法郎方可鑒足法國報紙可憎的貪慾。」一九〇六年的拉氏報告說，關於該年的借款，只是津貼時報一家已有十萬法郎，其他細目，計分配與時報，巴黎日報，小巴黎人報 (Le Petit Parisien)，飛加洛報 (Figaro)，高樂意報 (Gaulois) 和哈瓦斯共計五萬法郎。再有一批，計連廣告費共有三百七十九萬六千八百六十一法郎。付與辯論報 (Journal des Debats)，巴黎迴聲報 (Echo de Paris)，自由報 (Liberté)，祖國報 (Patrie)，電光報 (Eclair)，喇叭報 (Rappel)，急進報 (Radical)，強硬報 (Intransigeant) 和巴黎生活 (La Vie Parisienne)。

蓋本 (Gapon) 主教率領了無產階級的民衆往叩冬宮之門，而哥薩克人屠殺了這般飢民，以致一九〇五年失敗的革命運動震驚了世界時，祇有少數人認爲這些事變與俄人在法國賄買報紙事件是相關的；更沒有人能尋出普的洛夫廠 (Putiloff) 工人參與這些暴動是與希尼台的企業有連鎖關係的。普的洛夫廠是聖彼德堡的俄國軍火廠，它的營業因受國際間重大壓力的影響，以致那些失業工人蠢蠢欲動，反之希尼台則因營業發達，僱工日增。

日俄戰爭中俄國大敗以後，她的海陸軍亟須全部整理，砲隊須近代化，艦隊須悉數重建。法國是切望其同盟國重整軍備共禦德國的威脅，是必然之事，但軍火商人的希望是更形熱切。因此俄皇領土裏的金錢，大量的流入法國工人的薪俸袋，而普的洛夫一般工廠的營業則日漸衰落，工人則閒遊於街市，靜聆過激分子的宣傳。

當俄國的新國會產生以後，政府民主化遭遇到非常的困難。那些執政的因曾募得法國的債款，所以希望討好於國外的友人；可是議會與中產階級則竭力抨擊，要求參加這新計劃的大部分。後來，革命風潮漸告平靜而「馴服」的國會也是妥協了，俄皇獲得國會的核准，撥支經費

六萬二千萬元。但是汎斯拉夫主義者堅決的主張該款須用於俄國工廠。當時的口號爲「俄國是俄人的。」

這雖是極有意義的口號，可是不易達到目的；因爲俄國就經濟而言，不是完全獨立的國家。國內用的煤須依賴英國和德國；貨物往往須用英國船自遠地運至尼瓦河（Neva）；巴黎的公債市面，必力謀平靜，俾可獲得債款；原料也須向歐洲各處購買。再有俄皇專政時的俄國，與一九三四年史丹林執政時的俄國，同樣需聘工業顧問和機器工程師爲工業的指導員。一切的公用事業，尤其是電車和電燈廠，都是英人、德人管理。俄國的煤礦，最先由一個威爾斯人開掘的。這極端國家主義的國家，其統治階級在交際上與商業上都用外國的語言，由各國的教師與保姆來訓練；並且要深諳國際的情形。最重要的是俄國的兵工廠設備簡單，不能生產其他歐洲公司所製造的優良兵器。普的洛夫和其他工廠雖有國會的決議，亦不得不求助於外人。

於是外人羣向俄國掠奪，其形勢之可怕，遠過於一八二二年拿破崙的侵略；蓋異邦人士直至數年以後，纔根本的退出莫斯科，其所受的主要打擊，並非莫斯科的氣候，乃是布爾希維克過

激的行動。不過當時外人的掠奪是最有收穫的。

那些外國公司大多數集中其力量於俄國海軍的復興程序，所以在波羅的海與黑海邊的各船塢中，擠滿了形形色色的歐洲承造商。約翰白朗公司，維克公司，阿姆斯特朗公司，法比公司（Franco-Belgian Co.），海佛爾（Hayre）的奧古斯汀腦門公司（Augustin Normand），希尼台公司，里加（Riga）的蔡司公司（Karl Zeiss），亞爾平（Elbing）的休考公司（F. Schuelan），競爭都很劇烈。其中有的是英國公司，也有法國的，比國的，甚至有的是德國的。

黑海邊尼哥雷夫船廠（Nikolayeff）的一幕，是一個可以說明這競爭內幕最好的例子。

俄政府向俄國造船公司（Russian Shipbuilding Company）和法比公司訂造了三艘無畏艦。俄國造船公司實際是一個國際組織，係聖彼得堡銀行（Banque Privée of St. Petersburg）所投資，而聖彼得堡銀行又是巴黎大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的分支。巴黎大銀行與約翰白朗，桑納克洛夫脫（Tornayeroff），維克和其他想在這海軍建築工程中獲得大量交易的英國公司，有着密切的關係。

那麼希尼台和這組織有無關係呢？可說絕對沒有，因為他是和巴黎大銀行的巨敵巴黎合衆銀行（Union Parisienne）相聯絡的。巴黎合衆銀行在聖彼得堡的普的洛夫工廠中有投資。因此希尼台當然是在那方面獲到生意。巴黎大銀行所率領的一般公司，則想在黑海一方面鞏固勢力。所以最初競爭時，這些侵略公司形成了對峙的兩派，一派是希尼台和巴黎合衆銀行，一派是法國巴黎大銀行和英比及其他法國的公司。

再有一事使希尼台感到失望的，是俄國人計劃建造一大兵工廠，以便斯拉夫軍隊得置備著名的法國七五鎗。希尼台當然希望用法款製造的法國式鎗，全由他經理，所以他百般阻止俄人自設工廠，自己經營。他想把該新廠造在烏拉爾山中的潘姆（Parm），因為那裏他有貴重的產業。但敏捷的柴哈洛夫破壞了他這計劃，並勸俄人把那蔡立新廠（Tzaritzine），設立在地位較優的伏爾加河邊，由他的維克公司辦理。所以勝利又屬於英國人和他們的朋友巴黎大銀行了！

這時俄國人又在那裏爭了，他們決意要在這大規模的建設程序中，獲得一部分的工作，並

且爲普的洛夫在波羅的海岸力爭造船的地位。合衆銀行在普的洛夫廠的投資已達五百萬元，現在該行再不願以寶貴的法幣用於該廠，加之該行因近東巴爾幹戰爭發生後，不理他們的借款，大感窘迫，所以常希尼台向它通商款項的時候，它不得不拒絕這位老朋友的請求。

希尼台一定要幫助普的洛夫完成其計劃，便去商之於他的敵人巴黎大銀行。巴黎大銀行不是與英國公司聯絡的嗎？所以該行當然不願以經濟援助他。這位法國人在此一籌莫展的當兒，只有一條出路了。他想起設備普的洛夫時，他和克虜伯曾有相當的交誼；因那時俄國人固然歡迎法國的野礮，同時也歡迎克虜伯所製的著名的重礮，所以他曾向克虜伯購得在俄國的專利權。克虜伯與司各達現在是資本雄厚了，我們因此得見這位法國人企圖利用德資整理俄國軍備的趣劇。

司各達獲得了維也納（Krediansalt）的合作，承認擔保普的洛夫新舊股本的四分之一，其餘則由希尼台擔任。於是巴黎大銀行和其關係的英國公司遇到了一個德、法聯合陣線。這便是國際經濟與工業的大爭鬭也便是後來衆所共知的普的洛夫事件的起因。

但是巴黎大銀行是不肯就此罷手的，該行的董事知道普的洛夫需要資本，並且知道希尼台的窘迫。他們決意把經營普的洛夫的權，從尚須募集三分之二股本的希尼台手中奪來，所以自動的願供普的洛夫所需要的資本。此時希尼台的悲痛可以知矣。他被挫於烏拉爾山，受辱於英人的佔據蔡立新，現在又失去在俄國最後的根據地普的洛夫。那末他便這樣能手不成，他準備以最勇敢的方法去恢復他在俄國的利益呢！

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巴黎迴聲報，載着一聖彼得堡的專電，說：「聖彼得堡盛傳普的洛夫工廠已爲克虜伯公司所收買。此訊若確，則將在法國引起不少的反感。俄國的採用法國方法製造戰器，已爲世界所共知的事。直至現在，普的洛夫廠中所造的戰器，大部分出諸克里沙脫和那裏所派去的法國人員的助力。」

法國接到了這消息的，確非常的震動。法國首都，在特雷夫斯（Dreyfus）案和阿加迪（Agadir）事變後，迄未有若是之激盪。什麼那惡魔似的克虜伯公司，那德國威脅法國的靈魂，在那裏收買普的洛夫廠及法國製造輕礮的祕訣嗎？遊散的地方也充滿了憤怒的情緒，杜邁格

總理立電駐聖彼得堡的法公使，囑其立刻調查這事。克勞克斯（Caillaux）認為事態嚴重。就是希尼台，當祖國報訪員去訪問他時，也認為事態嚴重。這位訪員探悉希尼台所知道的，不過是從報紙上得來的。

訪員：「但是普的洛夫廠為俄國所造的軍器，是法人發明的嗎？」

希尼台：「普的洛夫所造的軍器，確是依着我們的設計，並且我們克里莎脫廠派有代表在那裏指導他們。」

訪員：「如果克虜伯公司真的購買了該廠，則德人亦得採用我們製造的祕訣嗎？」

希尼台（淡然作了無能為力的表情）：「這真是嚴重。」

訪員：「很嚴重！」

希尼台：「這消息一定是不確實的。」（聳肩顯着同樣能無為力的神情。）

這聳肩的表情，與法國的新聞讀者以無窮的深意！他們一切都明白了，他們明白這是德人與俄人的奸謀。俄國重整軍備，法人曾助以無量數的金錢，希望在未來大戰中得以大敗德人，可

是現在所獲得的是這樣的酬報。法國是又被騙了，並且是被他最忠實的聯盟國所騙了，所以法國人的銜恨德人是否甚於對俄人，是很難猜測的。克虜伯雖然極力否認與這事的關係，但是僅足以增加法人的疑忌。巴黎迴聲報復推波助瀾的力說，狡猾的英人是與克虜伯同謀的，於是維克公司的代表亦力辯其無。

倫敦泰晤士報駐聖彼得堡的通訊員，或許因英人蒙了無稽的嫌疑，爲報復起見，把他對於這事真相的觀察電告其報紙。他說：「法俄的關係因軍器合同而引起問題了。法實業家未獲得定單的一部份，尤其是軍艦的承造，因此嘖有煩言；蓋就兩國的經濟、政治關係而論，法國實不應退居人後。在最近數月中，據說俄國向德國訂購之貨約六千九百萬盧布，向英國所訂購的達六千七百萬盧布，而向法國所訂購的，則僅值五千七百萬盧布。」

這位通訊員，於次日又毫無顧忌的報告其報紙，說俄人擬爲普的洛夫廠募集資本約一千萬元，希尼台因爲不願解囊相助，所以假說去設法德資；不但如此，他又說：「巴黎方面一定要努力利用這機會，藉以獲得俄國海陸軍部更多的定貨單。」同時，他說俄政府正擬舉辦新公債，那

也一定要懇請巴黎市場幫助的。又說：「現在製造戰器的祕訣，除建造軍艦以外，可說很少了。法人正爲意國海軍隊承造法國著名的輕礮。再退一步，不就這事論，則德國陸軍人員，也已早探悉這祕訣了。」

那泰晤士報通信員報告關於戰事「祕密」的事實，雖是一件很好的緩和空氣的工作，可是遲了一點。不過他宣傳那狡猾的俄人伴與德人合作，是想在希尼台那裏獲得借款，是完全不正確的。關於這計劃中將在巴黎銷售俄國公債的消息，他如果細察一下，便可探得這事根本的所在，因爲那飽受痛苦的希尼台，便從這已經商妥的借款中，發現了他戰勝困難，大敗敵人巴黎大銀行和英國公司的重要策略。他的陰謀，真是高明極了。

這借款是俄人所急需的巨額的鐵路公債，俄法兩國的外交家和財政家已鄭重的研究過，預備即在巴黎推銷。認購這公債的法國銀行，不得不聯合起來把它交給證券交易所發行。這次與一九〇五年及以後數年中法國報紙被賄買時相同，一定要設法使俄國的腐化，暴動，和革命的新聞，不給那些購買俄債票的法人知道而受驚。俄國的閣員，皇子和其他貴族的正式訪問巴

黎，更安定了法國輿情。而那些受這種現象所激動的公債買主，大約一定羣趨銀行爭購債票了。假使中途不發生像克虜伯那樣不幸的消息，大家當然要購買債券。希尼台深悉這公債的心理背景，並且知道他的機會又到，因此他使命受他僱用的新聞記者，從聖彼得堡把那虛構的新聞電告迴聲報。此外他又似演劇般的把他對於這事所抱的意見和態度，都送刊報端，結果十分滿意。希尼台所送登的新聞，確具嚴重性；但認為嚴重的，是俄國人與擔認出售債券的法銀行家。俄國的鐵路公債是陷於動盪的危險中了。

那預備一舉手便可收買普的洛夫及大敗希尼台的英、法組合，現在是異常的驚奇。他們有確鑿的證據，足以暴露希尼台的陰謀和他的勾結德人。如果他們宣佈，希尼台的勾結克虜伯而使法國的秘密盡為敵人所探悉，那這英、法兩國所組織的愛國團體，可以大獲巨利。但是如果真宣佈了，那法國的輿情將更不穩，而鐵路公債一定失敗了。巴黎大銀行因為也是擔保發行公債之一，一定也要大受損失了。

幕後當然有許多重要的談判，而希尼台對這些會議是很清楚的。巴黎大銀行權衡利害，認

爲與其把公債置於絕地，不如把希尼台逐出普的洛夫的計劃自認失敗了。事情變化得極快，在那重要的電報刊登迴聲報後三天中，法國銀行團（巴黎大銀行亦在內）便同意擔任普的洛夫所急需的資本。而多事的該廠，則仍交希尼台管理。法、德的結合打倒了英、法的結合，這位奸詐的阿爾薩斯人，終於獲得了大勝利；他不但保其在俄國的地位，且使他敵人自願解囊維持該廠，發展該廠。

當銀行團的決議成立了，那掀風作浪的法國報紙，便平靜得好似在神祕的海神三叉戟下的巨浪一般，那幾天前曾隨着迴聲報大放厥詞的時報在一月三十日也承認：「全部的事情，張大得失其實了。」現在對於軍縮結果抱着無窮憂慮的泰狄歐（André Tardieu）著有論文，披露於時報：「製造的秘密，在現在時代，似足令人惶惑，法人爲意國軍隊製造法國的標準礮，即其一例。當著名的普的洛夫案結束時，杜邁格總理如此說：「這事變的處置，顧全了法國的利益。」倫敦的記者與泰狄歐所發表的話都是很對的。中歐諸國的聯盟者，也是法國的強敵，意大利，會得購用法國獨有的七五礮，事實上意大利的輕礮隊都採用這類的礮，且都是法人所供給。

希尼台已學到了國際軍火業的專門學術。他在保加利亞的交易很好，他親自領導保加利亞的斐狄南（Ferdinand）參觀克里沙脫工廠時所攝的照片，足使大家明瞭一切。一九〇六年，這位巴爾幹的皇子，曾親到勃根第市場購買鎗械。關於這事，還得到法政府的幫助。斐狄南向希尼台訂購之貨甚巨，致保國國會請皇子出席保國經濟委員會報告經過；但結果這經費終於不獲通過。此時保國擬向法國借的債款，正懸而未決，於是法政府宣稱，如保國國會不批准該軍火費，那麼借款便要否決了。國會飲鳩止渴，把那項支出批准以後，而那借款亦成立了。希尼台出售這些礮，賺了不少的錢。數年以後，保國便用了該礮在馬其頓（Macedonia）抗拒薩雷爾將軍（General Sarraill）的部隊。

希尼台的活動尙不止此。土耳其擬購買他的礮，因此在一九一四年獲得了一筆法國的借款。土海軍部長正式被邀參觀克里沙脫廠，和參觀了極滿意的表演後，便與希尼台訂約了。當時他可以付款，但他來法國訪問時，正在一九一四年七月杪，大戰不幸爆發了，定貨是無法履行了。這位土耳其人離了法國道經瑞士返君士坦丁時，愛森和匹爾森（Pilson）都列入他的行程。

表上。他曾在那裏工廠中停留，並用法款購買鎗礮，後來且以之反抗法人和協約國。

在世界大戰開始前，希尼台的軍火製造公司已發展健全。他曾勇敢的在南美洲與同業劇烈競爭。他曾在普的洛夫事件中贏得最後的勝利。一九一四年他從法國頑強的敵方獲得交易。他的發展是藉這些方法：與政府聯絡，利用國際銀行錯綜複雜的關係，製造戰謠與竄改新聞。這些不僅是希尼台一人獨有的方法，實是軍火商全體所共有的。我們把他詳加分析以後，便可知道軍火業實操有造成一種傾向戰爭局面的特殊勢力。

第十一章 世界大戰前夕——軍火商的活動

新時代的軍火商是機器時代的產物。機器的改進，大量的生產，引起了市場和推銷法的問題。隨着時代演進的軍火商售貨法，根本與各處大商業所採用的並無不同。不過因他們與本國政府的交易很大，並且因他們的活動往往釀成本國及國際政治問題，所以他們的售貨法不得受嚴密的檢查。那方法的大部份，已在前面數章中述及。茲爲顯目與更詳細起見，再歸納如下。

董事的選擇

任何事業對於辦理事務是很重要的。在近代的組合中，選擇董事大概都不以處理瑣屑的業務和專門知識爲取捨標準，僅爲增加聲勢及裝點門面而已。最近某大銀行的董事長宣佈，他們八十四位董事中，他個人相識的不及二分之一。他們的姓名，他們的關係，他們的勢力，不過藉以招徠商業，加增信用。

那軍火製造商亦引用此法，不過他們的事業特別需要有聲望的人，在英國，他們聘請的是貴族、國會議員、海陸軍部人員。這些人可以幫助他們獲得交易，幫助他們鞏固信用，以及平靜物議。

在法國，軍火製造公司的董事，大多是大工業家與銀行家。這些人與下院的重要議員維持着極密切的關係。法國許多政治領袖，便是著名公司中的律師，這使軍火商人與其顧客間的聯絡，更形深切。

在美國，銀行家是各企業中最重要的人物。所以政府官員兼充軍火製造廠董事的卻並不多，一切的軍火製造商都有重要的經濟聯絡。在慕根集團中，有杜龐公司、倍司勒黑鋼鐵公司、合衆鋼鐵公司，以及銅、油、電氣材料、機車、電話、電報事業；此外還有各大銀行，如國家銀行（National City）、雜糧交易銀行（Corn Exchange）、卻斯銀行（Chase National）等。支配美國軍火業的，便是慕根集團中的各公司與各銀行。

董事制的最重要的發展，便是國際化。最近羅納（Launey）及森那克（Sennac）所著的

軍事工業品的國際關係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s Industries de Guerre) 一書，就是討論這問題的專書。諾貝爾是發明炸藥的人，他的公司從瑞典至南非洲，從日本至南美洲，各處都有，這散布各處的事業，大多數爲兩大托辣斯所控制。一爲綜合英、德公司的諾貝爾炸藥信託公司，一爲綜合法、意、瑞典、西班牙及南美洲諸公司的中央炸藥公司 (Societe Centrale de Dynamite)。這二大托辣斯的董事部，大體是由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組織的。不過每一代表國家，至少有一人充任董事。

哈佛合衆鋼鐵公司是由德人、英人、美人、法人及意人所組織的董事部管轄的。瑞士的龍開公司 (Lonza Company) 是德人所辦的，但董事則有法人、奧人、意人及德人。德公司 第靈琴的董事，有德人，有法人。懷脫黑脫魚雷公司的董事，有德人、英人、匈人。

這種國際托辣斯，足以保證軍火商的發展。在和平時，他們得於各處營求交易，因爲一國的董事在本國是有相當勢力的。有幾家在國外沒有分廠的大公司，且可藉國貨之名以欺人。在戰爭時，或不免於暫時斷絕關係，但一俟和平恢復，他們又得重復連結了。所以政治理想家和奮鬥

的勞工久所祈求的大同世界，不料已於軍火業中實現。

與政府密切聯絡

軍火業與國家陸軍部間的關係，永是非常密切的。這種關係的形成，不能歸因於一方。一切國家仍堅信國家生命繫於軍備，因此他們孕育着，輔助着軍火商人，並與之切實合作。同時，軍火商人要奉承政府與官員，俾於政府訂購軍火時，他們的公司得獲得定單。

例如美國鋼板工業，始於美海陸軍部的要求本國鋼鐵商人經營。杜龐最近宣稱：「政府請求我們，鼓勵我們置備製造軍火的設備。」飛機業最近向國會某委員說，政府激勵他們為國防而繼續求其發展。

在另一方面，各軍火公司盡力謀與政府接近，俾獲得政府的訂貨。在英國，軍火商人便創了敦請退職的陸軍大將做他們董事的慣例。這個理由，即如軍器與炸藥雜誌（*Arms & Explosives*）所說的「他們是深悉內幕的。」

在美國，杜龐藉了與傑扶森總統的友誼，獲得了第一次的政府定貨單。再有，從製造軍火各

洲來的國會議員，往往是該業的戰士。康奈克州的議員高斯 (E. W. Goss)，便是一個很好的例。高斯是以前一家製銅彈殼和信子的斯各維爾公司 (Scovill Manufacturing Company) 的職員。高斯家庭中有五個人是和這公司有密切關係的。當國會中外交委員會決議宣佈於戰時禁止軍火出口時，他便出席反對該項決議。

關於克虜伯的活動，有一位美國新聞記者於一九一一年這樣敘述：「我們看見愛森的克虜伯廠王派有大使分駐於世界各首都，自東京以至君士坦丁，自聖彼得堡以至倍諾斯愛勒 (Buenos Aires) 都有，他甚至在索斐亞 (Sofia) 亦有一代表，此人對於該處政治情形的熟悉，與政界人士相識之多，雖集該處所有的公使，猶恐不及。」克虜伯亦致送薪水與軍部高級人員，並常聽取他的代表報告政府的計劃。

銀行家

軍火商需要經濟的奧援，他們的交易往往需款甚鉅，並且要十分的祕密，因此軍火商往往自己經營大規模的銀行，或去尋求他們所能信任的銀行。在每一大國中，必有幾家銀行是「軍

火銀行。巴黎合衆銀行保管着希尼台的經濟，德意志銀行管理着德人公司的，慕根管理着美人公司的（Oesterreichische Kredit-Anstalt für Handel und Gewerbe）和（Ungarische Allgemeine Kreditbank）是爲司各達做保管工作的。

軍火商的事業，往往有須借款與外國之必要，於是他們與銀行，與政府的關係，是非常可貴的了。有時銀行須擔任發行某種公債，有時軍火商須增添資本投資國外。這種錯綜複雜的情形，從俄國的普的洛夫案和一九一三年的保加利亞軍火定貨，可以見其大概。戰後，法國以巨債借與波蘭及小協約國，藉以鞏固他們的友誼與關係；可是那些借款中，有許多是用以抵付法製的軍器的。各國借款與中國，亦常規定同樣的條件。

這種國家借款與軍火商人的重要性，可以戰前塞爾維亞（Serbia）所發生的一事爲證。克虜伯與希尼台同在塞爾維亞競爭，比賽試驗的結果，克虜伯很容易的佔勝了；但是他沒有獲得定單，原來塞爾維亞向法國所借的債最近成立了，那借款合同，明白規定一部分的債款須用之於購買法國軍火。

報紙

報紙的重要與權威，使軍火商人不敢忽視，因此沒有一個軍火商人不與報紙有關係的。有時他們公然收買報紙，有時他們僅求獲得控制的權利，有時或致送薪俸與有地位的報館中人和報館的股東，或者請他們擔任董事之職。

例如杜龐公司管理着德拉瓦州的各日報。克虜伯自辦三大日報外，又延聘勢力雄厚的新開家兼電影業巨擘黑根堡（Hugenberg）爲其董事。斯丁尼斯（Hugo Stinnes）在德奧匈及挪威所辦理並管理的日報和雜誌，有十九種之多。法國的報紙可以出賣與任何人，祇要給以相當的代價，如拉法爾維契即曾收買他們。與報紙間接的關係亦很寶貴的，如慕根是美國軍火業的經濟保管人，他與發行大衆所愛讀的雜誌的克勞惠爾書局（Crowell Publishing Company）也有密切的關係。

利用與管理報紙，實際上有各種不同的方法。新聞紙須賴廣告的收入，軍火商人雖亦刊登廣告。但是關於宣傳軍器的廣告則極少。他們所刊登的是普通工業上的出品，如鐵路軌，機械，建

築材料等。可是發表如「軍縮危險」一類的文字，也有同樣的效用，所以貪婪的報紙或雜誌，往往著了許多這類的文字，俾可獲得報酬。

反軍火商人的新聞與廣告，報紙可不與以發表，或拒絕登載。例如世界大戰中，雖一般人指責許多大工業家與敵人暗中交易，但報紙則噤若寒蟬。戰後，巴黎時報不願刊登梅尼維（Men-nevée）所著關於歐洲神祕之人柴哈洛夫一書的廣告。

軍火商人又利用電影事業。維克阿爾斯脫朗的巴洛工廠自己設有一影戲院，所有唐克車，戰艦，機關槍等戰器的動作，都可在銀幕上映給有希望的顧主們看。軍火商人的特種影片，往往運到各國，俾買主們在銀幕上目睹那種待沽的殺人利器的精銳。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的北方郵報（North Mail）載有一篇關於開映這類影片的報告：「給南斯拉夫王與王后御覽的英國影片，是在第丁傑（Dedinje）的新宮裏映演的。該影片是英國軍火公司的出品，片中有各種的唐克車，和口徑大小不一的用各種牽引機推動的野礮。某造船公司並演一南斯拉夫兵艦下水的影片。」這是軍火商人正在開始利用的宣傳和售貨

的方法。

戰謠

當國際關係緊張的時候，軍火商的營業往往反形活躍，因此在若干國家因瑣屑的細事而發生衝突時，軍火商人有時毫不遲疑的從旁煽動。每一個國家必有其天然的仇敵或世仇。軍火商人不必有其他的舉動，只須舉出敵方的如何添購軍械，被威脅的國家實力上如何的衰弱，以及不久以後，即須努力擴充軍備，即增進軍火商的營業。有時他們以最新式之軍械售與敵方，然後將該事實轉告本國政府，這樣就足以使他們獲利不少。

繆林南在英國所造的戰謠已見於前章。德國剛太特 (Paul Gontard) 案同樣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剛太特是德國軍火業中巨擘之一。他因是羅維公司 (Ludwig Loewe Company) 的董事，所以切盼從德政府獲得機關槍的定貨。他致信給他巴黎的代表，擬在飛加洛報上載一法政府因欲儘速完成其增加機關槍的計劃，決在最近期內，大量增加其定貨的消息。就他們對於這事的態度，可以知道內幕的關係了。

剛太特所計劃的方法，對於法國報紙是太淺薄了，尤其是因為該消息的不實在。後來又一近似的事實發現了，許多的法報如飛加洛馬丁（Matin）及巴黎迴聲報，都載有文字，論及法機關槍的優良和該槍與法軍隊的便利。

這些文字才見於報端，和軍火商人有關係的普魯士代表國會議員希米脫（Schmidt）便在議會中宣讀那些文字，並要求政府對於這事表示意見。經過了一度愛國情緒的衝動，政府便大量的增購機關鎗，此事發生於一九〇七年，在後三年中（一九〇八至一九一〇）德政府購置機關鎗的支出達四千萬馬克。

軍事教練隊

世界上落伍的國家，常請求強國幫助，訓練其國民作戰；於是有海陸軍教練隊的組織。到近代又增加了空軍教練官。這項組織的副產物，大概便是為該教練隊的本國獲得軍火定單。

戰前，英國在土耳其派有海軍教練隊，而德國則擔任訓練土耳其的陸軍，於是軍火定單便由該兩國分享之。日本新式的海軍是由英國人訓練的，所以英人售與日人多艘的戰艦和

量的海軍戰器。因美國常派遣海軍教練隊至南美諸國，美軍火商乃認那裏是他們最有希望的市場，並把出品目錄印爲西班牙文。中國最近是美國發展航空的園地，美公司曾派飛行教練隊至華，同時且售飛機與華人。

軍火公司的股東

利用股東，尤其是「孤兒寡婦」的股東，爲公司出力呼籲，以求獲得各方的同情與助力，不僅是一些公用事業的公司，有幾國的軍火商人，便切實的利用這方法。最後的德國凱撒皇，至少是兩軍火公司的大股東；而這兩公司當然獲得多數的德政府定貨。英國的公司，把這藝術發展得較其他各國更完全，他們數千股東中，有各界人士的代表，並有多數的「平民。」在一九一四年的股東名單上，有貝爾福爵士 (Lord Balfour)，科森爵士 (Lord Curzon)，朗斯得爾爵士 (Sir J. B. Lonsdale)，格雷伯爵 (Earl Grey)，青年會會長金奈特爵士 (Lord Kinnaird)，阿第蘭特 (Adelaide)，哲斯特 (Chester)，和黑薩姆 (Hexham) 的主教孟特爵士 (Sir Alfred Mond)，聖保羅的令人煩悶的學監英其 (Dean Inge)。

賄賂

大家時常攻擊軍火商的行賄，其實藉非法手段而獲交易的，不僅限於軍火業。如米爾斯 (Gustavus Myers)，新克萊 (Upton Sindair)，弗令等 (John I. Flynn)，即其例證。美國工廠聯合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最近有掃除商業行賄的運動，據調查該項賄款，估計每年約有十萬萬元。不過軍火商人的行賄，無論如何似乎更惹人注意。

新土耳其政府於一九〇八年在君士坦丁成立以後，民族的火燄，據說燬滅了舊制度下一切著名貪污腐敗之遺跡。但是在軍火商看來，好似一種荒誕無稽的野史。有一個軍火商明告他的朋友說，這二個統治階級的不同之處，便是新土耳其需要更巨的賄款。

在大戰前，克里孟梭寫了許多文章，指責德軍火商在南美洲的非常成功，便因他們行賄甚巨。

赫斯 (F. W. Hirst) 的戰爭的政治經濟論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一書中，有這樣一段的記載：「一家英公司的分公司，在歐洲某國獲得一巡洋艦的定單，該總公

司便派一英人把合同送去蓋章，以完成手續。他到那裏後，所有與這合同有關係的大小人員，他一律致送『佣金。』最後有一官員向那英人提出一個分外的要求，這使他不得不叫起來：『我怎能造那巡洋艦？』他回答說：『那有什麼關係，只要你拿到錢，我們也拿到錢好了。』」

故意破壞

這種手段很不容易證明，並且不常使用，但是偶亦有之。俄國於世界大戰前，在波蘭設有一製造大量軍火的重要子彈廠。該廠曾爲人縱火焚燬，後來亦未重建。拿伏弗雷米亞報 (Noye Vremya) 指爲德軍火商人所縱的火，因爲如此便可增加德人在俄國的貿易。

軍火商人售貨法的重要副產物，便是揭破軍事工業上的祕密。間諜可以探得行軍的計劃，海軍根據地，要塞以及其他軍事上的消息，至於偵查戰時敵方究用何種戰具的間諜，則因軍火業在製造和營業各方面的關係而成爲不必須要的手續。

軍火業常利用公開試驗。梅本的克虜伯試礮場，歡迎世界各國的軍械工程師蒞臨參觀。這試驗的目的，在顯示新發明物的效力，俾得出售；但密祕便因此不能保存了。

試驗成功以後，這新方法，新軍器，便可自由的售與一切的人。凡願意並能付以執照費及契約上規定的特許費，便可獲得在該國製造的專利權。克虜伯的鋼甲板便是一例。

此外軍火製造業技術上多數的問題，是工程學和化學的問題，所以兩種專門學術的雜誌，常有討論關於軍火製造業發展的專論。無論翻閱工程界（Engineering），卡西爾雜誌（Casiers Magazine），或美國機械雜誌（American Machinist），便可見到討論最新式的槍礮和軍器的文字；除文字以外，往往還附有詳細的圖，說明新發明物之構造與運用。在這情形下，祕密那裏還談得到。

軍火業另一基本的方法，便是參與任何展覽會，尤其是世界展覽會及工業展覽會。自上世紀中以至現在，世上各處，自倫敦與巴黎至南非洲與澳洲的大規模展覽會，軍火廠，是無一不參與的。他們所陳列的出品，往往極能引起大眾的注意，而工程出版物中，且有極詳盡的報告。

一八六七年的巴黎展覽會，各大軍火公司都有出品陳列，美國特派兩個參觀員到巴黎考察所陳列的軍器。在他們給政府的報告上，可以見到軍火商在世界展覽會宣傳的一般。該報告

書彙成巨籍，詳敘各式軍器，自鎗礮以迄戰鬪艦，最近的發展，並附有詳圖。參觀員復報告他們會親見大家認為德國嚴守祕密的著名的針擊鎗，且曾加以試驗。這鎗並沒有陳列在會中，但是私家的收藏中適有此物，故不難獲見云。

許多軍火商在外國均設有分廠，有的爲外國設計承造兵工廠。在任何情形中，他們所有的專利權及製造方法，都能搬入該國，因爲合同中大概都有一條限令該公司必須履行這一事的條文。

在這種情形下，如果軍器的構造與運用，尙能保守祕密，真令人不解。但是軍火商確無時不費盡心力，嚴守他們認為無價之寶的「營業上的祕密。」例如一九一五年美政府鑒於私家公司索價過昂，擬自建一鋼甲板廠，當時即指派了委員廣事收集關於這事的意見。委員會以組織及方法往詢鋼甲板製造商時，百分之七十五的問題，他們竟置不答覆，因爲他們不能洩漏他們營業的祕密。就軍火商人一般的營業方法而論，則他們不願答覆委員會的問題，其爲另一原因，毫無疑義。

軍器新發明物往往於極短時間內即遍銷全球，大部分實由於軍器業通常的營業術。一般人常認為這種發明物在政府嚴密防範下而能傳佈若是之速，一定是藉間諜的活動。以前英國極想獲得一種適於一切氣候的無煙火藥，因為英國軍隊時常開到酷熱的沙漠地，或常年積雪的高山地。一八九〇年初，他們終於試驗成功一種線狀的火藥。這恰是他們所需要的，所以他們是十分得意，並且天然要把那發明物的成分嚴守祕密，可是就在翌年，一個英人發見俄國亦知道這種俄國極需要的線狀火藥。這時英人的驚異駭怪，可以想知。

在世界大戰的前夕，大家顯然認為下一次的戰爭是怎樣大規模的和令人可怖的一回事。許多預言家都已預料數百萬兵士行將參與大戰爭，他們用了軍火商所發明的，濫售與各國的，不可勝計的，新的巨型的殺人利器，互相廝殺。他們預言數百萬人將因此而死亡，世界經濟將因此而枯竭，許多國家將因此而貧困，而人類文明亦將受到嚴重的威脅。預言家的預言，已不幸而言中了。

第十二章 世界大戰——歐戰時期

參加歐戰的有二十七國，動員六千六百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四人，死亡三千七百四十九萬四千一百八十六人。直接損失估計二千零八十八萬萬元，間接損失估計一千五百十萬萬元。所有利息，退伍兵士的恩俸和其他類於此項支付達數十年之久的支出尚不在內。這種大戰真是空前的了。

不但參戰人員之多和財產損失之巨超越了過去的記錄，就是殺人戰器種類之多，亦是前無其匹。半世紀以前所發明的所改良的各種不祥的戰具都用以互相廝殺；而在戰爭期內，發展當然更多，像機關鎗是改進了，野礮則裝以自動車，射程增加，瞄尺和發射機更精密更科學化。

此外又有許多新器具發現；美國人與法國人所共同發明的坦克車，由英人首先使用。手榴彈不絕的運至前線，鎗彈的射程也是增進了，飛機第一次顯示其爲戰爭的利器。飛行家則從事

於高空擲彈及用機關鎗掃射，殺人不見血的毒氣，也在這時第一次使用了。

戰壕中的兵士，頭上戴着鋼帽，俾免流彈。臉上套着面具，藉抗六十三種致命的化學物。戰壕中的望遠鏡，可使他們不必冒鎗彈之險而得遠見一切。

在海洋戰爭中，潛水艇造成了一種空前的新局面，致海軍政策，戰艦的構造，海面戰爭，以及至今猶未訂定的國際法，都不得不隨之變更。最初的潛水艇其遊弋的範圍甚小，但不斷的改進，後來竟使他們有莫大的危險性，因此許多抵抗這種威脅的方法，亦隨之而發現。如驅逐艦，水中炸彈，抗拒潛水艇的掩護物，特製的魚雷及其他各種可以發覺或處置這潛在海中的敵人的巧妙的科學器具。

戰前軍火商人的活動，使許多海軍陸軍不免會遇到他們國人所製造而售與敵人的鎗砲和一切軍械。德國與英國幾以軍器售與一切國家；至於法國和奧國，和他們亦相差無幾。

比國的鎗械，大都是購自德人，因此當德人長驅直入比境時，便遇到了德製的鎗砲。德人亦曾幫助俄國建設一部分的艦隊，並為之造砲廠，於是德人攻入俄境時，便與德製的大砲對陣了。

克虜伯的鋼甲板，曾售與世界各大海軍國，所以每一次的海軍交戰，德艦隊無有不逢到德製或由德國特許製造的鋼甲船的。在大戰前，德人曾以其極成功的氣球，尤其是小型的拍西伏爾式（Parseval type）售與英、日、俄。英國的定貨在一九一三年由別脫法爾達脫（Bitterfeldt）的某公司所交付的，後來英人便從這個模型進而發明他們自己的小飛船，這是一種抵抗潛水艇最有效果的空中船隻。那英國的拍西伏爾，領着衛隊似的兵艦，很容易發見潛藏着的潛水艇，並很容易招集巡梭的艦隊。與拍西伏爾在一處的船隻，從未爲潛水艇所毀滅。德人又曾以軍械供意大利，後來意人倒戈到協約國一方面以後，他們便以德製的軍械轉攻同盟國。

英國售出之軍器，其數量與德人等。但他所遇到的四個敵國僅有二國購用英國軍器，所以這是他們的幸運。麥克西姆和英國軍火公司曾將新式機關鎗售與全歐洲，並且麥克西姆的專利證雖已出售，但他的理論可爲機關鎗一切新改良的根據。英人在奧匈的阜姆設有一魚雷廠，如果奧國有強大的海軍，英製的魚雷將與協約國以巨創。英人曾在維克杜尼及阿姆斯特朗波沙里（Armstrong-Pozzuoli）二大船塢爲意國建造兵艦，意人的脫離三國同盟，纔免除了

英製兵艦對付協約國的危險。英人曾助土耳其造兵艦和訓練海軍，後來達達尼爾海峽一役，英海軍便受挫於英製的魚雷，並因英製的大礮而失卻戰鬪力。

法國亦曾助其敵人武裝軍隊。意大利和保加利亞都購置那精良的野礮和法國的七五鎗。戰爭的命運把意國置於法國一方，把保加利亞置於同盟一方。在保國的法軍，後來曾爲法國的七五鎗所敗退。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都購買法軍械的，所以當兩國交戰時，雙方都用了法鎗廝殺。奧匈的司各達廠曾助俄國重整軍備，後來俄國使用了奧製的鎗械抗拒奧人。巴爾幹其他國家和比利時，也曾向奧國訂購一些軍火的。

這都是戰前錯綜複雜的軍火貿易情形所引起的。宣戰以後，那些大軍火商日夜忙於以軍器售與本國和本國的聯盟國。因爲數百萬人參與戰事，戰線延長至數百萬里，所以軍器軍火的需要，頗有求過於供之勢。每一個可用的男人及女子，都令他們從事戰爭的活動，各國財富的枯竭，達於極點。

軍火業在大戰中活躍的情形是不能在這裏完全敘述的。卡尼奇和平基金委員會所刊印

的論文，都把這問題做研究的資料。我們在這裏可以把大軍火商人的盈餘數字摘錄下來，那麼從這種數字中，可以看出這問題的一些真相。這些公司的純利雖已很巨大，但是實際上一定尙不止此；因為那漸增的重稅減小了贏餘的數字，並且各國都用巧妙的方法篡改賬籍，使那純利的數字減小。可是就從這些更改過的數字，也可見戰爭對於軍火商人是何等的有利可圖了。

歐洲軍火公司純利表（單位一千）

公 司 名 稱	歐戰前三年的平均數	歐戰初三年的平均數
克摩伯 （馬克）	三一、六二五	六六、六七六
萊因 （同上）	一、四四八	九、五六八
德意志 （同上）	五、四六七	一〇、七七八
戈爾佛夫 （同上）	四、三二九	一一、九二一
司各達 （克隆南）	五、六〇七	一一、三二五
普迪雀脫 （同上）	一、三六〇	三、六一五

司丹爾	(同上)	二、七四九	一四、二六九
荷香布格	(同上)	一、七〇九	六、九六七
希尼台克里莎脫(法郎)		六、九〇〇	一〇、四〇五
霍契克斯	(同上)		八、〇二六
福張布爾脫	(同上)	四、七九二	六、六六三
格士	(同上)	八、七七六	一一、五三六
羅亞爾	(同上)	二、八三六	六、七七七
哈佛爾	(同上)	四、三二一	八、四七五

大軍火商人在歐戰期內的活動，比較的不公開，因為他們力避公眾的注意；不過有兩件關於柴哈洛夫的事實，則為衆所共知。第一件是發生於戰爭開始之時。當查勒斯 (Laurès) 遭人暗殺以後，法政府便趕派衛隊，保護柴哈洛夫的住宅。這種行動決不僅是向一個要人循例表示的敬意。第二件事則發生於大戰最緊要關頭。那時和平的空氣彌漫在許多厭戰的協約國中，這

位大軍火商卻表示贊成把戰事「堅持到底」他在要人會議中發表這意見，一定是很重要的，因為貝蒂爵士（Lord Bortie）曾載入他日記中。

雖然那些軍火商和戰器製造者並不怎樣惹人注意，但他們的忙碌與平日無異。許多衆所共知的事件，都可顯示這些團體的力量及大戰中他們「與敵人的交易」。

例如諾貝爾彈藥托辣斯，是聯合了德國英國公司所組織的國際大機關。在大戰爆發時，他們覺得解散較為得計。後來果真如此實行了，所有公司股份，則分配與德國和英國二部份。這事奇怪的地方便是在雙方政府均加以核准。如果這事發現於其他公司，則或不免要按照敵產概須充公的戰時條例辦理罷。

國際軍火商人的團結可以另一事證時。法國軍火業最大的鐵鑛是在白雷（Briey）流域這是鑄鐵聯會及冶金鑛業公會（Union des Industries Metallurgiques et Minière）的真實的大本營。但這些鑛與德國勞倫（Lorraine）的鑛在地質學上有極密切的關係，所以白雷一部分是德國鋼鐵商所有的。在大戰初期，德人佔據了白雷流域，便立刻把鑛開發自用。一

幅會落在薩雷爾將軍手中的德國地圖上，那法軍火業的大鐵礦所在地註有「勿燬此處」的字句。這種命令確曾執行，因為德人秋毫無犯地佔據了這些財產。那麼不是大家不免要想，法人將傾全力破壞德人在白雷所獲得的利益了嗎？可是事實上絕對不是如此。那裏雖發生接觸，但並沒有遭受大礮和飛機的劇烈轟炸。並且在戰爭期內，德人確在這裏採掘了寶貴的鐵砂。

許多人知道了這事以後，曾一再喚起當局的注意。他們親詣法國大本營，報告此事；但他們的書面證據被退還了，對於白雷鐵案也並沒有什麼舉動。事真湊巧，向法國大本營交涉的一個官員，適又是鑄鐵聯會的一個職員。後來各報紙如通信報（*Correspondant*）、巴黎迴聲報、事業報（*l'Oeuvre*）及巴黎午報（*Paris Midi*）亦都羣起責問此事。政府答覆說，如果法人轟炸了白雷，阻止德人開發該處鐵礦，那德人一定會轟炸法人所需要的唐巴斯爾（*Dombasle*）的鐵礦了。要知這唐巴斯爾鐵礦是法國軍隊所倚賴的主要鐵礦。

這裏我們得到了一個結論，便是德法兩國的軍火商藉着一種超越國家的勢力，可使他們的利源不受擾亂。如果白雷與唐巴斯爾被轟燬了，那戰事或可早日結束；但是那虐待人類，摧毀

著名教堂、圖書館、美術院的破壞之神，當他行近了這軍火商的鐵鑛，竟舉足不前了。

軍火商人的報紙在大戰中也非常忙碌。任何人都能知道軍火商人是利於延長戰爭。股票市場對於和平的消息是很敏感的，每次嘗試探和平的消息發表時，軍火公司的股票市價立刻狂跌。在一九一七年，法國厭戰了，甚至軍人亦祈求着和平。這種數年屠殺與過度勞苦所引起的天然反動力，立刻被目爲「戰敗論」，並採嚴厲的手段以遏制之。大戰中被法人鎗決的和平論者，其數超過了一七九三年法國恐怖時代的犧牲者。

這種情形使法軍火業的報紙大驚。他們立刻謊報和平運動是德人所指使的，並且是德國金錢所賄買的。這種誣衊之辭真是膚淺得可笑，因德國的關心於最後之勝利，較之協約國尤爲深切。軍火業的報紙這樣醜詆攻擊，於是望渴和平乃成不法的賣國行爲，並且是親德主義了。

軍火業報紙又採用了另一步驟以延長戰爭，在德法兩國，忽同時謠傳一種可笑的併吞計劃：德國的策略，因汎德派的鼓動，主張擴張德國領土，割裂法國，在歐洲廣設保護領土，藉以鞏固德國在歐洲的霸權和德國在世界上所佔優勢。同時法國的「和平計劃」正與德國相等。法人

的許多要求中，有佔據萊因河左岸和德國的殖民地，以及打倒「德國的威脅。」

雙方報紙上的戰爭，把一切的和平努力破壞殆盡。彼此對於對方的併吞計劃，都懷着恐懼，因此都奮起精神繼續作殊死戰。

世界大戰最嚴重的局面，便是軍火國際貿易的繼續不已與其範圍遍及敵方。我們且把它具體的觀察一下。英國的艦隊嚴密的把德國對外的交通截斷了，就理論上說，德國得按國際公法向一切中立國購買她所需要的東西，不過違禁貨須受沒收的處分，並須突破封鎖線。在另一方面，法國與英國亦需要素賴德國所供給的某種貨物。那麼能不能使大家都獲到所需要的東西呢？這個問題的解決，須視圍繞德國四周的中立國，尤其瑞士、荷蘭以及斯干狄那維亞諸國的態度了。

近代戰爭的特殊性形成了這一個極困難的問題，便是什麼東西纔是製造軍火的材料。許多可供戰爭用的寶貴原料，在普通工業上也十分需要，例如許多化學品是製造肥料的基本材料，但也可用以製造毒氣。鉛可以製為各種烹飪器皿，也可製為潛水艇。電氣在平時有數千種的

利用法，在戰時的軍火業中也有數百種的利用法，例如以電氣從空氣中提取硝酸鹽等。棉花用於紡織，同樣也用之以製火藥。這種情形在戰爭期造成了廣闊的重要的戰爭材料的貿易，其詳情是頗饒興趣的。

海軍少將康綏脫 (M. W. W. P. Consett) 是戰時英國駐斯干狄那維亞的海軍參贊。他在戰後，曾著有一部聳動視聽的書，名為非武裝軍隊的勝利。(The Triumph of Unarmed Forces) 其所敘的事實都是他目覩的。以下數則也便是他所論及的。

在大戰中，各國都知脂肪的重要，因為製造炸藥的主要原料甘油，便是從脂肪提取的。例如英國軍隊中，一切肉類的殘屑都妥為收藏，並且所有的剩餘脂肪，都用以提煉甘油。這脂肪需要的問題，造成德人殘忍成性的驚人故事。據說德人的甘油，有的是從他們軍人的屍體中提取的，不過這傳說後來曾證明為不確。協約國獲得甘油是比較的便利，因為他們的船隻可以沒有多大困難的在七大洋中行駛着。但是邊境幾被嚴密封鎖的德國，怎麼辦呢？德國的形勢既若是嚴重，所以康綏脫說，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對德的封鎖若能真正嚴密的執行，那可以使德人

在俄國潰敗，而於羅馬尼亞參戰以前便乞和了。

這封鎖的所以沒有嚴密執行，是因為英國的商人，他們接得了丹麥訂購菜油、脂肪和油渣的定單後，雖覺得數量超過了丹麥平常的需要，也不窮究其用途。丹麥向遠果的英國屬地訂購同樣的貨物，因英國船的幫助，這些定貨也全都交付了。像這樣的交易毫無阻礙的做了三年，在此時期內，德人製造爆炸品便沒有困難了。

康綏脫又提及紫銅從卡國經由意大利、挪威、瑞典、丹麥和瑞士運往德國的故事。德人對於這種金屬品需要之殷切，看了他們請國人輸助銅的烹飪器皿及沒收比國各種紫銅製的物品的事實，便可知道。現在英國商人又來救助他們了，他們先將紫銅運到各中立國，然後即刻轉運到德國。茲僅將瑞典、挪威輸入德國的紫銅數量，摘錄於下：（單位公噸。）

一九一三年 一九〇〇

一九一四年 四三六六

一九一五年 三八七七

一九一六年

二五六三

一九一七年

二〇二

後來經康綏脫提出嚴重的抗議，纔使該交易停止。

類於這故事的，更有在大戰之前及大戰期內以鎳售與德國的事。一九一四年，鎳的主要國家是挪威、加拿大及法國的殖民地新喀利尼亞（New Caledonia）。英人嚴格的統制着加拿大的鎳市場，甚至不願把鎳售與美國，如果在沒有證明用途的時候。他們又和挪威訂約，承購大部分的產量，但在如此情形下，挪威每年輸入德國的鎳，達一千噸左右。

可是論到法國新喀利多尼亞的鎳，情形就不同了。法國鎳公司是由法銀行家羅斯契爾茲（Rothechilds）所管理的。該公司的董事有兩個是和克虜伯及弗萊克福的冶金廠有密切關係的德人，而這兩家德國公司中，凱撒皇是大股東。一九一〇年，克虜伯已覺戰雲彌漫，戰爭頗有爆發的可能，因此他便開始購入充分的鎳。德國通常鎳的需要量，每年約三千噸，但是從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克虜伯自新喀利多尼亞購入的鎳約二萬噸；而大戰開始後，仍有輸入。

當時，鎳是製造軍器非常重要的材料。英國立即把他列爲戰時違禁品之一，因此一艘懸了俄旗運鎳給克虜伯的船被扣留沒收了。但在法國就不同，在一九一四年的十月一日，從新喀利多尼亞運鎳二千五百噸交與克虜伯的挪威船一艘，被法陸軍扣留了，並且被捉入布勒斯脫（Brest）港。他們認爲這是戰利品，誰知巴黎立刻來命囑將該船釋放。當地的官員大爲驚異，並對於該項命令提出疑問；但他們所得的答覆仍是飭令放行，於是那一船鎳便直運赴漢堡（Hamburg）。法國直至一九一五年五月纔定鎳爲戰時違禁品，並統制新喀利多尼亞的鎳的出口。在這時候，鎳公司和羅斯契爾茲已經將事情安排安定了——德國已購入的鎳，足夠好幾年的應用。

鎳的輸入德國，在整個的戰爭期內，常變動無定，因此德人決意要設法使其穩固。那商業的潛水艇德意志號（Deutschland）曾完成其駭人聽聞的似演劇般的航程，自美國載歸了許多切需的化學品，和值約六十萬元的鎳四百噸。該鎳是與弗萊克福的冶金廠密切聯絡的美國金屬品公司（American Metal Company）所售與德人的。但那鎳是從何而來的呢？那不是

來自加拿大，因該處的市場是被嚴密的監視着。所以唯一的來源，又是新喀利多尼亞了。那裏的輸出數字，表示與美國的交易十分活躍，由此可見法鎳的一部份，是由德意志號運歸德國，以延長大戰。

關於西班牙本那洛耶（Penarroya）的鉛，亦有同樣的故事。本那洛耶鑛公司（Société Minière de Penarroya）握着世界上最重要的鉛鑛，這些西班牙鉛鑛每年的產量約十五萬噸，佔全世界產量的八分之一。自一八八三年法銀行家羅斯契爾茲管理這鉛鑛以後，至一九〇九年他便和弗萊克福的冶金廠結合，而凱撒皇和克虜伯又都投巨資於這弗萊克福冶金廠的。這國際的合夥繼續至一九一六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雙方都獲巨利。羅斯契爾茲的與德人共同經營該公司，直至反對派將揭破他的秘密時，他才舉以告人，因此在戰爭期內，這公司在德法的管理下達二年之久。當大戰爆發時，該鑛曾以十五萬噸的鉛經瑞士轉運入德國，而同時法國卻也需要孔殷。後來鉛重行輸入法國時，其價高漲，以致所付的代價幾倍於英國鉛的輸入。從其他鑛區所採掘的西班牙鉛，也由德法合辦的法國索潑維斯公司（Société Fran-

cause Sopurth)經營的德人喜米茲 (Hermann Schmitz) 是該公司的董事。他在一九一五年五月終於去職了，原因是「在現在的環境中，他不能充分的盡他的職守。」

這一類事情，並非全是英法人所特有的，德人也很明白。魯貝克 (Lünebeck) 的上議員波薩爾 (Possehl)，是德國的鋼鐵大王，他在瑞典、挪威和俄國都有財產，不過主要的工廠則在瑞典的法加斯特 (Fagersta)。波薩爾是一個熱心的愛國者，常自炫其愛國的不敢後人。他輒盛稱德國的「健兒」，所以當他們開赴前線時，他每蒞車站送行，他最大的困難便是如何處置其設於俄國的工廠。如果繼續開工罷，那便是幫助俄國攻打他的祖國；如果在戰爭時期內停工罷，那俄人便要沒收他的工廠。最後他宣稱「照常工作」即由瑞典的工廠以原料供給他俄國的工廠，而該廠使用那原料爲俄人造戰具。德國的軍事當局聽得了波薩爾奇異的愛國行爲，便控他賣國。當開庭審訊時，他聲明這是爲預防工廠被俄國沒收的不得已的舉動。法庭批評了忠實的他的辯白，而判決以後，就是凱撒亦認爲很滿意。可是法加斯特的出品何不轉運到祖國？一個德人爲何不願犧牲他俄國的工廠而願供敵人利用？這些都是德國販夫走卒及士兵所大惑不

解的。

在大戰中，瑞士是交戰雙方貿易的重要居間人。他的四周被交戰國包圍着，而這些交戰國都是非常急切的需要各項戰具，並且願以重價購買。這多山的小國禁不住利慾的引誘，所以不久便成了經營國際商業的中心。爲瑞士人的名譽起見，事前必聲明那些國家曾恐嚇他們說，如果瑞士人不接受他們的請求，他們將以種種的報復手段加於他們。所以雖然瑞士政府曾禁連戰器，但偷運和曲解條文仍造成了活躍的交易。

這種貿易的詳情，常是非常有趣。德國需要置造爆炸藥的化學品及造鋁的鐵礬土，法國因爲他一部分的鐵礦被敵所佔，所以十分需要鐵和鋼。瑞士人便做了雙方轉運的樞紐。大戰中，有好久德國每月輸往瑞士的鋼鐵平均達十五萬噸，而有幾個月竟達到二十五萬噸的高峯。這些鐵，有的是鐵屑，有的是製造品，如鐵路軌道及有鉤刺的鐵絲。德國商標是在瑞士撕去的。德國幾家經營這種商業的公司，曾被控爲賣國，但是他們答辯說，他們所做的買賣，實際上不過是德、法雙方因此可在戰期內交換生活上必需的材料。法庭批准了他們申辯，並且宣布他們爲無罪。

法人在這類貿易中也很盡力。一九一七年的炭化品案發生，曾轟動一時。

這交易始於一九一四年的十一月。龍開公司是一家德人創辦的瑞士公司，而董事會中則有法人、意人、德人、奧人，其國際性與十足的軍火公司相似。法國的炭化品商務公司（*Société Commerciale des Carbures*），藉口於以貨抵債，把三百噸的硝基精連交瑞士的龍開公司。硝基精是可以改造為製造火藥所必需的硝石的化學物。那法國公司確實欠龍開的款項，但他所交付的化學物，其值超過他的負債額甚巨。

當這種秘密交易在一九一七年揭破後，羣情很激昂，而法庭亦開始審訊這些大工業家的賣國罪，但這轟動一時的賣國案，轉瞬便「寂靜無聲」，報紙亦鮮有一字提及此事，僅有若干激烈的報紙知道其中定有黑幕。被告聲稱，他們不過是償付商業上的債款，並且他們深信該項化學品是用以製造肥料的。當然，這是可能的。在審判時，神祕的勢力似已奏效，據說那是這些大工業家的知友普恩卡的力量。訴訟程序勉強的舉行，最後的宣告無罪，也沒有使任何人感到驚異。法國的鐵礬土在戰期內也自由輸入瑞士，在那裏改變成鋁以後，使轉運德國以備製造潛

水艇。瑞士每年售與德國的鋁約二萬噸，售與協約國約二百噸。至於硝石，據說瑞士所售與德人的，足製步鎗彈五百六十萬顆，或手榴一萬四千七百萬粒。一九一七年，德國藉瑞士人的幫助，曾製造硝石三十萬噸。在戰前，世界的總產量每年爲二十一萬四千噸。

瑞士不但是交戰國雙方的商業居間人，並且以大量的電力供給雙方。電是從空氣中提取硝酸鹽特別有用的東西，戰期內煤的缺乏，使瑞士人不得不發展他們的水力電源。他們與德國、法國及意國交界的地方，添設了許多利用水力發動電機的大電力廠。他們把電傳達到這三個鄰國是一件不費力的事，計輸入德國的達三十八萬二千馬力，輸入協約國約達七萬六千五百馬力。

經營這種鐵，鐵礬土，化學品，以及電力所獲得的利益是極鉅大的。當時瑞士的統計當然是不足恃的，有幾種報告的正確性僅百分之二十五。瑞士在極大的壓力上所給與交戰國雙方的幫助，其與戰事的延長很有關係，這是無疑的。

戰期內交戰國的國際貿易故事還不止此，德國蔡司廠所製造的透視鏡及光學儀器，是全

世界所需要的，各處的陸軍海軍方面，都用蔡司的出品，如瞄準器和發射指揮器。英人在戰期內需用蔡司出品甚殷，並曾設法達到目的。至於他們如何獲得該項用具，則言人人殊，有的說是由荷蘭轉運到英國的，有的說是英國曾獲得幾個蔡司工人，並「勸誘」他們在英國的維克廠從事製造。無論英人用的方法是怎樣，總之在斯加基拉克（Skagenrak）一役中，他們所用的蔡司儀器，是在大戰開始後得到的。

德軍到處因本國人所製造的材料而陷於悲境。在凡爾登（Verdun）附近的驚心動魄的大戰中，杜奧蒙砲臺（Fort Douaumont）一再是雙方爭奪的目標，且雙方曾屢得屢失。在一次戰爭中，德軍衝進了鉤刺鐵絲網，該網不過是兩月前德國馬特白格工廠（Magdeburger）運入瑞士的。

世界大戰最重要的一點，便是軍械軍火的大量需要及軍火商的巨利貿易。如果把美國在大戰中的地位加以檢討，就更爲顯著了。

第十三章 世界大戰——美國參戰時期

一九一四年爆發後，世界大戰，美國總統忠告他的國人嚴守中立，甚至思想上也要嚴守中立。但一九一八年休戰條約簽字時，美國增添了二萬一千位的新財翁；杜龐公司的股票每股自二十元漲至一千元，慕根在兩年內的盈利據說超過了老慕根一生的收入。

在大戰開始時，歐洲各國深信戰事不致延長，並且深信在戰期內其軍火可以自給，所以在第一年內，他們的需要大多是仰給於存貨的。待戰事延長的趨勢已漸顯明，於是各國急求新供給的來源。

列強中依舊嚴守中立的僅美國一國。論理，交戰國雙方均可依照一九〇七年海牙會議的國際公法向中立國購貨，而中立國亦有出售貨物與交戰國雙方的權利。這並不是一個新局面，因此許多中立國在這幾年中與雙方都從事貿易。

現在，一個新的因素生發了。德國是被封鎖了，至少在理論上，是被封鎖了，協約國方面是不許中立國的商業通過封鎖線的。戰事違禁品表上羅列着的物品，一天多似一天，差不多成爲絕對的封鎖。對於這點，美國雖非常憤怒，但協約國毫不肯讓步；於是實際上獲得美國軍火與軍需的僅協約國一方而已。

協約國向美國訂購大批軍火，始於一九一五年的下半年。他們在美國設有中心採辦局，每日所購之貨平均達一千萬元。自一九一四年的八月迄一九一七年的二月，美國售與各國的貨物值一百零五萬萬餘元。

這交易中軍火佔着絕大多數。在一九一四年，計輸出四千萬元。一九一五年，計三萬三千萬元。一九一六年達十二萬九千萬元。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協約國向美國所購的軍火共值約四十萬萬元。軍火當然決非貿易中唯一的項目，那輸出品的長表中，列有：鋼鐵、炸藥、棉花及棉織品、小麥、紫銅、黃銅、皮革、化學品、鎗砲、汽車、麪粉、五金材料、穀馬、電線、皮鞋、火車、騾子、大麥、毛織品、車胎、飛機、機器腳踏車等。

一九一六年是美國的工業史與財政史上最昌盛的一頁。巨額的輸出，造成了國內求過於供的局面，因此各物價格飛漲。美國產業其自美國人錢囊中所獲得之利益，遠過於與協約國之貿易。

天空中僅有的雲片便是恐怕戰事即將結束。每次和平的消息傳出時，軍火公司的股票跌價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戰爭曾給美人以繁榮，但是災禍將隨和平而降臨了。漸漸地許多憂慮籠罩着美國的工業與財政。他們想，假使德人勝利了，那便怎樣？那是決不會的。我們可引紐約時報的財政編輯拿耶斯（a. s. Noyes）的話，他說華爾街自始就預測協約國戰勝，並且始終沒有動搖這信念。

德國的頑強抵抗，與軍事上所佔的絕對優勢，任何人不能逆料戰事的結果。戰事其將處於僵局而結束麼？其將不分勝負而擄和麼？凡此思想，使華爾街不免於戰慄。美國的經濟都孤注在協約國的馬，賭注是這麼大，如果這馬不能首先跑到終點，則此後的情形，誰都不敢設想。

可怕的時光緩緩的流着。大海中擠滿了以各種給養品運交協約國的船隻。於是夢魔又來

擾亂華爾街了。他們想到協約國將如何償付這些貸款呢？各國以前借給美國的借款已抵償清楚，美國已從債務國一躍而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一九一七年初，協約國除以借據給美國外，什麼都不能交付。有些已經成立的大借款並無擔保，甚至切實宣稱協約國方面的債，以後將完全沒有擔保。華爾街聽得這消息，無疑的是十分憂慮。他們執有的美麗花紙紋的票據，行將變為「廢紙」了。一九一六年美國的商業與經濟躍昇至使人頭暈眼花的最高峯，那麼一九一七年他們將崩潰而下墮深淵嗎？

不，這時的黑暗也便是曙光的開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美國亦參戰了，於是那些利用戰爭的商人又回復常態了。美國的參戰是否完全為軍火商人及財閥的利益，這裏我們無須爭辯。當然此外還有其他許多原因。費煦（Hamilton Fish）所提出的問題，較為中肯。他說：「世界大戰起於運輸軍火，不是一個事實嗎……我們繼續不斷的輸出軍火，不是大戰的原因嗎？」美國與協約國的關係既是密切繁多，所以只有投入漩渦纔能使國家免於經濟的崩潰。

一九一七年國會席上有人指責慕根在一九一五年三月，組織一規模宏大的宣傳機關，賄

買十二家著名的出版公司，一百九十七家報館，從事鼓吹「勸誘」美人加入協約國。不但如此，法國的一位史學家兼政治家漢諾托克斯（Gabriel Hanotaux）在他所著的大戰史中，說他在一九一四年曾與慕根公司中一個職員，共同草擬在美國製造戰艦的大計劃，俾把美國牽入戰爭漩渦。他又說法國在一九一四年已預備搆和，但那位慕根的股東力勸法領袖不要在那時遽談和平。

當參戰事確已成熟，軍火商人乃不勝愉快。威爾遜總統在國會中的對德宣戰演說纔畢，華爾街的應聲隨之而起。鋼鐵托辣斯的蓋雷（Judge Gary）說：「這真是對極。」國家市銀行的梵特列潑（Frank Vanderlip）說：「這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美孚油公司的克雷（Martin Carey）說：「那演辭表示美國人民真實的精神。」保證信托公司（Guaranty Trust Company）的總經理華雷斯（James Wallase）說：「總統的演說偉大極了。」

隔了幾天，就宣佈對德絕交了。消息纔到達華爾街時，據紐約時報說：「華爾街的銀行及經紀人的屋頂上飄揚着星條的國旗。那裏一致發出慰藉的共鳴。」在物品交易所市場上，三百位

經紀人歡唱着國旗歌，股票市面是立即飛漲了。

美國的參戰始於一九一七年四年七日，終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這時期內，費去經費二百二十六萬二千五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四十三元；除與協約國的賬又增加了九十四萬萬五千五百零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五元。這參戰對於華爾街是十分的重要，因為有美政府絕對保證他們借給協約國的債款。因戰時財政所遭遇的危險，現在是可免除了；不但如此，除了協約國，美國政府也得訂購軍需品了。

在這二百二十萬萬的大款中要找尋出相當的用途真相，確是困難的工作。軍火監督員記錄美國政府在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一八年間的大量購買，彙為二大巨冊。像這樣的巨額金錢，不是一代所能償清的。政府損失固然達二百二十萬萬元之巨，但各種貨物騰貴之數尤不在內。每噸的麥漲到了三元二角五分，但農人僅獲得一元三角。棉花價格達到了四十五年中的最高峯，其他各種貨物也莫不如此。

美國軍火商人和他們的關係人以及財閥在戰時所獲得的利益確數，是無從調查的。他們

早就明白，就是宣布他們純利的約數，也是不妥的。聯邦商業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指出這些公司營業的特殊方法，批評他們「非常的貪婪，公然的欺詐。」該會「暴露了這些大公司，在賬籍上所舞的弊……用詐術使成本毫無根據的提高，增加職員的薪資，增添折舊的項目，把資本的官利概算在成本內，虛報原料的進價，竄改資產的目錄。」

雖然如此，那發表的純利仍是很龐大。杜龐在一九一六年所付與普通股票的紅利爲百分之一百。美國合衆鋼鐵公司在一九一七年所獲的純利，超過他普通股票的票額數百萬元；而那種股票，大多沒有相應的實際財產，僅增加公司名義上的股本罷了。一九一六年，該公司報告其盈餘之數較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及一九一三年盈餘的總數，超出了七千萬元。倍斯勃黑鋼鐵公司在一九一七年所付的紅利，每股達百分之二百。從美國財政部的報告，可見在戰期內有六萬九千人的收入，超過了他們平時的收入達三十萬萬餘元。

不久，那攻擊這種藉戰爭而牟利的聲浪四起，於是聯邦商業委員會被派調查此事。但是當該委員會正擬宣布一切損害的事實時，忽奉命停止工作。該會所發表的二十頁報告書中，曾說

這調查的工作，宛如開掘一個富饒的鑛，不是庸碌膽怯之人所能擔當的；至於他們的工作，當時尚未抓爬到該鑛的面層。後來另由參院的委員會繼續工作，但他們又中途而止了。那「掩蓋洗刷」的技術，便是請求檢察長接辦那調查事宜以及編製報告。

就是如此，那數十頁的統計，仍能顯出軍火商人，軍需承辦人以及銀行家在戰期內所獲的巨利。下列便是他們的純利表：

美國軍火公司戰期內純利表（單位千元）

公司名稱	戰前四年中平均數	大戰四年中的平均數
合衆鋼鐵公司	一〇五、三三一	二三九、六五三
杜 龐	六、〇九二	五八、〇七六
倍 斯 勒 黑	六、八四〇	四九、四二七
安 納 康 達	一〇、六四九	三四、五四九
烏 達	五、七七六	二一、六二二

美國化煉公司	一一、五六六	一八、六〇二
共和鋼鐵公司	四、一七七	一七、五四八
國際商船公司	六、六九〇	一四、二二九
阿脫拉斯火藥公司	四八五	二、三七四
英美製造廠	一七二	三二五
加拿大造車廠	一、三三五	二、二〇一
克洛卡車輪公司	二〇六	六六六
赫克利斯火藥公司	一、二七一	七、四三〇
尼爾倍門廳特	六五六	六、一四六
斯各維爾公司	六五五	七、六七八
通用汽車公司	六、九五四	二一、七〇〇

就全體言，其量至爲可驚。至於各軍火公司在戰期內的活動，有數點頗足記述。協約軍的軍火，其百分之四十係杜龐公司所製造；而美國政府軍用炸藥的大部分，亦由該公司供給杜龐公

司的職工，自五千人增至十萬人。在一九一四年，他火藥的產量是二百二十六萬五千磅。一九一五年，因接受協約國的定單，於是產量便增至一萬零五百萬磅。一九一六年增至二萬八千七百萬磅。美國參戰後，在一九一七年便激增至三萬八千七百萬磅。一九一八年爲三萬九千九百萬磅。數年以後，國會委員會發現政府的購價每磅爲四角九分；但該公司的成本，則每磅約僅三角六分。此無怪杜龐公司的資產，在戰期內能增加百分之五十。

大戰給予杜龐公司一個紀念日，這不是其餘的公司所能遭遇到的。一天，當他們正在交付俄國的定貨時，忽接得一張支票。他們看了以後，不覺笑了，原來那是一張六千萬元的從未見過的巨額支票。

杜龐在戰期內是非常發達；但是那專造來復鎗、刺刀和軍火的文傑斯脫軍火公司的貿易也不壞。他們一九二一年的目錄上，曾自認擔任過大戰時期內的工作。在戰爭期內，他們售出的大礮、來復鎗、刺刀、礮彈和鎗彈共二千萬萬箱。此外，文傑斯脫公司又造大量備換的另件和附屬品，數百萬的大礮彈和小口徑的鎗彈，還有許多供全國保衛團、訓練營、射擊室和私人保護身

體財產之用的「遊戲式的鎗。

「在世界大戰期內，文傑斯脫的出品，迄未有一件被美政府所退還。在美國參戰前，他們爲外國製造的鎗彈達七萬萬顆，也從未有一顆被退還。

對於該公司的服務戰役，他們自己有這樣的評論：

「文傑斯脫公司在大戰期內活動的概況，可以使我們得到一個結論，那便是爲什麼我們深信在多事之秋，曾克盡厥職；爲什麼爲國家爲我們忠實服務的二萬二千個職工，值得感謝。」至於他們戰期內的盈餘與文傑斯脫資財的增加，則無隻字提及。

大戰期內，毒氣業在美國也是非常發達。自毒氣在大戰中用爲殺人利器後，美國即從事製造之。在戰事結束以前，美國化學家已陸續發明六十三種毒氣，更有八種已預備使用。歐其伍特（Edgewood）的兵工廠以及該廠的支廠，每星期可產毒氣八百十噸。這個產量大於任何國家的產量。如法國每星期僅產三百八十五噸，英國四百一十噸，德國則更形落後，每星期不過產二百一十噸。

至於美國的八百十噸，還不過是他們初期的產量。在大戰結束前，他們已預備增加到每星期三千噸。美政府對於軍用化學業曾投資一萬萬元，並擬僱用四萬八千個工人從事製造；可是在使世界確知美國這項實力以前，那休戰條約便簽訂了。

一九一五年五月六日的美國機械雜誌上所載的克利夫蘭自動機器公司（Cleveland Automatic Machine Company）的一則廣告，是引起國內外的興奮的故事。該公司有一具製造榴霰彈的機器，急於出售。用這種機器製造的榴霰彈，其殺人能力遠過於他種機器的製造品，因為這是含有毒氣的榴霰彈，能於四小時內使人受了「極度的痛苦」而死。茲將該廣告摘錄於下：

「該材料富於高度的伸展力，並極特異。在彈殼爆發時，便有碎裂成小片的趨向。其調整時間的藥線，與一般的榴霰彈無異，所不同的便是這種彈殼的中空處，有兩種使他爆裂的酸性物。當這兩種酸性物混合時，其所發的爆炸力，不是其他同類的彈所能及的。不但如此，那些碎片因爆炸而沾及該酸性物，故一着人體，倘不立即醫治，即可於四小時內使人受了極度的痛苦而喪

失生命。」

「照我們所知的前線情形，凡受這種彈殼擊中者，決不能隨時獲得醫藥上的治療而免於死亡。如該項碎片射在頭部或身體上，則傷處應立即敷以腐蝕劑；如在四肢，則須將其截斷。因爲現在還沒有相當的解毒藥足以消除該毒性。」

「從此可見這種榴霰彈實優於一般的出品，因爲普通榴霰彈的碎片如射入肌肉，並無多大危險性；蓋其中沒有立須醫治的毒物。」

這廣告引起了各方的重視。有的一致斥責，並嚴正的批評美國機械雜誌不應登載這項廣告；有的主張罰令該雜誌停刊。美國商部部長雷特斐爾（Redfield）對於該雜誌，亦加以申斥。該廣告不久便流入德國，並且傳佈極廣。議會中每席上都置有該雜誌，激烈的討論於是隨之而起。駐柏林的美大使 耨拉特（Gerard），曾有報告致國務院，並附以其個人的意見，認爲該項廣告是一種企圖對美反傳宣的笨拙的杜造物。但該廣告雖與德國激烈分子以攻擊的資料，可是十分確實的。

在這廣告所引起的波瀾中，克里夫蘭自動機器公司終於出來作掩飾的「解釋」了。他說這不過是一種錯誤，一種誤會。原來該公司以關於榴霰彈機械的廣告送登美國機械雜誌時，曾另附論文一則。這類論文是該雜誌常有的。論文的一部分，因疏忽而排到廣告裏去了。這不幸的互掉，遂惹起了各方的抨擊。紐約時報及其他刊物都討論這問題，力為該雜誌與廣告人辯白。這種文字顯然是不可取信的。特別是因為華盛頓的負責官員會嚴斥該雜誌登載此項廣告的舉動。

倍司勒黑鋼鐵公司利用報紙是很成功的。它是以鋼甲板售與美政府的三大鋼鐵公司之一。政府對於鋼板價格的高昂早已不滿，不過這或許是政府自己的過失，因為在「美國海軍鼻祖」羅斯福的政府之下，對於鋼板製造商人向抱公款補助的政策。米突佛爾鋼鐵軍械公司曾以賤價與其同業競爭數年，但在價格恢復到與一般公司相等以前，迄未獲得政府的定貨。米突佛爾「明瞭了此中內幕」，終於放棄跌價競爭的辦法。此後便與卡尼奇、倍司勒黑等公司同獲政府的鋼板定貨。從此可見政府似有扶助孕育本國鋼板業的企圖。

後來國會認為鋼板商索價過昂，所以決議國家自設鋼板廠，並指定委員會從事調查所需

的費用。結果據報需一千一百萬元方足突出那「鋼板派」的勢力。

鋼板製造商聞訊，真是驚惶失措。他們將怎樣辦呢？如果政府真自己設廠，他們便將失去許多交易，且恐不免於減價以競爭。他們在華盛頓提出抗議，但是國會堅欲進行。這時倍司勒黑想起了報紙的勢力。他以巨款在三千二百五十七種新聞紙上大登廣告。攻擊政府計畫的「不智」。後來在國內銷行數百萬份的二十六種公報上，亦接着刊登該項宣傳。

倍司勒黑宣稱議會所考慮的行動足以妨害工業，實在毫無意義，因國中已設有鋼板製造廠；並且很不經濟，因官辦的決不能獲得與私家公司同樣優良，同樣經濟的出品。最後，還足以影響國家的安全，因為政府決不能探悉該業最近發展的情形，所以美國製造的軍艦將用次等材料，這是可斷言的。

報紙亦立即羣起附和，所以倍司勒黑不久以後，使得引證許多國內報紙一致認為政府設立鋼板廠殊屬不妥，及浪費人民金錢的評論了。

在這報紙宣傳運動中，倍司勒黑對於外界指斥他欺騙和非法的活動，亦加以答覆。他說自

一八八七年後，他售與國家的鋼板爲九萬五千零七十二噸，每噸的平均價爲四百三十二元六角二分，總數約共四千二百萬元。在同時期內，他售與其他國家五千三百三十一噸，其價格高售於給美政府的約三分之二，低於美政府的約三分之一。現在他已預備將售價減至前所未有的最低限度，那麼爲什麼國會還要虛糜民財，建造鋼板廠呢？

倍司勒黑真是變化無窮，他時而引證報章評論，時而否認欺騙行爲，時而宣傳其如何愛國。這結果，第一便是國營鋼板廠的計劃已作罷論，第二便是一九一六年的造艦程序中，倍司勒黑鋼鐵公司的附廠，倍司勒黑造船廠（Bethlehem Shipbuilding Company），獲得八十五艘驅逐艦的定單，價值爲一萬三千四百萬元。

臘明登在大戰期內也是非常忙碌，他這時的發展，有一位熱心的史家會這樣敘述：「一九一四年初，伊立安和白立其港的兩廠，平日約僱三千七百個職工。大戰發生以後，訂購來復鎗、小型軍器、軍火、刺刀以及如法國七五鎗的大子彈的定貨單，自英、法、俄、塞爾維亞等國雪片飛來。原有廠房已不敷應用，乃搭蓋臨時房屋，以資擴充。又在白立其港添建大規模的新廠，製造俄國所

定的來復鎗；在紐傑賽州的霍北根（Hoboken New Jersey）建一十二層的廠房，製造俄國定製的彈藥。又接辦威爾蒙州斯橫頓（Swanton）的某廠，從事製造法國來復鎗所用的彈藥。

美國參戰後，「軍器產量的數字，自數千激增至數百萬，彈藥自百萬激增至數十萬萬。其製造品如白郎寧機關鎗，一九一七年式的來復鎗，四五十口徑的手鎗，刺刀，以及其他軍用品，數量至足驚人。」戰事激烈之際，臘明登半天的出品，在平時則須工作四月。

美國軍火業在國際商業場中活動的間接說明，可看恩非而特（Enfield）式來復鎗的故事。在大戰期內，英國曾向臘明登訂購大批的恩非而特式來復鎗，該廠先後交付七十萬枝。但當時恩非而特鎗並不是最優良的鎗，因為美國人發明的斯撥靈非而特鎗，在多次試驗以後，認為更要優良。那英國的恩非而特鎗，實是一種過渡的鎗，因為英人在一九一四年自己對它亦深感不滿，正在設法求替代品。他們的所以仍舊採用它，是因新鎗的試驗工作尚未成功。

常臘明登（與文傑斯脫）接得了英人訂購恩非而特鎗的定單後，他們改組工場，調整機械，添置新機械，費了數月的光陰。美國參戰後，政府便向這些小型鎗械公司試訂大批的斯撥靈

非而特鎗。這時他們知道製造斯撥靈非而特鎗，工場勢必再事改組，機械必重行整理。如是要數月以後，始能將出品交給政府。唯一的解決辦法，只有請美國軍隊改用美國工廠隨時可以製造的劣等英式恩非而特鎗。後來果如此辦，於是大戰中的美國軍隊方面，斯撥靈非而特鎗與恩非而特鎗是並用的。某國會委員會曾以此事反駁軍火商人所說的，國外定貨「可使他們時時習練」，以應付美國非常事變的話。在此事例中，國外定貨則削減了美國軍備的實力。

大戰期內崛起的另一軍火公司，是合衆彈藥公司（United States Cartridge Co.）這家公司在大戰數年中，做得了最好買賣。當時因為要應付協約國的定貨，所以在南勞惠爾（South Lowell）造一分廠。在美國參戰後，那勞惠爾中部的停工數年的規模宏大的比其勞氈廠（Bigelow），便立即改爲最新式的彈子廠了。職工在一九一四年自一千二百人增至一千五百人，產量亦增加甚速。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其彈藥分售與英、俄、荷、意、法等國及美政府。與軍器總產量曾達二十二萬六千二百六十七萬一千單位的最高峯。

與這些軍器製造商人及軍需承辦商人的「成功」相對的有着不少可悲的失敗呢！這種

失敗情形，哈定大總統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的一封信內，曾概括言之。他說：「我國政府……爲製造飛機、大礮和彈藥，費去款項達五十萬萬至六十萬萬元之巨。可是據正式的證明，在大戰前線活動的美製飛機不及二百架，美製的大礮不及二百尊；而美國礮隊所消費的軍火，根據同一證明，屬於美國製造的不及百分之一。在輸送局辦理下，政府支出約三十五萬萬元。但我自陸軍部獲得一奇異的報告，據說運輸美軍隊到歐洲前方參戰的船隻，僅有一艘是輸送局造的。這是一隻自由號（Liberty）貨船。據陸軍部的報告，該船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中約載軍士五十名赴歐洲。」

那最失敗的便是大礮、飛機及輸運，這是顯然可見的。美國的軍火製造業以製造小型軍器軍火聞名於時，其優點且已於大戰中證明。他們也能製造小型的自動大礮，並曾很成功的製造大批的法國七五式礮。至於重礮，則毫無成就之可言，所以只能仰求於協約國。同時運輸兵隊也不得不用各種有效的輸送法。

飛機的失敗，全在缺少經驗，審查不嚴格，並且說不定還有欺騙。飛機雖尚在幼稚時代，但當

協約國已有長足進步時，美國則仍在繼續製造簡陋不堪的哈維蘭（De Havilland 4s）式機。飛行家稱他爲「發燄的棺材」，因其造成慘禍的機會，三倍於他種飛機。截至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用於飛行上的經費已超過十萬萬元，但是美製的追逐機、戰鬪機、轟炸機，竟沒有一架到達前方，至於運輸失敗的原因，大部分是時間不足。美國人對於造船是很擅長的，但事變的襲擊若是之速，致運輸局到戰事結束後纔得開始交貨。

其餘許多相同的事件，曾由格辣赫姆戰事經費審查委員會（Graham Committee on War Expenditures）在和會數年後一一審查之。那些卷帙繁多的報告書，是戰事行動的重要史料。其中毫無疑義的一點，便是軍火商人獲利甚巨。

第十四章 大戰後情勢的變幻

「變化愈多，愈和本來的相同。」這是法國人說的，法國人也應該知道的。他們是冷嘲熱罵的克里孟梭，柔順的泰狄歐，和詭謀的普恩卡的同國人。無論美國的摩西對於新「十誡」的四點在和議中怎樣堅持，但那草擬和約及解釋和約的人，一定明白根本上什麼都沒有改變。在民族自決的名義下，歐洲與近東的版圖已改色，添了不少的新國家。可是這種辦法仍足以造成敵對的聯盟，祕密外交，恢復失地等等的舊局面。「委任統治」是反對舊殖民地的新運動，但不久以後，各國均視「委任地」爲其屬地，或爲其保護國。「賠償委員制」在國際間造成的糾紛，甚於舊日的軍事搶掠與賠款，巴黎所訂的和約，其中有不少可以釀成糾紛，爭論與戰爭的動機。最後國際聯盟會成立了，這是新時代的先鋒；但察其行動，僅是一個支撐和約的組織罷了。

如果要有一個精細的企圖，以造成軍火商人興盛發達的局面，則無有勝於此次的和議了。

在「以戰爭終止一切戰爭」的活動結束以後，希尼台、維克、司各達，甚至垂頭喪氣的克虜伯又都作捲土重來的準備了。

希土戰事爆發時，正和議談判尚在進行之際。回教人的慘殺耶教徒，是無怪威尼綏拉（Venizelos）和他兵士要尋釁。英人袒護着希人，而維克公司因柴哈洛夫爵士的從中斡旋，在希人長驅直入小亞細亞時，售與他們不少軍火。法人在東方諸國中亦有利害關係，所以他們並不禁止希尼台以軍火供給土人。

在這「新的世界中」，不久便有兩個邦交甚篤，實際又是同盟的國家，各袒護着交戰國一方的舊現象。世界大戰已終止，但軍火工廠依舊結合着從事大量生產，並且如果有人訂購他們的貨物，他們也是不勝歡迎。不知是統率的無方，抑由於維克公司出品的窳劣，希臘竟爲土人慘敗，毫無秩序的自小亞細亞竄逃而歸。一個美國記者曾目睹當時情形，他報告說：「最先我見希人撤退。他們遺留下的許多重砲及機關鎗，都鑄有英國維克公司的商標。後來我又見勝利的土人攻入士麥拿（Smyrna），他們所攜的鎗砲都是克里沙脫的出品。在那天我明瞭了英法友

誼協調的意義。」

「委任統治」的意義，不久便與戰爭和反叛的含義相同。戰後，法人成爲敘利亞（Syria）的「保護人，但那好亂成性的德勒斯（Druses）和飛薩爾（Enur Feisal），又起來爭此統治權，因爲英人以前曾允許交給他的。希尼台當然以軍械軍火助薩雷爾將軍，因此達馬士革（Damascus）慘被轟炸，「市街成墟。」至於德勒斯民族的軍器，其精銳，其新式，是沙漠民族中罕見的，據說那是從白明漢和黎芝運來的。但此時的唐寧街，像小亞細亞事件發生時一樣，與法國的外交部依舊很和諧。

不久以後，法國的政策好似與自己衝突了。在摩洛哥方面，法國有一繁榮的殖民地，其性質似較委任代管尤進一步。這時忽有北非洲山中的一個豪勇的酋長，散處各方的回教部落的英雄阿伯資爾克列姆（Abdel Krim），反抗法國的佔領，向法軍挑戰，並做着建立里夫（Rif）共和國的夢。首先和他交戰的是西班牙人，因西班牙的屬地有一部分是屬於里夫的。大隊的西班牙兵士，竟潰不成軍，於是里夫共和國的幻想似乎已有一線曙光。現在是輪到驅逐法人了。這

山中巨寇的威脅是不可輕視的，於是法人認爲必須調派一枝勁旅。里奧德將軍（Marshal Lyautey）便率領其部下約十五萬八千人出發非洲，結果里夫的抗叛終於敕平了，而阿伯賓爾克列姆亦被放逐到國外去了。

在這次殖民地戰爭中，最使一般觀察者及參戰人驚異的，便是里夫人備有新式的戰具。在他們投降時，尚存有大礮一百三十五尊，機關鎗二百四十具，來復鎗四萬餘枝。這是那裏來的呢？一部分是從西班牙軍中獲得的戰利品，一部分是那些貪污的西班牙軍人把自己的軍器售與他們的。比這兩個來源更重要的是軍火私運。關於這些禁運品的來源和私運人的國籍，有許多謠言；但法兵所獲得的里夫機關鎗、軍火、甚至飛機，顯然是法國製造的。關於這一點法官場和報紙方面都諱莫如深，所以輿論無從批評。

法國政治和法國軍火業在這時候都步入了青雲之路。他們的勢力廣佈於中歐與東歐，克里沙脫亦日漸發達與繁榮。這時希尼台不復遭遇到如普的洛夫事件中的恥辱的排擠了。他在該爭鬭中所使用的因而獲勝的狡猾手段，現在不復用以抵禦他人，反以之攻擊他人。法國的勢

力強盛起來了，大礮隨着國旗而進展。

希尼台和波希米亞的著名的司各達公司素有友誼。戰後，司各達商業清淡，經濟地位岌岌可危。在一九二〇年，希尼台由歐洲聯合公司（I'Union Europelnee）的居間，乃與以救濟。這歐洲聯合公司是希尼台的巴黎聯合銀行（L'Union Parisienne）所創設的。希尼台是司各達「重要股東」之一，這是他自己說的。他又誇張的說，在司各達的製造法完全近代化以後，他可使其獲得「驚人的發展。」

司各達的發展迅速，在數年以內，便握有捷克的自動車工業，卡勃洛（Kablo）的電線公司，亞維亞（Avia）飛行公司，勃諾唐那（Brno-Donat）的電力廠，康斯脫辣克的發（Konst-ruktiva）造路公司，並且推廣其勢力於邊境以外。它在波蘭有支廠鮑爾斯基柴克雷迪（Polskie zaklady）在羅馬尼亞有支廠潑洛斯（Ploesti）在南斯拉夫擔任鐵路的工作，合辦中央電力公司。其發展猶不僅限於這些小協約國和波蘭，並且越過了政治聯盟國的邊界而入匈牙利，與勃達布斯脫的銀行發生了經濟上的關係。

西爾茲基是司各達的羅馬尼亞經理人，他活動的軌聞，讀者當未遺忘。希尼台在匈牙利的交易，其卑鄙齷齪與西爾茲基不相上下。特里愛農（Trianon）條約雖不許匈牙利武裝，但希尼台卻借錢給她。當這項借款到期了，匈人仍無力償還時，法政府竟借以公款；而其數則適足抵付希尼台的借款。該款並不由法國銀行正式匯交匈牙利，卻交給希尼台的巴黎聯合銀行。這秘密是克里莎脫的社會黨議員保爾福雷（Paul Faure）在下院中揭發的。同時大家又知道匈牙利正力圖重整軍備，據說在頃刻之間即可召集三十萬軍人。

這暗中的借款和政治結合的內幕是異常複雜的。讀了法新聞家卻爾斯雷盤（Charles Reber）的評論，即可見一般。他說：「希尼台與司各達，最先因反對倍納斯（Benès）的多腦河同盟計劃，而於匈牙利與小協約國的衝突中，大收漁利。在那時，以軍器售與這些小國，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其後，當情形緊迫時，希尼台與司各達在泰狄歐和佛蘭廷的掩護之下，向有關係的各國勒索巨款。有反抗的，則停止其在巴黎的銀行往來。最後，諸小國不忍見其銀行往來被阻，乃修改倍納斯計劃，這便是希尼台久所規劃的泰狄歐計劃。」

希尼台與司各達的援助希特勒，幫助德國重整軍備，已在本書前段述及。就軍火商的立場而言，這種投資是非常有利的。可是法國與日本的友誼，曾引起一般人士的驚異。其中關係，不難探索。法日銀行（Frano-Japanese Bank）的董事會中，有一位名聖沙佛（St. Sauveur）他是希尼台的親戚；而該行某一時期內的總理卻爾斯杜蒙（Charles Damont），是前任的海軍部長。希尼台工廠曾為日本製造大量的軍火，或許也曾為中國製造。法國名記者考脫（Pierre Coe）認為日本的定單其目的不僅是要獲得軍器與軍火。當考脫質問若干法報對於日本侵略事件表示同情，是否應引為遺憾時，另一法記者答稱：「日本不必需這些定貨，他所需要的是希尼台的聲勢。」

法報評論撰述員為什麼這樣熱切同情於日本的帝國主義行動，個中自有原因。前面已曾言及，巴黎的輿論領袖是由希尼台所控制的。馬丁報、時報、辯論報等都要聽這位法國軍火商人的指揮。於是日本向希尼台訂貨，獲得了巴黎各報對於日本在滿州軍事行動的好評。

軍縮問題的漸露曙光，法軍火商認為比較一切問題嚴重。在他們看來，這是可怕的威脅，必

須與之奮鬥的。報紙的威力，在此時又多了一層證明。巴黎迴聲報是銷數最廣的大日報，他率領了馬丁報、時報、辯論報、小巴黎人報，聯絡了勢力雄厚的，反動的哈瓦斯通訊社，組織一強有力的集團，專事製造輿論。最近迴聲報載有一文，標題是「與軍縮奮鬥」，以徵求反軍縮運動的基金。其捐款名單中，有捐二萬五千法郎的，五萬法郎的，十萬法郎的。有幾個姓名全是偽造的。這些不願發表真實姓名的熱心贊助人是誰呢？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該報刊登了一張含譏諷口吻的反軍縮廣告，其經費是由 S. O. M. U. A. 繳付的。據調查以後，纔知道 S. O. M. U. A. 實是與希尼台有關係的造礮公司 (Société d'Outillage Mécanique et d'Usinage d'Artillerie.)

在這反軍縮戰爭中，日內瓦當然是希尼台和其聯軍集中攻擊的主要陣線，而他們的努力到底沒有枉費。一九三二年的會議最使和平同志不滿意，其理由是很簡單。法國代表團中的希尼台的走狗卻爾斯杜蒙，便是軍火商的發言人。因為他的主人是造潛水艇的，所以杜蒙堅決主張潛水艇應該認為是合法的戰器。這是大會所遭遇的暗礁之一。此外還得補充一句，英代表團

中的唐內上校 (Colonel F. G. C. Dawnay) 是維克公司某董事的弟兄。軍火商人是顯然仿效着共產黨人分化內部的慣技。

希尼台這時尙餘一個腹心之患。克里莎脫的社會黨議員保爾福雷，不斷的在下院中暴露軍火商人的祕密。他向他的同僚宣讀克里莎脫發出的運貨憑單。該單載有運交德國萊伯齊 (Leipzig) 的毛瑟 (Mauser) 公司製造毛瑟彈的火藥計一千公斤，另一批則運交巴登 (Baden) 的保爾卡匹特 (Paul Capit) 公司。福雷對於希尼台的歷史曾有幾種考據，並以希尼台與凱撒皇在遊艇上的攝影，陪伴着保加利亞斐迪南參觀克里莎脫工廠的攝影，以及其他相類的照片出示下院各議員。在這些國民代表緊張憤激的空氣中，一位發言人以花言巧語力爲希尼台辯白。他說那運往德國的火藥，是預備運交捷克的司各達廠，其經過德國不過是「轉運」。該發言人對於照片事，則並未發表意見。

這個缺陷是必須彌補的。外國的政府，外國的工業，法國的工業，法國報紙，法國政府，甚至法國軍縮代表團，都已被希尼台所拉攏了。這時他唯一的工作，便有剪除保爾福雷。希尼台早年的

歷史中，曾有在投票處脅迫他工人，由是而贏得多數選舉票的故事。現在他爲什麼不再表演一次呢？在一九三二年，福雷又是克里沙脫區的議員候選人，可是他終於被那希尼台的脅迫與高壓的故技所征服了。於是議院中從此不復聽見攻擊軍火商人的巨吼了。

這樣似乎是「克里沙脫征服了一切。」不錯，他在歐洲大陸的確如此。維克在勇敢地爭其位時，曾遭遇了若干的不幸。至少在某一時期內，英人與法人不同，他們還用一隻耳朵靜聆和平的言論。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海軍會議中，卻爾休士（Charles Evans Hughes）提議英、美、日三國的海軍主艦定爲五五三比率時，維克的不幸開始降臨了；因爲英國證券交易所立即隨着這消息而將維克的股票價格減低了。

維克請願政府，探詢政府是否將忍受這些不幸的提案。海軍部猶豫了一會，答稱政府認爲維持維克公司的軍器製造廠，是「必須與深願」的，但這結果不過使交易所的維克股票暫時回漲一下。

維克不僅需要海軍部的鼓勵，並要求非常的處置。他在世界大戰時期中，曾盡量的擴充範

圍，但休戰條約簽訂後，軍火商業漸形衰落之時，英國政府並沒有擬定相當的應付法，維克爲自救起見，不得不兼營其他工業。因此他就兼造火車車廂和電氣材料。他添招股本，在波蘭賃廠專事製造戰器。甚至在波羅的海邊岸設造船廠，又改變意大利的杜尼廠以製造電料定貨，並在西班牙的龐斯拉達（Ponserrada）購買鑛區。但是他奮鬥愈烈，愈形不支。

電料及其相關的營業，顯然並不如何發達，而且英國仍籠罩於不景氣之中。維克公司在大陸諸國裏的存款，因通貨膨脹損失殆盡，所以他是更岌岌可危了。銀行家與實業家擬將其改組，遂成立一委員會以研究之。結果，維克的資產重行估價，股本僅及原額的三分之一。這辦法固使股東深感痛苦，但若不如是，全部股本虧損之可能，即將現於他們的前面了。這樣以後，終於保全了想在世界托辣斯中佔一小地位的維克。

和平即是災禍，因維克的巨敵阿姆斯特朗亦陷於困境，多了一個例證。阿姆斯特朗亦曾企圖隨着維克改變其出品，但其情形較維克尤爲惡劣，決定命運的改組委員會，免不了與銀行家接洽討論，並同樣的決定將採用非常的手段；不料這時隱居於地中海別墅內的柴哈洛夫爵士

又出來幹他最後的祕密工作之一。據說他曾把壓力加於握着阿姆斯脫朗命運的銀行，而那些銀行就令阿姆斯脫朗忍受嚴重的損失與維克合併，或自善其後，後來果真是合併了，維克在這改組與合併中，取得了最大的股分。

這大概是由於柴哈洛夫爵士在國際經濟界中事業勝利的結果，所以維克公司贈他金杯一隻，上鑄：「維克有限公司總理及董事敬以此獻給俾雪爾柴哈洛夫爵士藉以紀念他與公司五十年的關係，並因彼曾爲同人等盡力不少，敬致誠摯的謝忱與至高的敬意。」

雖然維克與阿姆斯脫朗均陷於困境，但合併以後的公司，到現在規模並不小。在英國的組合有四個公司：維克阿姆斯脫朗，英國鋼鐵公司（English Steel Corporation）米曲羅巴力坦卡墨爾（Metropolitan-Cammal），維克飛機有限公司（Vickers Aviation Ltd.），其分廠則廣設於英帝國領土內。據說在愛爾蘭革命中，維克愛爾蘭（Vickers-Ireland）廠曾以軍器供給愛爾蘭人，在加拿大與紐錫蘭有維克公組公司及維克有限公司，在西班牙有歐斯潘諾拉海軍建築公司（Société Espanola de Construction Naval）及普拉森西亞軍火

公司 (Placencia de las Armes) 在羅馬尼亞有雷雪他冶金公司 (Usines Metallurgiques de Resita) 及考撥薩米卡公司 (Copsa-Mica) 在波蘭則投資於軍事材料公司 (Société Polonaise de Materiel de Guerre) 不過波蘭與羅馬尼亞的工廠是他和希尼台克里莎脫共同經營的。

維克公司與德國軍械廠發生關係，是使人最感興趣的。克虜伯在凡爾賽和約限制之下，不能繼續製造軍械，便遷移軍械製造廠的一部分設備越界而入荷蘭，在那裏他本有一分廠。再有一個著名的軍火製造商萊茵鐵廠 (Rheinmetall) 亦有一荷蘭分廠，維克對於這幾家工廠都發生關係。此外荷蘭海牙的恩格爾斯工廠 (Nederlandsche-Engelse Technische Handelssmy) 及荷蘭軍火公司 (Fabrique de Munitions Hollandaise) 都有維克的關係。

意味更深長的是維克與荷蘭飛機製造公司 福克 (Fokker) 的聯絡，因福克是柏林品茲黑 (Pintsch) 的分廠。品茲黑表面是製造瓦斯用具的工廠，而實際則製造戰器，並有若干英國工程師在該廠服務。更饒興趣的是品茲黑，也是給希特勒經濟助力者之一。

維克除了以上的國際枝葉外，又投資於瑞士的白朗坡浮利公司（Brown-Boveri）意大利的維克杜尼以軍需供給墨索里尼，並由其轉運至匈牙利。同時，維克的董事勞倫斯爵士（Sir Herbert Lawrence）亦是羅馬尼亞銀行的董事，如果卡洛爾王的國家須訂購軍火時，他便會知道的。在遠東的日本，維克投資於日本鋼鐵公司。英國某議員責維克是「滿洲衝突中主要配角之一。」柴哈洛夫的舊東家以前雖一時不幸而遭逢厄運，但在旭日之下，卻保留了相當的地位。

維克與營業阻力相奮鬥時，那位希臘的健將有什麼遭遇呢？歐戰是他事業登峯造極之時，是他多年努力的結實期，他自己對於成功引為無上光榮。現在的希臘人士的厄運也來光顧這位得英王喬治恩寵的俾雪爾柴哈洛夫爵士了。他佩着勳章飾物，有如墨西哥的大元帥。錢囊中充滿了大戰所給與的酬金。這時，他覺得可以從事商業性較少的業務。甚至在以潛水艇售給土人時，這位希臘人無疑的很感到良心上的譴責。他政治舞臺上的友人現在都很得勢，他的祖國在鐵腕的委尼綏拉統治之下，所以他預料大希臘可因犧牲戰敗的土耳其而實現了。

他是希臘在安托利亞（Anatolia）擴張領土戰爭的贊助人。他的老友勞合喬治曾允給以英國的臂助，而克里孟梭亦不表示反對，他大約捐助了二千萬元給希臘的軍隊。如果克里孟梭的勢力不動搖，法國方面不突然反對，以及雅典沒有反抗委尼綏拉的革命事變；那麼他的夢想或許已成事實。但是希臘的政治家是失敗了，而土人則因備有法國的大砲竟大敗希人。最不幸的，便是這時的勞合喬治亦不能來幫助。

當希軍狼狽的自小亞細亞退出時，有人對於著名的柴哈洛夫與那位威爾斯的政治家之聯絡，攻擊極形激烈。厭戰的英國民衆說，爲什麼勞合喬治願把國人牽引到這種毫無興趣的地方呢？議員華爾得基納斯（Waller Guinness）認爲「在幕後握權的」是那希臘人。英人決議任何軍火商人不得左右首相的政策，於是勞合喬治內閣終於不得不辭職了。

勞合喬治在英國政治舞臺上勢力從此告終，俾雪爾柴哈洛夫爵士在歐洲各國首相間的威信，亦從此喪失殆盡。他與軍火商的國際性背道而馳，因此就失敗了；但在某一轄境內，他仍保着至高無上的威權。他的朋友克里孟梭曾訂定芒納哥（Monaco）應不受法國的約束，於是柴

哈洛夫便在蒙的卡洛 (Monte Carlo) 獲得管理喀雪諾 (Casino) 之權。他和西班牙的巴龐王室寡居的維拉法倫卡公爵夫人結婚了，並安身而爲輪盤賭，紙牌賭中的巨頭。

一年以後，他的新夫人去世了，從此他不但退出了喀雪諾，並且不再顧問商業與政治的活動。他在維克的投資，使他受到重大的損失，但是油業的股分獲利甚豐，所以他依舊是一個巨富，並且依舊是公認的神祕之人。他現在已年逾八十，因此常有他逝世的謠傳；而更奇特的謠言，是傳說他已寫就筆記。最後，他在比亞利址 (Biarritz) 創立一個傷兵醫院的消息公布了，這個無疑的又是諷刺家及一般人士談論的好資料。

維克在柴哈洛夫退隱中，營業漸次恢復，倖免於破產；而克虜伯則因凡爾賽和約的限制，宣告停業了。就各方面而論，軍火業似已達到了最後的「破滅期」(Gottterdammerung) 但陰霾不久便又消散了，維克是復活了，並且前途現着恢復舊觀的象徵；就是克虜伯也具有奇異的復活了。克虜伯的大礮廠，是被和約禁止製造軍械的。改組後的維克與勝利的希尼台，得繼續競以軍械售與他們的朋友和敵人，而克虜伯和其他的德國軍火商在法理上是沒有資格參與的。

了。的確，克虜伯向維克追償手榴彈信子的特許費，好似他已決意斷然的要清算他的賬目，停止他的軍火營業了。

克虜伯在德國是必須脫離軍火業的範圍；但和約中並沒有載着不准他在其他國活動的條文。瑞典的巴福斯（Bofors），不僅是一家公司，而似往日的愛森，現在的克里莎脫一樣，被人家認為是個小王國。克虜伯執有巴福斯大部分的股份，而巴福斯亦用他的專利權。據說就是分佈各處的希尼台，亦曾企圖獲得該公司的一部分股權。所以在歐洲最和平的考斯道夫王（Kaiser Gustav）統治下的瑞典，在諾貝爾的國人授與著名的和平獎金時，那軍火商的新集團正在那裏試驗礮彈，鑽鑿大礮，製造手榴彈。

從世界大戰灰燼中而復活的新世界，轉變得幾與戰前相同。政治上的齟齬，殖民地的掠奪，依舊繼續不息，國家主義的聲勢仍熾，和約下種子，收穫了大批好戰之士。這可見現今的世界之戰前的世界，更與軍火商人以無窮的希望。歐戰期中繁盛的交易，是不能在和平時久持的，因此現在不能不加以調整；但是從大體上說，前途是光明的。全世界熱烈要求裁減軍備，確是他們最

大的威脅。在國家重稅下呻吟的和平同志，勞工及平民的呼號，使政府不得不召開討論裁減軍備的國際會議。如果會議成功了，那軍火商人當然要受巨創；不過軍火商人應付這種緊急事變，卻是游刃有餘。

第十五章 軍縮的威脅

一九二七年，世界大事圖表上有兩根線相交於一點。一條是象徵軍火商的寬闊的紅線；從列日人以軍器售給阿爾法公爵時代以迄俾雪爾爵士抵達雅典的一個時期中；線路漸漸上昇，到了最近十年便峻峭的扶搖直上。另一條是象徵和平的微弱的藍線；在最初期中，呈着波浪紋，到海牙和平之宮成立時，便成曲線形的向上了；及至日內瓦湖邊的國聯大廈落成，遂達到了最高點。

海軍裁軍會議於一九二七年在日內瓦開幕了，英、美、日都派有代表參與。列席參加盛會的和平同志，有西辭爾爵士（Sir Robert Cecil）。他身材高大，人品卓越，爲英國保守主義的代表，軍縮的熱烈贊助人。再有一位是休傑潑森（Hugh Gibson），是美國外交界中很有地位的人。他申說美國民衆祈求和平與切望裁減軍備的宏願。日本代表在會議中的態度，則非常謙和。

與曖昧。此外，有許多穿藍制服的，如海軍上將傑列可爵士（Sir Earl Jellicoe）、菲而特爵士（Sir Fred Field）和其他美國水上健兒。他們是不願見巨艦拆毀的。這時在日內瓦活動的還有一人，他不像西辭爾、傑潑森，也不衣藍海軍制服，但是他的職業和海軍的性質是很相投的。這便是威廉姆鮑爾溫希勒（William Balwin Shearer）。

希勒的神情，與辛克萊路維斯（Sinclair Lewis）小說中的巴別脫（Babbitt）非常逼肖。他性情直爽而和善，待人誠摯。他常喜拍人肩背，和人握手，是個十足的營業員。那麼他不又是一個高明的軍火推銷員嗎？是的，但他並非那著名的希臘人所傳授的。他也有許多神祕的蹤跡，那是帶着亦莊亦諧的吉爾伯性質的。無論何人如果看見了一個街示黃金的西方的子孫會及美國革命女兒會（這兩個是美國的團體）的委任狀，還會發顫抖麼？無論何人，尤其是美國的新聞記者，如果接到了這個懇切和藹的人在離國際聯盟會所不遠的華麗的府邸請吃晚飯——「真正的美國式晚飯」——的請柬，誰能拒絕呢？

不錯，他是美國人。他不是曾以「我是一個新教徒，也是一個國家主義者」回答人名錄的

問題嗎？但他在國外確有相當記錄。他承認英國的徹夜俱樂部是他首創的，對於提倡拳鬪與戲劇他很感興趣的。他曾在跑馬場中賭博，並因此發生糾葛。有人詢他「你的被捕與此事有關否？」他答道：「我在巴黎的被捕是由於英大使署的控訴。我繳付了一百二十五磅，事情便結束了。」在美國，他承認「被捕」是因犯了酒禁，並罰款五百元。

一九二七年的日內瓦會議漸近了，希勒則早已先事準備。關於初步會議，他做了許多宣傳工作。關於海軍軍備減縮的危機和英海軍的威脅，他又發表了許多意見。這些愛國論調似乎引起三位美國紳士——紐約造船公司 (New York Shipbuilding Co.) 總經理玻度 (Bar-do)、倍司勒黑的惠克門 (Wakeman)、新港牛斯造船公司 (Newport News Shipbuilding Co.) 副經理柏倫 (Palen) 的注意。在試用若干時以後，希勒便由他們僱用派赴日內瓦工作。但據他個人的敘述，他是代表他們前去監視美國代表是否「能為他們仗義立言，以求在會議中獲得一對等的條約，如果不可能的話，就堅持不訂任何條約。」

希勒所得的酬資，每年是二萬五千元。他取了一部分便出發到國聯的首都。他在張伯爾特

(Champal) 區租了一個公寓，便開始他的工作。假使有人問及他的幕後人時，他總是露出異常的謙恭並答稱他是替美國革命女兒會和其他愛國團體來工作的。駐日內瓦的紐約時報記者威廉姆 (Wythe William) 說：「他對於其收入來源，總是密不告人。」至於他的證書（委任狀），據威廉姆說，毫不能增加他的威望。他這樣說：「大會第一日，當三強的提案首先發表時，希勒君竭力設法，始在以「玻璃室」著稱的國聯祕書處獲得一席地。——這不是平常的功績——他便在那裏摘錄大會的豐富的記錄。」

他對於結交愛羣居的美國新聞記者，是非常努力。關於討論礮的仰角和礮的口徑的專門材料，這些記者當然是門外漢，不易明瞭的。希勒卻能為他們解決這類問題，因此多數的計者都願參考希勒所寫就的使人能完全明瞭的文字。據威廉姆說，希勒曾草就「多量的精密的材料」。他每週又寫些小冊子，送給各記者。據威廉姆說，那是「激烈的不澈底的反英」刊物。

會議的詳情，希勒較那些門外漢的新聞記者更明白，這是不足奇的。據他自己的報告，美海軍部曾以比較可信的關於海軍統計的公文，免費郵寄給他。又自稱他在來日內瓦之前曾與海

軍部數十位海軍將校共同討論談話，那麼當然他能告人說，日內瓦的美代表團除了瓊斯上將（Admiral Jones）以外，都會和他會談一切的。當他旅行羅馬時，海軍情報處非常招料他，電致駐羅馬大使歡迎這位貴賓的降臨。在他到達後，法雷契（Fletcher）大使與海軍參贊都熱烈的招待他，並和他討論地中海的局勢。

他又誇說在這三強會議中，他的工作是如何緊張，成績是如何美滿。潘森（Pearson）曾證明：「我常見希勒與各代表團中的代表徘徊於旅館的外客室中。」在他豪奢的旅邸，他的夫人助着他招待各新聞記者。一位記者有這樣的記述：「他用了斷續的音調，清楚的透澈的發表美國如接受英國的條件將蒙極大不利的意見。」

全世界的人士都知道那年的會議毫無結果。軍火業又產生了一位精明能幹的代理人。希勒真是大會中的獅子，歐洲的新聞記者都知道他是「大會的破壞人。」當某報登載這項使他榮幸的新聞時，他就把它剪下了寄回給他的幕後人。

這位英雄得意洋洋的奏凱而歸了，但他猶不肯安於既得之名。他獲得了這非常的勝利，他

的幕後人並沒有給他什麼證明書。一九二八年，統制紐約造船公司的白朗玻佛利公司（Brown Boveri Co.）的威爾台（Wilder），請他繼續宣傳工作，這事實足以證明他已給人很好印象。他是一個成功的統計學者和交際家，現在卻轉變而走入了文學的途徑；勃脫勒博士（Dr. Nicholas Murray Butler）曾著一文，批評胡佛的演說，尤其是關於海軍與商船的一部分。希勒受了造船商的酬報，乃著文答覆勃脫勒博士，並預備了其他的宣傳品交由肯行方便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宣傳部散發。這些文字充滿了建造大海軍大商船的要求，非難和平運動同志的愛國心與見解並且他深信這樣痛責無信義的亞爾平（Albion），必能獲得愛爾蘭人的投票。這裏可引用希勒自己的話：「愚弄那腦筋簡單的愛爾蘭人。」

希勒的努力終又博得了勝利，但可惜不久便化為烏有了。他們的候選人胡佛是當選了。但可惡的和平宣傳的毒，卻傳染給了胡佛，所以希勒對於建造十五艘巡洋艦的議案，於一九二九年不得不又在華盛頓廣事宣傳了。現在另有一位和造船業沒有關係而與日內瓦英雄相應和的紳士赫斯脫（Hearst），亦竭力攻擊裁減軍備的流弊，以及國聯和國際法庭的危險性的行

動。赫斯脫約了希勒共同奮鬥，這點凡赫斯脫報紙的讀者久已深悉了。

這時每月有二千元薪金的希勒，激烈的向國聯和國際法庭進攻。他的職務爲寫文章，刊印宣傳品演說和組織愛國團體。幹這種工作，他除與赫斯脫聯絡外，更有其他意氣相投的人士之合作。他愉快的神態和諳悉海軍現狀的知識，使美國軍團（American Legion）歡迎他密談。他曾助麥克納脫司令（Commander McNutt）預備一篇請求軍團批准添造更多巡洋艦的演說稿。

大家都知道希勒是愛國文字的撰述人與顧問員。他在新聞業中所得的閱歷，使他知道如何規避那可怕的毀謗律。所以他對於運用「叛逆」二字很謹慎小心，而且常喜用諷刺的筆法。努力和平運動及軍縮的人，他認爲足以危害美國的安全，並且毫不踟躇的以共產黨徒，無政府黨徒和其他類於這種有危險性的頭銜加於他們。他所著的阿諾爾特的外衣（The Cloak of Benedict Arnold）是優美的文學作品。這篇文章，盡力破壞那些同情於國聯、國際法庭、限制軍備的個人或團體。帝國主義的和平（Imperialistic for Peace）也是他的作品，文中把大海

軍派，大陸軍派和孤立政策的一切敵人，歸納在一起。茲摘錄一節於下：

「自一九一四年十月，世界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力量日益增加以後，他們的黨徒，有和平主義者，戰敗論者，含有各種色彩的激烈分子，外國經紀人，共產黨，國際工人會的會員，社會黨人，還有十餘個團體，都標着引人注意名稱，藉以愚弄愛國的美人，同時在那裏加緊的援助敵人。與這些反美國團體密切聯絡的，則有政治家，參議員，銀行家，律師，劇員，導演，著作家以及反對美國現政府美藉人民……本國一切重要分子的姓名，記錄，支票，莫斯科發來的訓令，祕密組織中的一切工作，演說，論文，測驗問題；在工界中，社會中，自由職業界中，海陸軍中，國會中，大小學校中，銀行及商界中，甚至在農人中，電影業中，總之在一切地方，一切職業中，藉「合法」團體名義而暗中從事活動的情形，一切危害美國的巨大陰謀和確鑿的文件，已由聯邦官員獲得，並由負責當局保管着。」

這奇特的文章發表時，希勒還領受造船商的薪津。但在讀者想像中，一定認為該作者是一個好事的老牌愛國主義者，或是同情於美國革命女兒會、黃金的西方的子孫會的人，如果大家

懷疑他是赫斯脫所僱用的人，那便更可毫無爭議了；因赫斯脫在那時不是某團體中一個懷然不可侵犯的人嗎？

在一九二九年夏，希勒又是報紙中某事件的主角，即向他的僱主要求應得的工資。這一定是爲了他以前出發到日內瓦工作時，與資助他的工業家所訂的條件發生糾紛了。他聲稱當時要求每年二萬五千元的薪水，以十年爲期，他的僱主沒有接受，但允「源源接濟」。後來他在日內瓦工作非常努力，非常辛苦，因此他替他們獲得了添造船隻的機會；並且在建造十五艘巡洋艦的運動中，他又給他們爭得勝利。希勒宣稱他在二年中間已經完成他的僱主預算應該在十年中所做的工作；所以他認爲那二十五萬元是他應得的權利。當那些造船商不願簽付該數的支票後，他便向法院起訴了。

當時的民衆對於此事非常注意，並且更欲知道愛國志士與商人奇異結合的內幕。參衆兩院的議員，尤其是因軍縮協商而痛遭酸性攻擊的胡佛總統，都表示十分的驚疑。遂由參院調查該案，召集柏倫、玻度、威爾台、倍司勒黑公司的葛雷斯（Grace）和葛雷斯的上司希惠白（Chur-

les A. Schwab) 去談話，但並沒有召希勒。希勒熱切的自動前去出席，並堅欲參院向他查訊。這真是奇異的一幕。這些美國工業界的巨頭，力圖自認是拙笨的昏碌的管理人，和愚蠢而無罪的僱主。他們坦率的供認，他們如何僱用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如何派他赴日內瓦做一件他們所不十分明瞭的工作，而他們曾支付二萬五千元，以爲辦理此項含糊的任務之經費。

玻度對於他爲什麼同意於僱用希勒的理由，特別的表示模稜。他供認他簡直與該人不相識，並且承認這樣的行動，他已破壞了平時僱用公司人員，所遵守的主要規則之一。關於該陌生僱員工作的目的，他同樣的表示模糊，據這位紐約造船公司的經理說，派希勒赴日內瓦，不過是要他報告大會的「趨勢」，俾造船商人可獲得比較報紙新聞更多的消息。他說，大會結果的圓滿與否，與他毫無關係；他所密切注意的是大會的「趨勢」，不是「結果」。換言之，即大會之決裂與否。

阿克薩斯的參議員魯濱遜（問玻度：）這（大會的失敗）也許可以幫助你們，但是你卻關心於趨勢而不注意結果。

玻度：我不關心的是大會的破裂，請勿把該兩個名詞混爲一談。我們留心的是趨勢，不是破裂。

參議員魯濱遜：你所表示的區別，我承認我愚笨的頭腦實在不能領會。但是你或許可以解釋你爲什麼留意於決裂的傾向而不注意於決裂的本身。

玻度：因爲一個是指示趨向，另一個是指示結果。

這問答的中心意見，玻度老是堅持着不肯讓步；但他的同業新港的牛斯造船廠的柏倫在詰問好久以後，所表示的意見則較爲具體。

參議員愛倫：除了單純的觀察工作以外，你真的沒有其他用意嗎？

柏倫是的……

大家認爲他們不調取希勒的委任狀，真是一個忽略。

參議員魚濱遜：當你調用他時，派他爲你公司擔任一件機密的任務時，你一點兒都沒有探詢過希勒嗎？

玻度：我們沒有——

魯濱遜：沒有探詢過希勒，也沒有調查過他嗎？

玻度：我沒有。

魯濱遜：那是常例嗎？

玻度：不是常例。

魯濱遜：在這一件事情上，你為什麼要違反常例呢？

玻度：是的，第一我們沒有時間。（此時玻度提及希勒已預定於數日內啓程赴日內瓦。）

玻度承認他職業上的判斷力，給希勒「顯然很熟悉很知道内幕」的話摧毀了。惠克門說：「對於那個問題，我根本不知道，我也不願承認什麼。」

倍司勒黑的總經理希惠白發表了一篇莊嚴的言論。他說：「我熱切的願見和平降臨世界，更希望降臨我國。我不願見世上有戰爭的糾紛。我不但自信是個愛國的美國公民，並且就繁榮我國一點而論，敢說很希望我國能在和平情狀下發展工業。」

關於海軍工作，他說：

「那種工作，就是將來我們有沒有也不管。」

但是希惠白的重要助手——他稱爲「他的孩子」——葛雷斯卻僅說這件事是「不智的。」

希勒控倍司勒黑案中的被告，雖竭力批評希勒的成就，但當希勒以反對限制海軍軍備的宣傳品寄回美國時，他們也沒有一個人出而阻止；並且在他們故意責備他的反和平宣傳後，也沒有憤怒得從此將他解職。在一九二八年，他們中間有一人又僱用希勒爲他們辦理商家造船事；在一九二九年爲他們運動通過十五艘巡洋艦案。

玻度雖這樣輕視希勒的才幹，但在另一運動通過某案的事件中，他也是主動的一份子；不過這次是利用一國會議員。玻度和希勒的前僱主威爾台，曾共同經營長島的芒托克角（Montauk Point）的地產業與運輸業，想把它發展爲一海口。這芒托克角是橫航渡大西洋某航線的終點。芒托克角墾殖公司，是這種投機的許多公司之一，其股東中有一個是衆院海軍委員會

的主席，白立頓（Fred Albert Britten），在芒托克角亦有地產，該議員因欲證明那新海港是可以停泊巨輪的良港起見，允調美國的軍艦一隊停駐於此。翌年，美國艦隊果開駐該角；但海軍將校與兵員，都反對以該港為根據地。這不滿意的消息傳佈到紐約新聞界後，白立頓乃受各報的冷譏熱諷。他們暗示着說，調艦隊停駐該處，不過欲藉以完成他們賺錢的企圖。

白立頓在他的答辯中宣稱，海軍部命艦隊開抵芒托克，「我和任何人都沒有加以壓力，亦沒有作任何提議。」他對於艦隊的怎麼果真開赴該處，發表了許多想入非非的理由。據白立頓說，全國反戰會委員里別（F. J. Libby）曾在長島作和平演說，因此「調派該艦隊至芒托克的重要目的，便是抵制他的宣傳。」

像希勒一般人的活動，足以證明軍器公司企圖增進他們業務的手段，他們目睹國家軍費的負擔一天一天的增加，已足使政府取斷然的處置——削減海軍建造程序，減低軍費支出和參加裁軍會議。軍火商所受到的威脅已日漸嚴重了，他們雖然不致就重演一九二七年在日內瓦的故技，但將來他們未必不再作「大海軍」的宣傳。

第十六章 從長矛到霍契克斯鎗

日本的「擦着油」的軍器，盪平了滿洲的反抗，並且推進到熱河。這侵略的成功，實由於日本人的勤勉、精悍與進步。七十五年前的日本，還沿用着中古時代的戰器，但是看到他們利用一九三三年的武器的情形，真足令人驚異。他們善於駕御的軍事機械，大多顯示着傳統的特性，有一部份連歐美國家都還沒有發達到這種程度。日本的如何達到近代鎗砲文化的高峯，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日本人最先所看見的火鎗，是一五四〇年在該島登陸的荷蘭人所攜的大口徑鎗。荷人在那裏受到特殊的歡迎，以及西方人士少見的禮貌，但日人還堅請他們留居於離岸不遠的一小島上。日人許與歐人這樣的通商，已有數百年之久。他們獲得了西方的「玩具」後，就巧黠的製造了幾件。那笨重的毛瑟鎗也是其中之一，但日人認為與從阿姆斯特丹達姆（Amsterdam）或

鹿特丹 (Rotterdam) 運來的古董飾物一樣的重要。

他們固有的武器，依據了西方的知識，的確是極易改進的。他們的長矛是鐵與木製的，是日木武士的僕人所用的武器，大刀是貴族的武士所用的。據武士道的教義，豪勇的武士與敵人相鬪時，應該以刀鎗對殺；那無論怎樣拙笨的大口徑鎗，在百步內穩可殺人，故任何武士把它當作卑賤的東西。古代遺風是絕對反對那種新式而懦怯的發明物的。

除長矛和大刀外，他們更有長柄的鐮形刀、弓箭，及製作精良的甲冑。這些十九紀以前的日本兵士所用的軍備，現在已成爲博物院中的陳列品了。他們最初造的火鎗，僅用之以擊飛鳥。那種新式的鳥鎗置造廠當時也沒有應時而生，因爲他們習於舊法，各根據了個人的理想與希望造成各式各種的器械，大量生產當然還在醞釀的時代中。

困於舊習慣中的日本人，到一八〇七年纔覺悟起來。在那一年，俄國的遠征隊強欲在他們的本州登陸，翌年又有某英船威脅長崎的事件。這雖給與那好夢方酣的人一些刺激，但並沒有完全驚醒他們。一八五三年有「四隻惡魔似的黑船」開到了東京，終把日本人喚醒了。這是美

國海軍司令潘雷 (Perry) 所率領的艦隊。潘雷的任務，是和日人訂通商條約與處理美國捕鯨船沈沒後脫險的水手。他有着戲劇的意識，用了一班樂器隊與高出那矮子土人一呎半的四個黑人水手，使日人留着極深刻的印象，他們甚至趨赴神廟禱求解脫。後來潘雷送給他們許多贈品，如火鎗、玩具火車、電報用具、書、香檳和威士忌酒多箱，才安定了他們恐慌的情緒；不過這位美國人到次年回國時，尚未把訂約事完全解決。

數百年前日本的幕府，是當時最有權力的諸侯。他在東京發號司令，統治着全日本數百年，而京都的天皇則好似傀儡一樣，僅充一個儀式上的、名義上的官員。自那服裝怪異的白人攜着殺人的大礮降臨日本以後，激動了一位較有進步思想的幕府。他很急切的需要研究與輸入那種西方的學術，那麼將來如果這些嘉賓變為敵人時，他們可以有恃無恐了。恰巧當時一個皇子同樣感到要效法西洋人，於是那開通的幕府與皇室便成就了一種協調。

西方的暴徒果真於一八六三年在這裏張牙舞爪了。當時有三個粗野的英人騎了馬闖入閱兵典禮場，便被他們立刻斬決。英國艦隊聞訊，即時開抵日本，要求巨額的賠款。幕府嚴行拒絕。

以後，英人便以大礮轟鹿兒島。這問題就發生了，那幕府因見他俯瞰該港的華貴的府第正在英人礮火威脅之下，所以終於接受了賠款的要求。

那思想陳腐的幕府從此失敗了。他們大都是很「文明」與厭戰，閒着無事時，便喝些酒，學着北齋畫屏風。少年閥族決意恢復皇帝的威權，作維新的表示。在一八六七年，舊的制度就被推翻；翌年，那數百年來做傀儡的天皇登極了，並且統御各幕府。

具有新思想的人士都手舞足蹈起來，他們爭先恐後的去做輸入新方法改革舊習慣的工作。那位先知的美國總領事湯森哈烈斯（Townsend Harris）在他日記中這樣說：「今日午後兩點半鐘，我升起了日本帝國中前所未見的領事旗，同時發生了很大的感想。我以為此乃事變的預兆，無疑的這是沒落的開始。請問：這是日本真實的幸福否？」

此後十年中，日本忙碌得不復發此抽象的疑問了。他們維新開始時，便是黠武的國家；不過他們最初對於幼稚的兵器，尙感滿意。荷蘭人最先叩日本之門，所以他們的鎗便為日本國中最早的工廠所做造。美海軍司令潘雷的礮，曾喚醒中古的日人，因此製造良礮成了他們最緊要的

事務。一八五八年他們與美國所訂的通商條約中，已具體載明他們得在美國購買兵艦、軍器與彈藥，並僱用美國專家訓練他們製造軍器。後來那種拙笨幼稚的荷蘭鎗亦棄而不用了，他們不但歡迎法國的七五來復鎗，並且在有一時期也摹倣着法國的軍制與戰術。請外國人來給他們辦兵工廠，同時日本的學生亦羣趨歐洲各大學吸取西方文明。

以上所敘述的還不過是散漫的努力，日本軍火業最大的推動力，卻在一八七七年內戰以後纔發生。那年，某將軍希望他的思想比同伴更進步，所以倡叛作亂了。當時出動了全國的力量，終將他征服。後來他自殺了，但軍火業卻從他死後日益發達起來。當叛變時，定單源源湧入兵工廠，因此不得不添僱女工入廠工作，藉以增加產量。日本工業界中僱用女工，即自此始。這雖是亂時的現象，但日本政府爲預防未來的缺貨起見，乃決意於平時加速發展軍火業。

彬彬有禮的日本學生，這時散佈於歐洲各處。在愛森、克里莎脫、威爾敏頓，總之凡是爐火熊熊的製造軍器的場所，都有日本學生的蹤跡。這些公司又派代表來日本答訪，於是軍火業便更活躍了。熱心的日人，在新技术方面的猛進，真是一日千里。在一八八〇年，陸軍軍官村田發明了

一種精銳的來復鎗，立即便被政府正式採用了；並且「日本製造」的標識，亦隨着村田鎗第一次在國際貿易中發現了。

軍艦製造業也發達了，但比較略為遲緩。日本人最先的軍艦，用譏諷的口吻說，是俄國感謝他們援助遇險沈沒的俄國小艦隊而致送的禮物。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八〇年中，日本派學生赴外國船廠留學，並請英國造船家到日本設計規畫。威廉姆懷愛脫爵士，是當時爲日本設計建造戰艦成功最有關的一人，後來是英國海軍部的設計主任。

這位後來會供職英國海軍部的威廉姆爵士，亦曾受僱於阿姆斯特朗公司。他的服務成績是很有價值的，因爲他最先看到利用遠東的局面，可以增加軍器公司的利益。中法之戰在安南東京爆發後，海軍上將古拔（Admiral Courbet）巡弋於華南沿海，砲擊多竹的村落時，威廉姆向阿姆斯特朗報告說：「定單只能在中國人高興的時候，方能獲得。最近兵艦被擊毀，不但不足使他們沮喪，反將鼓勵他們力圖振作。」他的辦法極對，後來中國人是受着刺激了，所以他們便給威廉姆所希望的定單。

威廉姆在這時乘機告訴日人謂阿姆斯特朗爲中國造艦，因此對於日本的威脅正在那裏增加。同時，中國隔着黃海疑慮地望着他的鄰人，擔憂他島國鄰人的軍力將日益強大。威廉姆的作傳者很簡潔地敘述這滿意的事蹟說：「懷愛脫不是不願做一個誠實的諂媚人，把日本海軍如何日漸強盛的事告訴他中國的顧客，同時把中國的情形告訴他們不屈不撓的敵人。因爲如此，所以他謹慎的堅持其設計的祕密性，科學知識的日新月異。憑了這種方法，他纔能爲僱用他的大公司掙得不少的錢，發展國家最重要的工業，並使亞洲兩民族燃燒着開明的神聖的愛國情緒。」

同時那仁慈的威廉姆爵士，仍注意到英國人士在這事件中應有的愛國心。他報告他倫敦的雇主說：「在以後數年中他們（日人）海軍實力的擴充，將使我皇家海軍從事保護遠東利益時，顯須具有相當的艦類與艦數。」這個報告，他的雇主決不會不使英海軍部知道的。

日本人確如威廉姆作傳者所說的，視軍器爲國中最重要之工業。西洋人所給與日人最初的與最深的印象，便是他們的鎗。日人深信這鎗便是他們強霸的祕訣。當他們維新時，程序表上

首列着新式的近代最精銳的戰械。起初他們必須向歐洲購買精製的鎗械，但不久他們便決意設廠自造了。軍火製造業是西方工業輸入日本最先的一種，就是現在仍是日本最重要的工業，其他新興的工業，不過是供給原料或附屬物的軍火業的輔助者。由此可見日本的軍火業是日本民生經濟的基礎；至於其他工業，則環繞於其四周。所以軍火業的繁榮與衰落，直接影響到島國民生經濟的指數，不但如此，日本軍器的支出預算，往往超過其他用途的預算；軍事與軍備的公債，亦較諸任何發展工業及社會事業的公債龐大得多。總之，日本觀察了西方的情形以後，纔得到這種合理的推論。他們相信軍事實力使了歐洲強盛，所以他們的人民都要服務軍役，他們最主要的工業應為軍火製造業，他們的整個經濟結構是備為戰時像兵工廠一樣服務的。

不但工業含有這種軍事哲學，就是一切政治上的設施，在這新武士道的統治下，也都傾向於軍事化。日本將軍與政治家赴國外旅行時，大都到波次台（Potstam）用着讚許似的眼光，瞻仰着偉大的俾斯麥的遺像。德國的文化這樣深印在他們腦海裏，所以其中有一人道經美國返國時，他把惋惜林肯沒有做一位獨裁者，並認為那是愚不可及的事。這些探求新知的日本人

回到他們櫻花影下後，便想把他們的內閣造成極端迎合軍人的心理。海陸軍部長從此由海陸軍高級官員充任，立法團體儘管在理論方面有很多的權力，實際上則毫無實權可言。宣戰事宜雖由天皇主持，但須與「內閣」共同決定。以維新著名的明治天皇這些辦法，十分贊同。他頗有普魯士貴族的本能，非常信仰武力主義。他因不能騎馬率領他的馬隊，便在宮內木馬上練習騎馬術。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後，威廉姆曾獲得日本統治階級熱烈的慶賀。海軍上將伊藤寫信給他，說英國人給他們設計建造的兩艘巡洋艦，在著名的鴨綠江一役中，曾痛敗中國的戰艦。引伊藤原文：「那些巡洋艦的行動，在任何方面，真是無可訾議。」日人勇敢的非常勝利，和阿姆斯特朗巡洋艦非常的成功，日本獲得倫敦、巴黎銀行界前此所拒絕的借款。美國銀行家雅科別希夫（Jacob Schiff）對於日本的印象甚佳，因此組織一英美銀行團以巨額借款貸與日本。戰事結束，日本不僅獲得巨量的金錢，並且佔有臺灣與其他重要的海島——這便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開始。當時因歐洲列強的干涉，日本纔放棄佔領中國本部的一個根據地的要求。

湯森哈烈斯見日本於一九〇四年以大敗俄國震驚世界時，他一定因其預言得中而頻頻搖首。日本海軍大將東鄉在日本海中擊燬俄國艦隊，真是破天荒的勝利。他們的陸軍，仕旅順也同樣的大獲勝利，從此日本便一躍而爲世界列強之一。日本在戰時雖曾得到維克、克虜伯、希尼台與白南門諸公司自願的服務，但同時她卻也表現其能充分利用近代工業的工具與組織。從中古時代的幼稚簡單，突躍到近代的工業主義，費時不及五十年，真是成功史上一個記錄。日本最初的新聞紙創於一八七一年，第一條鐵路是英國人造的，完成於一八七三年，棒球運動是由美國教士於一八七六年傳入的，兩年後則有馬車，再後又有霍契克斯鎗礮等等。以上不過是日本進步史的摘要。這時他組織的完善，幾與凱撒的德國和裴雪的不列顛相等了。

至於日本的軍火業，則並不完全取法於歐洲。最初的時候，那思想進步的幕府和貴冑推動了這巨輪，於是所有的軍器由國家兵工廠製造，是必然之勢。在十九世紀中，日本並無像克虜伯或維克類類的日本公司，總之尙未有私家組織。日俄戰後，他們纔知真正戰事繼續時，這些國家兵工廠出品，無論如何是不敷應用的。研究的結果，便是日本鋼鐵公司得海陸軍專家的幫助，准

予創立，這也便是日本最初的唯一的私家公司。該公司的資本爲一千五百萬日元，而維克公司則握其股份的最大部分。該廠的出產品爲礮管、馬車、魚雷管、鋼鑄物和各種機械製品。

一九一三年日本的國家支出預算案中，其百分之三十三爲軍器購置費；這項軍器便是他們於數年後用以奪取德國遠東屬地的。日人最豐盛的收穫，則在世界大戰中。那時他們的工廠晝夜開工製造軍器與軍火接濟協約國。他們像美國一樣坐獲巨利；在大戰結束時，這島國的口袋裏已滿貯了金錢。

軍器工業雖是日本工業發展中的重心，但這時卻漸成尾大不掉之勢。它以前確是其他工業所圍繞的焦點，曾促進日本的發展，現在日本的專家都不得不承認國家的經濟結構，顯然偏倚得太厲害了。可用以經營其他和平工業的資本，全都流入了軍器業。某專家說：「國家經濟力量與一般工業力量的漸形衰落，從此發現了。以後，軍火業因其發達而爲國家經濟所獲得的純利，與其所引起的損失相抵銷後，幾將等於零；並且後者或較前者爲巨。」

這種貪多的工業依然發展着，由是中國便成爲敵隣的好主顧，這是不足爲怪的。一九三〇

年，日本軍火廠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五是售與中國的。這些軍器與軍火業對於中國軍人的叛亂和內爭，有多少關係，真是不可估量的。同時，日本往往藉口中國內亂，從事擴張領土的計劃。軍火商，對於中國情形，曾加以研究。其中一個觀察者所得的結論是：

「這個幅圓遼闊的國家，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是十數強梁和挑撥戰爭的武人之爭奪物。他們的軍隊都有歐洲新式的軍備。如果要知道那是從何而來的，那只須在報端留意他們派選軍官問訪克里莎脫·聖愛的尼（Saint-Etienne）、克虜伯和維克的新聞，便可明瞭。他們奪得地盤後，便搜刮民脂民膏向一般大軍火公司購買多量的大礮、機關鎗、彈藥等。每一個軍閥在香港、巴黎、紐約、橫濱，甚至莫斯科各大銀行，都有其暗中的合作人。金錢的轉移，便決定了軍隊的分散和合併，暗中的合作人可以隨時變更其所勾結的軍閥，同時軍閥也隨時可以變更其暗中的合作人。這種縱橫捭闔就造成了這不幸的國家過去三十年的兵連禍結。」

讀了以下所述，可見最近日本在滿洲侵佔事件的背景。當戰雲密布時，上海便成軍火業活動的中心。前面已經說過，日本軍火廠曾以軍火售與華人。希尼台、司各達和其他各大軍火商，亦

在上海公共租界內租一大廈從事活動。中日二國輿論的被摧殘而贊成戰爭，都是這個中心點所策動的。他們致送巨額的廣告費與三大日報——中文、日文、英文各一——於是這三家日報各發鼓動戰爭的言論。某英文日報曾以譏笑的口吻說：「戰爭當然將給各項工業很大的幫助。」漢堡不久便成德法捷軍火業轉運貨物的中心。貿易的數量，從下列事實可得一估計。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有裝載手榴彈、炸藥和飛機另件的船二艘開赴日本；二月七日，司各達運出一千箱的火藥；二月八日，一挪威船裝一千箱的炸藥到遠東；同日，法國運出機關鎗一大批，值一萬萬法郎。這是一個星期的記錄。

再有許多船的軍火，都冒充他貨而運出。由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在那裏卸下的毒氣，標着「保護植物的滅蟲藥」；軍火則包裝在巨大的條板箱內，並且清楚的標着「鋼琴字樣。」據各方的報告，各大軍火廠都日夜工作，他們的薪水單上增添了不少姓名。爲防免被人破壞和鼓勵風潮起見，有幾家工廠僅製造軍器的各部，配合工作則留待運抵遠東後行之。當時時聞激烈的工會與倡導和平論的工會，以遊行或罷工阻止軍火的運出，但同時又聞德國魯爾的工黨領袖

說：「假使遠東戰事果然爆發，我們真不勝慶幸，因為我們工友的錢囊又可滿滿的了。」

正確的統計殊不易獲得，可是英國是供給日本的主要國，似極可信，因他們素來是把軍器售與日本的主角，並且又於日本軍火業投有巨資。中國財政窘迫，軍火商與之交易，不允須稍稍謹慎；因此英國輸入日本的軍火四倍於輸入中國的，這是不足奇的，軍火貿易的官方統計，無論摘自國際聯盟會，或自英國商務局，都是殘缺不全的；因飛機戰艦或運輸艦、化學品、鐵屑及其他各種原料，均未列入。

英國的輸出品為機關鎗數千枝，鎗彈數百萬發，飛機和飛機上所用的鎗，大砲彈數百萬發，手榴彈和炸彈，輪船等等。日本購入英國船七十六艘，其中大多數是用以做鐵屑的，其餘的——內中有一艘為四萬五千噸——則用以運送軍隊和軍需到中國大陸，據官方統計，英國輸往遠東的軍事材料，一九二九年為五百零三萬九千八百三十六鎊，一九三〇年為三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七十二鎊，一九三一年為三百二十八萬一千零五十鎊。但是這些數字是屬於馬克推溫（Mark Twain）說的三謊——「黑謊，白謊，統計謊」——的第三項。

不但英國的統計不足恃，便是法國也是如此，法國的官方數字表中並無軍器運赴日本，這種統計委實可笑之至。法國軍火業的活躍，報端時有記載，他們特別指出日本的定貨使「市面鬆動」。據巴黎的報告，有一個日本代表「曾靜悄悄地送一張定單到希尼台——克里沙脫公司，訂購他們廠中和貨棧中所有的軍火，並請他們即刻運往日本。這時克里沙脫公司的一萬二千個工人，又正努力製造新定貨。該新貨的數量甚巨，所以平常造自動車輪、火車機頭、軌道和其他和平時所需的製造品的工廠，現在都改爲軍火廠了。」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一日的聯合通信社報告說，法國軍火廠正爲日本日夜工作，布雷格脫 (Breguet) 和波得茲 (Potez) 的飛機「銷路大暢」。向蘭諾汽車廠 (Renault Motor works) 定造的「忽彼脫」 (Whippet) 坦克車則在進攻熱河時實地試驗。霍契克斯正承造大批的機關鎗，駐巴黎的日本陸軍參贊在霍契克斯的試驗場開有專室辦公。紐約時報說，一九三三年上半年的法國軍器輸出量增加百分之五十，重要的主顧爲日本、中國和南美，中美諸共和國。大廠的輸出量自一百八十七噸增至一千零十七噸，價值從一千三百零五萬六千法郎增至八千三百九十萬法郎。法國又運火藥至德

國工廠，藉爲遠東製造鎗彈；因此法國軍火業的助長遠東「戰爭」，幾毫無疑義，希尼台的支廠司各達，亦是這交易中活動的一份子，因爲它在那時的盈餘甚鉅。

美國軍火業在這遠東糾紛中並非重要的角色，這或許因爲美國軍器價值過昂的緣故，有謂美軍火商與日本成交之貨約達二萬萬金元之說，完全是荒誕無稽不可置信的謠傳，化學品、鐵屑和其他原料的貿易，則甚形暢旺。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至二月二十三日一個時期內，從新港牛斯廠一家運往日本的三硝基甲倫的要素硝酸曹達共五千噸，其他項目則並無相當的統計。日本的鋼鐵業，在前數年中便有長足的進展，現在已高坐世界第九位交椅。不過他本國的原料極形缺乏，鐵沙和鐵屑都須仰給國外，但精製鋼鐵器的進口，在正常情形下，幾已絕止，鐵沙、鐵屑的輸入，則有增無已。日本所購入的鐵屑，大多來自美國，因此日本是買美國這種原料的好主顧，就這些東西而論，則美國在日本侵略滿洲事件中所處的地位，亦不可謂不重要了。

其他國家在遠東的軍火貿易也並不冷淡。據說德國亦是中日雙方重要的供給人，從煤中提出油料的德國貝傑斯（Bergius）方法，日本經理人曾力圖向荷蘭皇家油公司（Royal

Dutch oil Company) 探索，因日本所有的燃料僅足支持八個月。在瑞士某軍官向中國某採辦員行賄後，瑞士亦獲得大量的中國交易。再如荷蘭、比利時及挪威等國對於這次的軍火交易，亦都非常活躍。

國際聯盟會對於中日衝突事件非常關心。李頓調查團報告，曾判日本犯侵略罪，當時各國將與日本斷絕經濟關係之說甚囂塵上。同時英國的輿論亦力請政府干預英軍火的輸往遠東。英國本有軍火輸出執照制，所以欲使軍火貿易停止是不難的。國聯與其他方面的意見，當然認為只須禁運軍火到日本一國，但英政府則禁止軍火運往中國和日本雙方。這個辦法顯然不是提倡和平國家的行為，而是一種政治上的巧妙手段，因為但禁運與日本一方，其對於日本的敵對態度未免太明顯了。可是英國的軍火商人並不焦急，他們照常製造軍火，並且不久仍把它售與交戰國雙方。這是為什麼呢？因英國雖提倡於前，其他國家卻並不追隨於後。所以禁運之令不久便取消了。英政府還可以說他們的「高貴」表示「亦因各國的沒有表示而停止」。

英國某軍火廠中曾發生一幕頗饒興味的怪劇。議員慕根瓊斯 (Morgan Jones) 於一九

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議會中發表說明如下：

「承造中日雙方軍器的某製造廠，把工廠分開爲二部，一部專造日本的定貨，另一部專配中國的定貨。有一次，雙方國家的代表不幸適同時蒞臨該廠，於是該廠招待入同一客室。中日代表既集一室，乃評論該廠所索的價格，結果雙方同意共同致一哀的美敦書與該廠，要求其減低價格。」

一條多足的章魚是不會餓死的，尤其是在軍人統治業已成熟的日本。滿洲與熱河已經佔領以後，那些深謀遠慮有日本政治家和經濟家想像着帝國正要怎樣的進展，而同時看到天皇所佔領的新版圖，也不禁驚喜交集了。現在的日本，有着兇暴基於法西斯蒂和國社黨的黑龍社暗殺一般和平的政治家；有鎗階級佔絕對的優勢；國家經濟組織以軍火業爲中心，有似中古時代農莊的拱衛貴族的城堡。但回憶當時北齋派的畫家是島國的偉大藝人，寶貴的大刀被認爲正大光明的決鬥中唯一的武器，以及太平天子在神像前瞌睡的情形，距今只有八十年啊！那從西方來的四艘黑船，真是「惡魔似的。」

第十七章 現狀一般

敘述「下次世界大戰」的書已有數十種。讀了這些預家言所寫的地獄詩，覺得丹提的地獄猶是樂土。各種軍器效用的增加，人力的減少，便是最顯著的一點。「合理化」已追及戰神，所以將來也許不必再像歐戰中調集大隊的兵士了。機器替代人力，在戰事中並沒有例外。

把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三二年每一聯隊的平均編制加以比較，便可明白趨向於這方面的轉變，業已發生了。在一九一四年平均每一聯隊有兵士三千三百名，機關鎗六架。一九三二年，同一聯隊有兵士二千五百名，輕便機關鎗一百零八架，機關鎗十六架，擲彈機四架，小鋼礮兩尊。換言之，即人力減少百分之二十五，自動軍器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一十。

一九一八年以後，工業上的發明使軍器製造突飛猛進。歐戰中的一切銳利的戰鬪器。現在似已成陳舊的不合時代的東西了。德國一萬噸的「袖珍艦」，其速度與巡洋艦相等，其堅度與

無畏艦相伯仲。維克的水陸兩用坦克車，游泳水上有如水龜，英國的戰鬪機，每小時的速率超過了二百三十哩。法國的塞可夫（Surcouf）潛艇，玲瓏如一小巡洋艦；他有水雷發射管十八根，並有一藏折疊飛機的飛機庫。化學戰爭依舊幼稚，世界上三十三個國家且曾簽訂一不許採用化學戰爭的條約。但是各列強無不設有軍事化學團，每年需費巨額的實驗費。德國化學托辣斯所發明的可用以作戰的毒氣，已達一千餘種。所以近代的科學戰爭已完全依賴於軍器業。

現在製造軍器的國家，產量和規模最大的，也許要推法國。法國的疆土在歐戰和其他原因中變更後，其鋼鐵業已佔世界第二位，除美國外已世無其匹。那勢力偉大的鑄鐵聯會，不但與軍火業密切聯絡，便是和法政府亦有深切的關係。

法國出產各種的軍械，自飛機、大礮、至潛艇、戰艦，無一不有。希尼台的組織執着該業的牛耳，霍契克斯的勢力亦並不弱。希尼台的製造廠分佈於克里莎脫、沙龍蘇瑪倫（Chalon-sur-Saône）、郎台拉毛雷斯（Londres Maures）和海佛爾。海佛爾的廠是非常重要的，自一八九七年購入後，便異常發達，潛艇製造廠在土倫（Toulon）附近的克洛里喬治（Creux-Saint-

Georges)大砲製造廠在波爾多 (Bordeaux)。

軍器的輸出額，佔法軍器總產量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凡可以增進軍器對外貿易的各種方法，無不盡量採用。波蘭和其他國家，常是購買法國軍器的老主顧，於是法國重要的港口，有似友邦的和聯盟國的海陸軍根據地。瑟堡 (Cherbourg) 專照顧波蘭的貿易，洛林脫 (Lorient) 專營羅馬尼亞的，馬賽專管南斯拉夫的。對於其他老主僱，亦有同樣的設備。

法國的對外貿易較法國的軍火營業要少五分之一。法軍器業最大的顧客是他本國政府。自歐戰結束後，法國發狂似的擴張軍備，各項軍械無不近代化，並且無一不是最新式的。航空隊大事擴充，坦克車增加了數倍，軍事化學日形發展；可是法國認為還沒有達安全之境，覺得再有許多應幹的工作。法國的邊防線甚長，且認為沒有一處不是危險的。比利時以前是她的友人，但在一九一四年比利時好似通達法國的後門；德國是仍不能信賴的；瑞士又是法國的第二個後門；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更是野心勃勃，互相猜忌，決非可靠的鄰居。

在這個環境中，法國認為唯有鞏固邊防，於是一個鞏固邊防的大工程便隨之而實施了。增

強既有的礮壘，添設新的礮壘，有許多新的礮壘，都築在地下。沿東面的邊界，築一條鋼鐵水泥的鏈，費款達十萬萬餘法郎。

甚至如此，法人猶以爲不能高枕無憂。她缺乏防禦工程的海岸線，除科西加（Corsica）和北非洲的殖民地以外，尚有二千七百公里。這裏亦無處不是危險地帶。如果再費數百萬法郎建築幾座礮臺以鞏固之，亦不過是一宗「保險費」，將來國家必能取回的。所以他們現在的工作，便是在歐戰中所未破壞的法國海岸上築「防禦」工程，以及在殖民地構築礮壘。

這項工程已竣工及未竣工部份，將來一定能使法國的軍火業和它的同志鑄鐵聯會非常滿意的。這握有特殊勢力的工業組織，每年用於運動報紙、津貼雜誌等的「廣告費」，平均有七千五百萬法郎。除此以外，據說還有二千萬至三千萬法郎的祕密費，用以修補他們在政治上的範籬。他們與政府常是十分接近，前任總理和勢力極大的政治家泰狄歐，駐柏林大使龐綏脫（André François Poncet）都是該組織的前任董事。一個想參觀克里沙脫工廠的英國新聞記者，須先獲得法政府准許後方得入廠參觀。

國聯會關於法軍火業的數字統計，大多是極不可信的。例如一九三二年據該會的報告並無軍火運赴日本，而實際上各方都堅決的說，法國曾爲該國製造大量定貨。

希尼台最大的國外支廠，是捷克國的司各達。司各達以前是奧匈的軍火業的巨擘。奧匈帝國分裂以後其營業總樞紐便自維也納遷移至布拉格（Prague）；至於主要的製造廠則在比爾森（Pilsen）。繼奧匈而起的各國大都是由法國保護的，故當一九二〇年司各達經濟陷於窘境時，希尼台出而經營管理，真是再適合也沒有了。司各達的主要顧客是小協約國，尤其是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這個又是法國勢力的擴充。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一年，司各達售給南斯拉夫來復鎗三十三萬枝，機關鎗二萬架，手榴彈四十萬顆，大砲一千零四十尊，坦克車二十架。在同一時期內售與羅馬尼亞來復鎗十二萬五千枝，機關鎗七千枝，砲二千尊，飛機一百六十一架，毒氣面具一百萬具。

司各達在本國的銷路較小。除瑞典外，捷克比較其他任何軍器製造國家更依賴輸出的貿易。司各達的出品至少有百分之四十是輸往國外的。除重要的小協約國和波蘭外，爲中國、日本、

西班牙、瑞士、南美諸共和國。就是法國、英國、意大利，司各達亦有出品運往。捷克輸出的軍器，爲該國總輸出的百分之十。

英國的軍火業雖次於法國，但相差並不遠。大規模的維克阿爾斯脫朗和其他大公司，是英國軍火業的中心；並且維克阿爾斯脫朗恐怕是全世界唯一最大的軍器公司。其所產各種軍器中，尤以某式的海陸軍飛機，坦克車和機關鎗，爲世界冠。

英國軍火業的所以能佔優越地位，當然有許多理由其中的一個，便是他實際上壟斷着她殖民地 and 領地的貿易。除加拿大的軍火大部分購自美國外，其他領地和殖民地的軍火，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向英國購買的。世界上約有四十國都有英國的軍火輸入，其中主要的當推日本、中國、南美諸共和國及西班牙。惟英國的輸出額僅及其總產量的百分之十。

英國軍火業仍繼續借重董事和股東，與政府維持密切關係，他們董事室中的舒適坐位，正等待着那些預備退隱的海陸軍高級人員。至於各公司的股東中，有閣員、國會的重要份子、教士、新聞家，以及各種職業界的人士計維克公司有這樣的股東八萬個。

歐戰結束後，德國的軍器業是許多激烈辯論的主題。凡爾賽和約迫着德國把所有的艦隊，大多數的軍器和製造軍器的機械交與協約國。就在愛森一處，克虜伯工廠中拆毀的製造鎗砲的機械九千三百架，工具八百件，共值一萬零四百萬馬克。有幾個德國軍火商人把他們的機械運到荷蘭，並且在情形沒有改變以前，完全堆存在貨棧中。在一九三三年，這項機械果真又回到德國了。和約又禁止德國輸入或輸出任何種戰爭材料。其製造的軍器，則絕對不許超過德國所需要的數量。那末德國的武裝真的從此解除了嗎？她真的不是一個製造和輸出軍火的主要國了嗎？

數年以來，法國堅信德國暗中正在重整軍備，且久已獲得確鑿的報告。不但如此，國聯的軍器輸出輸入統計表中，亦顯示着德國是一個正常的軍器輸出國。在一九二九年，至少有中國、日本、法國、西班牙、比利時等十三國，報告他們外國軍器與軍火的主要來源是德國。一九三〇年，有二十二國證明德國是他們主要的及次要的軍火來源地。爲解釋可驚的數字起見，有的說德國輸出的鎗械都是供打獵用的，炸藥是普通商業上用的。有的甚至說大多數的軍器是轉運品，因

爲他們由德國海口運出，所以便記在德國的賬上了，而其實產地是另一國。這實在是不足置信，因國聯一九三〇年的統計表上，各國向德國所購的軍器總數爲七百五十四萬一千五百四十元，較德國輸出表上的數字大二倍餘。這懸殊的數字決不是偶然的，由此可見德國雖有凡爾賽和約的限制，仍是一個製造和輸出軍器的國家。

最近十年內所發生的各種事件，可以證實這一個推論。如一九二五年有白魯強 (Buller-john) 案。在該年十二月十一日，華爾德白魯強 被以「賣國罪」判處徒刑十五年。審判是祕密舉行的，一般民衆也全沒有知道。就是被告所犯的罪及原告의 姓名，都嚴守祕密，未嘗公佈。後經保爾來維 (Paul Levi) 和人權聯合會 (League for Human Rights) 數年奔走調查，始獲得該案的真相。原來該原告是剛太特 (Paul von Gontard) 他是柏林卡爾斯魯厄工廠 (Berlin-Karlsruhe Industriewerke) 的經理，也便是在一九〇七年曾利用法國報紙以增加他機關鎗生意的主角，剛太特曾違反和約條款，祕密設置一兵工廠，這個事實後來被協約國查悉了。他和白魯強積怨甚深，因爲要排擠白魯強，便控告他以剛太特暗中武裝德國事報告協

約國的罪。白魯強私通協約國並無證據，但法庭終於加以「賣國」罪，並判他徒刑十五年。這案的真相暴露後，白魯強乃得釋放。

德國的祕密從事製造軍火，因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漢堡附近的毒瓦斯慘案而暴露於世了。是日，某廠毒瓦斯忽爆裂，慘遭死亡的十一人，受傷甚衆，殘廢的亦有若干人。所幸那天的漢堡適在上風，否則居民所罹的慘劇恐將更形可怖，當時關係方面立即聲明，該廠係製造普通商業化學品事。當然該廠爲蘇維埃政府製造毒瓦斯的一說，似頗足信。德國對於慘案所具的說明，協約國調查委員會是接受了。但與德法兩國化學工業深有淵源的莫里奧（Maureau）卻擔任法調查員，真是罕有的巧事。這裏所得到的推論，是德國正在那裏製造毒瓦斯以運往外國。

不久，威爾布恩報（Weltbuehne）的英勇的主筆渥雪茲基（Carl von Ossietzky）又被德國法院判處「賣國」罪，理由是因他在報端洩漏軍事祕密。所謂祕密者，便是與德國違反和約條款祕密重整軍備極有關係的事情。

德國從國外運入軍火一事，亦有相當證據。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司各達公司輸往各

國的軍火報告中，載有德國所購入的來復鎗、輕便鎗械、飛機引擎、硝酸纖維、炸藥和其他爆發品，數量頗大。

以上的事件，都發生於希特勒秉政以前。國社黨統治下的德國，其軍械的需要一定更甚於前。他們在日內瓦多方活動，企圖修改凡爾賽和約中的限制。失敗以後，他們便宣布退出軍縮會議和國際聯盟會。各國報紙對於德國擴充軍備事，都有詳細記載。這裏所述的，曾散見於英國的孟哲斯脫警衛報 (Manchester Guardian)，倫敦泰晤士報，法國的日報、時報、急進報和其他各報。

希特勒的幕後人，是魯爾的鋼鐵大企業家西森 (Thyssen)。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三年，是國社黨興敗存亡的一個危險時期，西森曾在這時候資助他們三百萬馬克的活動費。他一手促成希特勒與巴本 (Von Papen) 和胡根堡 (Hugenberg) 的提攜，施萊徹的下臺，由是使希特勒一帆風順的掌握大權。在論功行賞時，西森要求德國軍火業中心的鋼鐵托辣斯的管理權，這個他當然如願以償了。

希特勒不久便從事重整軍備。他第一張歲出預算表約共八萬萬馬克。此款如何分配，則尚未規定；不過大家猜測其大部分將用於製造軍械。爲什麼呢？因德國輸入的鐵，月有增加，銅、鐵屑也是如此。適於製造軍器的西班牙和瑞典的鑛沙，其運抵愛姆敦（Emden）和雷倍克（Luebeck）的數量亦漸多，那麼這些進口貨有何用途呢？

「勃雷斯勒（Breslau）的林克霍夫孟（Linke-Hofmann）火車製造廠和歐芬巴克（Offenbach）的大姆勒本茲（Daimler-Benz）汽車廠都在製造坦克車，歐本杜夫（Obern-dorf）的毛瑟獵鎗廠，馬德堡（Magdeburg）的普爾脫（Polte）鑄工廠，卡爾斯魯厄（Karlsruhe）和柏林的德國軍火製造廠，及伊森那克（Eisenach）的巴佛玲（Bavarian）汽車引擎廠都在製造小型鎗械，塞爾（Suhl）的西門子來復鎗廠在造大砲，伊森那克的造車廠，斯浜度（Spandau）的多特蒙德（Dortmunder）和德意志鋼廠，及馬德堡的普爾脫鑄工廠也在造發射裝置機。」

克虜伯又鑄造大砲了。他在梅本的試砲場又在那裏試驗巨大的新砲。新的特別的鋼甲板

也正在製造。德國的化學工業，素來是全世界的領袖，頃刻便能辦理製造各種毒瓦斯的工作。由各方面的情形，足以證明德國已有許多毒氣存貯在那裏以應急需，凡立即可改爲軍用的商用飛機也很多。此外如荷蘭的、瑞典的、瑞士的、意大利的、土耳其的支廠和友廠，都預備毫不遲延的供以軍器。

希特勒與國社黨的崛起，也是其他國家軍火商人值得起來服務和供應的信號。英國人曾獲得訂購六十架優等飛機的定單，後來因英政府的干預，始停止交付該定貨。森納克 (Sennac) 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在社會激進黨大會中，竭力抨擊希尼台最近以四十架最新式的坦克車售與德國一事，該項坦克車爲避免他人疑慮起見，曾繞道荷蘭再運往德國。法人又以爆炸藥原料售給德人。近波爾多的庫茲聖法郎脫 (Couze-St. Frait) 的杜拉 (Dura) 工廠，每年運至德國的纖維素有數千列車（鐵道車輛）之多。杜拉的所有權，大部分操於英人，他和德人所訂的合同，載有該纖維素不得用以製造軍用品的條文，但德人把他造炸藥已不是一件祕密事了。用纖維素製炸藥的德國顏料製造廠 (I. G. Farben Industrie)，其股本至少有百分之

七十五是屬於法人的。這些事實，法國並非不知，可是也沒有何種舉動。其理由是因杜拉工廠係法國戰時主要炸藥廠之一；又因如果法國不售與德國，那美國便將立刻來替代他們做這項交易。至於法人經營德國化學工業一事，法政府亦不主張放棄，其唯一理由是法人放棄以後，英人便將立即來替代他們。

其他國家亦莫不利用他們的機會。歐戰中顯示了德國軍器製造業需要鎳的殷切，但是德國並不產鎳。荷蘭於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向加拿大購入的鎳氧化物，幾六倍於一九三二年同時期內的輸入量。純鎳約三倍之。在荷蘭，鎳的需要爲什麼這樣激增呢？唯一的解答便是該鎳是由此轉入德國的。

如是，德國又應列入世界重要軍器製造國和輸出國之一了。不但德國如此，就是意大利至少亦是如此。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意大利，軍器須仰求於人，所以國際軍火商人視之爲「快樂的狩獵地」。但自墨索里尼秉政後，局勢就大變了。意軍火業顯然有長足進展，因此大量的出口時有所聞。其主要的顧客是土耳其、羅馬尼亞、南美諸國和芬蘭。意大利且不顧和約條款，以軍火供

匈牙利。法國的鞏固邊防，實與意國以嚴重的威脅。墨索里尼當然不甘落後，所以也增加二千六百萬元的軍事預算以鞏固意國邊境。墨索里尼這樣的擴張軍備，使意軍火藥對他發生好感。

意國武裝匈牙利，釀成了一九三二年的荷登堡（Hirtenberg）國際事件。意國不能把軍火用火車直接運赴匈國，因為這將如聖哥忒特（St. Gotthard）一案中被人發覺的。所以他們決定先在奧國的荷登堡城把軍火卸下，然後用運貨汽車越境而入匈國。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日和三日，在荷登堡城卸下預備運入匈國的意製鎗、砲和機關鎗達四十列車。這事被協約國探悉了，於是英法兩政府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咨請奧國（不是意大利）退還或銷燬該項軍器，蓋因抵觸特里愛農協定（Treaty of Trianon）。

這咨文頗引起一般人的注意，終於奧國將該軍器退還了意大利。據說意國會企圖賄賂奧國鐵路工會，把那幾列車的軍器祕密的在匈境內卸下，然後以空車駛入意國。又說奧國鐵路工會曾獲得十五萬先令以充該會基金之一部。奧國國會對於這未遂的賄賂案，曾有一番熱烈的激辯。

意國以軍火運入匈國的企圖，不全是失敗的，有很多次顯然是成功的。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法下院中有人詳述意人如何用火車將飛機六十架、毒瓦斯十九萬五千公斤直接運入匈牙利，該貨駛經奧國，竟未爲人發現。墨索里尼對於這種指責的答辯，完全取反攻法。他引證了許多關於法國與捷克取道奧國所運入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的軍需詳細的統計。

比利時並沒有放棄他有數百年歷史的軍火業，依舊是小型軍器和機關鎗的專家。比國出品，的銷路，有時很像美國「野蠻的西方（Wild West）」一書中所載的奇異故事。在烏契爾（Urchel）綁案中，美國捷運公司（American Express Co.）曾執了法庭上准他向綁匪要求賠償某項損失的庭令，直入該匪的寓居。他們在該匪的所有物中發見一機關鎗後，便把它沒收了。綁案訊結後，那枝呈請政府作證據的機關鎗，便交由科洛拉多州鄧佛（Denver）的拍賣行出售。美國捷運公司此舉，使大家都注意到這枝機關鎗，並由該鎗而研究到整個的匪徒鎗械來源的問題。美國本國機關鎗的製造受着嚴密的監視，所以匪徒決不能從美國軍火商那裏獲得該項鎗械的。司法部相信匪徒所有的鎗械，大多來自比國，而現在尙無制止這種交易的法律。

波蘭國內雖有幾家軍器製造廠，但仍須仰給外國。他們的機關鎗廠是藉德人幫助而建立的。希特勒上臺後，反使俄國戒懼波蘭之心大減，因此波蘭的工廠開始為俄國製造軍火了。

其他製造軍火的歐洲國家，凡不重要的，茲不一一列舉。至於日本則已申述於前章，所以現在僅餘美國了。美國並無一家軍火製造廠堪與法國的希尼台，或英國的維克阿姆斯脫朗相頡頏。雖然如此，美國卻有數百家工廠都能製造軍器。有些在平時既造戰器，也兼產商品用具；有的可以立即改製軍械。在歐戰期內，陸軍部曾有十萬件的軍需合同是與私家公司簽訂的，而現在的「工業總動員」表中，已列有一萬五千家工廠。

美政府向其私家公司所購之軍火，約占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此中最重要的廠家當推杜龐公司、倍司勒黑鋼鐵公司和他們的分廠。杜龐在美國，可說「唯我獨尊」他是以火藥和炸藥供給美政府的主要人。他的製造範圍很廣，在最近兩年中，其所出的軍事材料僅佔公司各種產量總數的百分之二弱。

在墨西哥和智利，杜龐亦設有大炸藥公司。加拿大化學製造廠，他亦投有巨資，最近的將來，

他且預備在捷克建一支廠。一九三三年，他又獲得臘明登軍器廠大部份的股權。就在這時，他宣佈同情於「研究國家軍器的時論和反戰輿情的健全發展。」

倍司勒黑鋼鐵公司與其分廠，大多爲政府承造鋼甲板和戰艦。其的分廠現有五十家，他們除軍器以外所造的商品約有一百種之多。

美國每年輸出的軍火約一千五百萬元，約爲捷克的二分之一，英國的三分之一，法國的四分之一。其輸出品大多是飛機、飛機馬達、機關鎗和彈藥。美國航空商會會長湯姆斯慕根 (Thomas a Morgan) 和副會長羅素倍爾 (Luther K. Bell) 最近告某國會委員說，美國每年輸出的飛機約值八百萬元，行銷四十六國。蓋伏漢 (Guy Vanghan) 在該會中估計售出的飛機，其百之八十很易改裝爲軍事之用。

美國的飛機在世界各處，尤其是中國，都有相當的歷史。華人對於高速的戰鬥機深感興趣，詹姆斯陶列脫爾 (James H. Doolittle) 因爲想利用他們的興趣以博得定貨，便將寇蒂斯 (Curtiss) 驅逐機表演給他們看。此後白發羅 (Buffalo) 的寇蒂斯製造廠曾以飛機三十六

架。售與遠東，同時他們與中國政府訂定派空中攻擊法發明人約翰居惠脫上校（Colonel John B. Jonett）率領第一流的美國駕駛員十二人和飛機四架來中國訓練飛行人員。時期爲三年。每八個月畢業的中國駕駛員爲五十名，每人至少須有一百八十小時的飛行練習時間。寇蒂斯製造廠的幸運甚佳，所以決意集資五百萬在杭州造一飛機製造廠；南京政府且允每年至少向其購機六十架。

訓練這些中國飛行員時，曾用非卻爾特飛行公司（Fairchild Airation Corporation）的新發明物天空攝影鎗，這攝影鎗如攝得了那預擬的敵人，便是該敵人已被「擊中」。成績如何，只須看那照相即可知道。這真出於意外，意大利亦售與中國轟炸機二十架，並派意國最著名的飛行家之一瑪理貝挪蒂（Mario de Bernardi）監督訓練中國飛行員。日本對於這種活動的情形，自然很感不安。

美國軍火的輸出亦很可觀。臘明登軍器製造公司的莫奈漢（E. J. Monahan）報告國會議員會說，他們公司每年的輸出約一百萬元，爲該公司營業總數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他堅決承認軍火出品頗有助於該業不斷的改進。

這裏還可以補充一句，自德國希特勒上臺後，全世界的軍器製造業忽形活躍。自一九三四年四月起，歐洲各大公司的貿易突增。這無疑的是因為各政府的擴充軍備和鞏固邊防。

根據了國際聯盟會的統計，把世界軍火業的情形列表如下；

各國輸出的軍器總值（單位美金）

一	九	二	一	四二、八一、二七五
一	九	二	二	四二、四五二、四一三
一	九	二	三	三九、四一九、一〇〇
一	九	二	四	四五、七〇二、二〇〇
一	九	二	五	四八、一〇二、二〇〇
一	九	二	六	五一、一〇五、四〇〇
一	九	二	七	四八、〇六〇、四〇〇
一	九	二	八	五九、二三九、〇〇〇

一九二九	六四、〇九一、〇〇〇
一九三〇	五五、二〇一、五〇〇
總計	四九六、一八四、四八八

各國軍器輸出佔總額的百分數（一九三〇年）

英國	30.8%	意國	6.8%
法國	12.9%	荷蘭	5.4%
美國	11.7%	比國	4.4%
捷克	9.6%	丹麥	1.9%
瑞典	7.8%	日本	1.9%

從上述各表可見一九三〇年英、法、美輸出的軍火，佔全世界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這三國的輸出額，約為全世界的百分之七十五，共值四萬五千九百餘萬元。

前面已經說過國聯的軍火統計是不足恃的。就已公布的而論，那出口與進口的數字亦懸殊甚巨。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的十年中，那不符的總數達一萬三千八百萬元，更有比這點重要的，便是國聯統計既沒有列入許多很值錢的軍器，如戰艦、飛機等，也沒有把大批私運的軍器概算在內。

感於這種缺點，故于一九三一年的軍器出口調查，想竭力設法使之格外精密。國聯報告的不正確性真是異乎尋常，其所編的一九三一年軍器進口統計總值爲三千六百七十七萬零四百元，而出口國家所報的國外交易共爲三千四百九十八萬一千八百元，與這官方的數字懸殊二百萬元。若據我們的調查，並把國聯所沒有編入的項目統計在內，則出口總數將近二萬萬元；其中法國佔六千萬元，英國四千二百萬元，捷克三千萬元，美國一千五百萬元，意國一千二百萬元，德國、瑞典、荷蘭、比利時、丹麥、日本共佔四千萬元。由此可見國聯的統計，其正確性僅及百分之一七·五。換言之，假使要得正確的數字，那國聯的總數應乘以五·五。這個檢查，把美國移到了軍器出口的第四位，而捷克佔了第三位。

以上所述確頗有趣，而從這些數字中所得的結論更有意義。一九三一年全世界的海陸軍給養費共四十五萬萬元。陸軍預算案中約百分之十五，海軍空軍預算中自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是用於購置材料的。換言之，即流入軍火業銀箱的約共十五萬萬元。如果我們以國聯的三千七百萬元，或是修正後的二萬萬元的數字而論，則軍火業的出口量所占的百分數真是小得可笑了。蓋前者約爲百分之二·五，後者約爲百分之十三·三。固然，軍火業設立支廠，也是降低出口量的一大原因。由此可見軍器的出口在該業全部營業中所占的地位極小，更可見軍火商人的主要顧客是他們各個的政府。至於這國際貿易在政治上所發生的影響，則又是一個問題。

在結束這一章以前，對於軍事化學還得補充幾句。一九〇八年的海牙會議，曾禁止戰爭時利用毒瓦斯這項禁律，又於一九二五年在三十三國所批准的毒瓦斯協定書中重行申敘。但是奇怪得很，世界上各陸軍部好似全沒有聽得這國際所同意的協定。當然他們沒有一個相信未來大戰中是沒有毒瓦斯的。多數國家現在都設有軍事化學園，每年並支出巨顯經費爲試驗毒瓦斯以及設立瓦斯炸藥彈庫及貯藏所之用。

即使有各政府的合作，要統制或消滅毒瓦斯的製造，也確是一個極困難的問題。例如綠氣，在平時工業上有十餘種的功用，而在歐戰時便是所用的毒瓦斯中的第一種。如果禁造綠氣，那就不合理了。又如著名的「芥臭液」，不過是三種極普通的應用極廣的瓦斯配合物，因此凡有化學工業或顏料工業的國家，無有不能迅速製造戰用毒瓦斯的。

世界列強境內遍設大規模的化學工業製造廠，已是無足驚異的。那最大的公司或集團，如德國有顏料製造廠，英國有帝國化學工業廠（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法國有克爾孟（Kuhlmann），美國有杜龐公司，聯合化學顏料公司（Allied Chemical & Dye Corporation），合衆碳化物公司（United Carbide and Carbon Corporation）。

德國的化學工業，素來是全世界的巨擘。歐戰以後，在工業復興中，大化學托辣斯顏料製造廠於一九二五年成立了，大本營在弗萊克福（Frankfurt）。工廠分佈於十餘處。董事會中有各國人士。至於資本，據調至少查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屬於法人的。這德國化學大托辣斯與西班牙、意大利、法國、英國，甚至美國的化學工業製造廠都有極密切的聯絡。顏料製造廠已發明一千

餘種的毒瓦斯，以備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用。

法國的克爾孟公司與德人頗有淵源。在大戰以後，德工業家贊成在法國創辦一化學工業廠。一九二三年常魯爾侵略事件尚未解決時，他們和法人的合同已經成立。次年，德國專家便陸續至法訓練法化學家使用德國的化學專賣品。德專家的薪水當然是很大的。克爾孟與德化學托辣斯和西班牙炸藥公司維持著極深切的工業聯絡關係，又和紐約的迪龍里特（Dillon, Reed），沮利克的蘇西信託公司（Credit Suisse）及柏林的孟特爾松（Mendelssohn）有着經濟上的關係。

英國的帝國化學工業廠壟斷着該國的化學製造業。在大戰後並曾購入德國的專賣權，所以能獲得現有的地位。它和政府的關係極深，並且老實承認願意承造戰事化學品。這帝國化學工業廠的資本中，西門爵士有一千五百十二股，但在遠東發生糾紛時，他把股份售去了。同時與斯登張伯倫爵士有六百六十六股，尼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有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七股。該廠為擔保其為國家的性質起見，規定凡非英國人的股款，不得超過全資本的百

分之二十五。

美國自誇有發達的化學工業，可是這也應歸功於德國的專利品。許多擁有國際枝葉的大公司都是極有勢力的，尤其是杜龐尼馬斯和聯合化學顏料公司。

這幾種新武器在承平時期的危險性，已是非常顯明。一九二八年漢堡毒瓦斯爆發慘案，前已敘述。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六日，比國繆斯谷（Meuse Valley）亦發生相類之事。據調查人說，谷中居民六十四人致死之因，是由於毒瓦斯的逸出。那裏有許多製造普通無毒化學品的工廠，從這種普通製造過程中所逸出的瓦斯，據調查所得，是決不致造成如此的慘劇的。激烈的報紙說，死狀與大戰中中了毒氣而死的一般，並指責該處的工廠正在祕密製造毒瓦斯。有一個傳說，謂因死是霧氣，這可以反映出官方以壓力掩飾慘案真相。

隨毒瓦斯而新興的工業是毒氣面具業。因洩放毒若勢必波及後方無罪的民衆，所以各政府都已有預防的方法。所謂方法，便是各民衆都配置面具，並常訓練他們如何使用。紫十字會（Violet Cross）是一個有組織的，辦理全世界毒氣面具分發事宜的著名團體。該會組織法

中，也有准許該會製造面具的條文。這點實在也無足奇異。

自「以戰爭結束一切戰爭」迄今時光忽忽已是十五年了，可是軍火業係舊邁步前進，各民族、各政府的和平決議等於虛設。一切技術上的發明改進，國際間的併合，政府與該業的合作，不幸與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時代相彷彿。那麼現在的局面難道便是未來世界大戰的準備嗎？如果還有挽救的辦法，那麼什麼是挽救的辦法呢？

第十八章 前途展望

讀了軍火商人崛起與發達的故事，可見他們是威脅世界和平的危險份子。數百年前，當他們開始以火藥爲戰具時，他們的出品是原始的、幼稚的；可是現在的殺人利器，已達到了科學成功的高峯。數百年中，軍器與軍火的發明改良，全賴各個發明人偶然的孤獨的工作；可是現在工業實驗室研究室所做的發明工作，其有系統與迅速已達可怖的程度。軍火業的初期時代，製造軍器與彈藥全是手工，所以真可說是製造，那出品當然又慢又粗陋；可是現在的工業革命與機器時代，已能大量的生產，並且出品十二分的精密正確。

作戰方法也同樣是根本不同了。從封建時代，少數軍隊參加的，死亡極少的諸侯與國王的衝突，已擴大而成動員數百萬死傷數百萬的國際大戰了。古代與中古時代的戰爭，雙方的軍隊極少。五千至三萬名的兵士，往往可以改變了世界的地圖，決定了國家政治上的命運。例如馬拉

桑(Marathon)之役，關係於古希臘的存亡甚大，但對抗的希臘人與波斯人，各爲五千至六千名。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著名的大戰中的馬其頓人爲二萬至四萬人。英格蘭淪於腦門人的海斯丁斯(Hastings)之役，只有七千個腦門人與四千至七千個盎格羅撒克遜人列陣對抗。十五世紀使全歐震動的胡雪脫(Hussite)軍隊，其數決未超過五千人。

美國最初的軍隊，人數當然是很少。彭堪山(Bunker Hill)之役，美國軍隊爲一萬六千人；蟠圭因(Burgoyne)將軍的戰事，其所率的兵士爲六千人；約克城(Yorktown)之役，美兵九千名，和法兵七千名，抵抗英軍七千人；美國最初的常備軍爲八十人。法國革命時，國家戰爭和國家軍隊，就出現了，軍隊數量便開始增加。拿破崙主演的各著名大戰，其參加的兵士便達數十萬人；一八七〇年的普法之戰，攻入法國的德軍幾有百萬；歐洲大戰，參戰軍人逾六千六百萬。人。軍器也有同等重要的發展。古代簡陋不值錢的武器，現在已完全被科學的殺人機器所替代。購置這種新式軍械和給養這龐大的軍隊，使國家軍事支出費激增。

茲將自一八五九年起的軍火消耗統計如下，從這數字可以反映出增加的程度；

最近大戰中所消耗的大砲子彈數

年	份	戰役	國家	所	費	子	彈
一八五九		意大利	奧國			一五、三二六	(顆)
一八六一—六五		美國南北戰	美國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六六		普奧	奧國 普魯士			九六、四七二 三六、一九九	
一八七〇—七二		普法	德國			八一七、〇〇〇	
一九〇四—〇五		日俄	俄國			九五四、〇〇〇	
一九一二—一三		巴爾幹	保加利亞			九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八		歐戰	英法二國			一二、七一〇、〇〇〇	(一個月)

看下列美國內戰和歐戰每年所費的子彈比較表，更可露骨的見到該發展趨勢的一斑：

年	份	戰役	國家	所	費	子	彈
一八六四		美國南北戰	美國			一、九五〇、〇〇〇	(顆)

一九一八	歐戰	美國
		八、一〇〇、〇〇〇
	英國	七、四四五、〇〇〇
	法國	八、〇七〇、〇〇〇

這些軍隊與軍器的價值真堪驚人。歐戰時，美國準備第一批五百萬軍士的行裝，就軍械一項而論，估計所費已約有一百二十萬萬元至一百三十萬萬元之鉅，「此數約等於美國第一次大陸會議以迄對德宣戰的國會所批准的各項經費總數之半，即歷次戰爭——南北戰亦在內的軍費及一百四十年來國家巨額的行政費之半。」

要明瞭這「新戰鬪」的代價，再有一個方法，那便是摘錄自一八六三年至一九一三年各國海陸軍部的預算表。

年份	英國	法國
一八六三——六四	二五、七九六、〇〇〇（鎊）	五四〇、三九二、七八七（法郎）
一八七九——八〇	二五、六六二、〇九四	七六四、二九三、七三九

一八八九——九〇	三一、〇二一、三〇〇	七五九、四八一、七七五
一八〇九——九〇	四七、二一二、〇〇〇	九七八、三八二、四二一
一九一二——一三	七一、九四五、〇〇〇	一、四一八、五四六、一二〇

年	份	俄	國	德	國
一八六三——六四	一二七、一六五、七二三	(盧布)			(馬克)
一八七九——八〇	二〇七、七六一、六七〇				四一〇、〇三五、九四九
一八八九——九〇	二六一、二三四、八六六				四一五、〇八八、四〇八
一八〇九——九〇	四一〇、九七一、七〇一				五八八、九二七、六〇〇
一九一二——一三	七七五、九五六、一五三				八七〇、〇四七、八〇〇

以下是美國自一七九一年至現在的海陸運預算表，其數字也極顯明的：

年	份	美	金
一七九一——一八〇〇			二、六一四、〇〇〇 (每年平均數)

一八五一——一八六〇	二七、七八〇、〇〇〇	(每年平均數)
一八七一——一八七五	六三、五一四、〇〇〇	(每年平均數)
一八八〇	五一、六五四、〇〇〇	
一八九〇	六六、五八九、〇〇〇	
一九〇〇	一九〇、七二八、〇〇〇	
一九一〇	三一二、九九七、〇〇〇	
一九一四	三四八、〇三二、〇〇〇	
一九二三	六七八、二五六、〇〇〇	
一九二七	六八四、六〇八、〇〇〇	
一九二九	七九二、〇三七、〇〇〇	
一九三一	八三八、五四七、一四四	

歐戰以後，政治上的情勢根本並沒有什麼改變。各國依舊信賴「大屠殺」是解決一切糾紛的方法。陸軍海軍空軍大事擴充，軍費預算案年有增加，更可怕的新軍器月有發明。引起戰爭

的基本動機，迄今未見消滅，而國際聯盟會，凱洛格非戰公約及其他用和平手段處理國際爭端的組織，在解決一切嚴重的世界問題時，是懦弱無能的，這真令人痛心。

每一次的近代戰爭，有使半個世界捲入漩渦之虞，使世界經濟大受打擊，使文化大受摧殘。所以現在最急切的問題，是如何應付軍火業。

更可怕的更破壞的大戰也許發生於將來，並將與軍火業更好的買賣。看現在的大勢，的確有這種趨向。軍火貿易雖在各業蕭條之際，仍蒸蒸日上，各政府與軍火商的合夥關係亦愈趨密切。

如果戰事繼續發生，軍火業將更形發達的預言，決不是荒誕無稽的。國事已進展到這樣一個局面，國家歲出表中最大的項目，是為過去與未來的戰爭，可見戰爭已是國家最重大最主要的動作。這新軍國主義自然的經濟結果，不久即可於軍火業中見之。

軍火商人將以國家存亡所繫的需要品供給政府，並且在政治上，他們將益見重要。軍火業與未來的局面究有何種關係，看了日本的情形便可知。日本的軍火業是民生經濟的中心。它

是最先產生的，其餘的一切工業，都不過是它的枝葉。製造與經營軍火，在日本是整個民生經濟的指數。所以日本整個民生經濟乃趨向於戰爭，而軍火業便自然成爲這經濟的核心。

日本的情形與現在多數列強所採用的「工業動員」制相差無幾。這些國家因對於減少失業，掃除貧困，穩定社會或其他可以列舉的十餘種建設方案中的任何一條，須作掩飾之計，或臨時救濟，所以正預備許多慎密的應付戰事的藍色照相。這好似國家的存在，其目的僅爲預備戰爭。

所謂「工業動員」就是在承平時訓練工業與準備工業去擔當戰時的工作。從歐戰中，各國獲得了一個教訓，知道近代的戰爭要牽動到國家全部的經濟組織，這個意義可引美國前陸軍部長在衆院某委員會中所報告的話。他宣稱戰時軍隊的需要物，達三萬五千類，計有七萬種物品。配備二百萬人的皮鞋時，鞋底需四百四十六萬二千五百張小公牛皮，鞋面需三百七十五萬張的母牛皮。因此不必怎麼樣的思索，已可見近代戰爭中必需怎樣一個偉大的經濟工作。美國政府爲準備此項「非常事變」起見，已與一萬五千家工廠簽訂合同，詳細告訴他們在戰期內

政府須向他們購買何種物料。陸軍部頗擬進一步以「訓練的命令」給與這些公司，可是至今猶未能見諸實行。

這工業動員制是把戰爭做經濟組織中心的步驟，再不然，便是欲使軍火業做機械工業的中樞。政府與軍火業的聯絡，頗是以使軍火商人在民生經濟中佔有極優越的地位，再進而把持政府。假使戰爭始終不緩弛，那麼世界的經濟和政治，將全為軍火業所支配，恐難幸免。

但另一種相反的勢力也正在不斷的活動着，要求嚴格統制軍火業的呼聲已日益強大。有的請求政府把軍火業收歸國有，由政府經營，有的提議國際統制和監督。這兩種策略各有其歷史。

贊成軍火業收歸國有的人，認為私家軍火業毫無限制地從事國際貿易，實是和平最大的阻礙物。如果現在把它國家化，那麼國際貿易實際上便可停止，而世界亦可從此相安無事。這個論辯實有仔細研究的必要。

製造近代軍器，必需有辦理大工業的人材，設備和非常重要的特種天然礦產。全世界具備

這種資格的只有幾個工業先進國家，其他較落後的國家，則向國外訂造軍火，較自己設廠製造是經濟得多。現在世界上能製造軍器售給他國的約僅十國，其中三國（英、法、美）佔了各國出口軍器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五。不過現在還沒有一個國家能自造一切的軍械與彈藥，無論如何，每一個國家必須輸入一些戰具；因為某種軍械自己製造不及他國所產的經濟或優良。具體的說，就是法、英、美也得輸入一部分的軍器。

凡不產軍器的國家，對於這種局面認識極清。在國際裁軍會議和裁軍條約中，他們除了要求向外國採辦軍械之權不應限制外，恐再沒有其他更值得反覆堅持的事了。一九〇七年的海牙會議曾經宣布：「任何中立國並不負有停止軍械、軍火或任何可以供海陸軍用的一切材料，輸出或輸運給交戰國任何一方的義務。」國聯會章對於這點，更有明顯的條文。在承認私家軍火製造公司有「許多可以警議的地方」後，它接着說：「理事會在顧慮本會不能製造軍火與安全上所必需的器械的諸會員國的需要以後，應設法如何阻止隨着軍火製造所發生的惡果。」在國聯監督國際軍火貿易的會議中，各非製造國堅決要求各製造國必須出售其出品。

「出售義務」，「自主權包括購買權」等口號，日有所聞。

國際軍火貿易，較之軍火商人「無良心的貪婪」還要根深蒂固，假如將來各私家軍火公司決意不繼續他們的國際交易時，那全世界國家，將一致提出抗議，不許他們這麼辦的。只須戰爭已有可能性，則各國都要軍器了。世界經濟情形，又使大多數的國家不易或不能製造他們所需要的各式軍器，因此神聖的國際條約載明並聲明不論何時，甚至戰時，都得自由出售軍器。在戰時，違禁規律固可使這項交易中斷，但在承平時及一般正常情形下，「出售義務」已明白確定了。

軍火國營方案，顯然將使國際政治發生重大的變化。這點，在戰雲彌漫之時，決非那些不製造軍火的國家所能贊同的。不錯，再隔數年，各國均可有建設其國營軍火業的機會，國際貿易亦可由是告終；但這個計畫的價值，實不能令人無疑。退一步說，即使各國都同意這辦法——這是極有問題的，——結果軍火業或將反形擴張，國際貿易亦將仍繼續不斷；不過所交易的是原料，不是精製品。試看日本的軍火業不自始便是國營的嗎？現在除了幾個例外，不仍是如此嗎？這個

事實有否使日本的戰爭消弭呢？

從另一方面也許可以獲得真實的解答。不錯，現在軍火的輸出約僅佔其總產量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要知道交易雖小，而性質的嚴重則遠過之：第一軍火商人特別的營業法，如賄賂官員、收買報紙、製造戰謠等，往往都導源於此。這是可以促成其他各國的訂購。不僅如此，有許多交易都成交於國際關係不穩定之時與戰爭期內，所以他們顯然是助長戰源延長戰爭的主要因素。英國在外交關係緊張之際，以坦克車售與蘇俄，以飛機售與德國，都是干預國際政治的行動。再有軍火商人在最近南美諸國敵對狀態中以軍火售與他們，也是阻礙和平的行爲。

這事的另一面是更形重要。在承平時把軍器輸入他國，不過是戰時交易的先導。近代每次大戰中，幾無一不見軍火國際貿易的活躍。若無軍火國際貿易，則歐戰早可以結束了。日本侵略滿州也早已結束了。如果軍火國營能於承平時尤其是戰時絕對的禁止一切軍器輸出國外，其有裨於世界和平，是毫無疑義的了。

但是就整個問題及其經濟政治的背景而論，這一點恐未必能見諸實行；並且即使實行，恐

亦未必能接受最重要的關於戰時的一點。簡言之，禁止軍火貿易等於國際政治革命，非軍火製造國將認為軍火製造國的敵對行為，而在這黷武的世界中，非軍火製造國便一任軍火製造國宰割了。

解決這問題的另一提議是國際統制。以前大家對於這點亦曾有過幾次可疑的努力。例如一八九〇年的布魯薩爾會議，曾宣布禁止以軍火運往非洲各處。據說這是為謀制止奴隸買賣而發的，這或者也有相當理由。不過同時這顯然是帝國主義不要他們的殖民地獲得新式軍器，和始終要征服他們之自私自利的策略。對於這個協定，我們可作一奇異的間接說明。原來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很成功的從法國的索馬利蘭（Somaliland）私運得許多軍器，因此在歷史上著名的阿多瓦（Adowa）一役中大敗意大利人，並由是而成立一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獨立國家。私運的事件不僅是這一端，那繁盛的重利的違禁品交易，發達已有數十年，而在地中海的非洲海岸一帶尤甚，因此引起了那裏土人的騷擾不靖。

一九一九年聖日爾曼同盟（Convention of Saint-Germainien-I-aye）也沒有什麼

成就。其所成立的條約，顯然是因爲各列強對於處置戰後大量的軍器軍火存貨，抱着畏懼的心理。該會定了一個原則，便是軍火只能售與其他國家中大家所承認的政府。質言之，便是不能售與革命黨人或叛徒。同時該約又把布魯薩爾條約中的「禁止區域」推廣到亞洲的近東。簽字於該約的有二十三國，批准的有十一國。但結果又徒成具文，迄未實行。其理由是各大軍器製造國一致要求須全體承認，如有持異議即不發生效力。美國拒不批准，因不欲拒絕以軍火供給南中美諸革命政府。各列強的目的是想藉此把握住他們的殖民地，保護國和委任統治地，實是無可深諱的。

其後便是國聯的行動了。在一九二一年經過小組委員會的初步努力後，便召集一「監督軍器彈藥和其他各項戰具國際貿易」的會議。該會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開幕，同年六月十七日閉幕，列席的有四十四國代表。關於「禁止區域」和「合法買主」的舊條文，經稍事修改後又重行確認，並曾作獲得適當的軍火出口統計企圖，俾以之代國聯現在所收集的完全不可靠的統計。可是各重要軍火製造國的批准又成了實行的先決問題，所以結果該約依舊不生

效力。

此會很少具體的成績，但國際統制軍火問題的真相，已明白的暴露於世。各代表溫雅的演說中，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那些非軍火製造國都驚惶不安，惟恐大會中將對於「購買權」作任何限制，他們且力主不能有此辦法。同樣的，凡不利於私家軍火公司的辦法，私家軍火公司，當然也是不能忍受的。討論這問題時，渥海渥州的議員，曾任美國和平會主席多年，並是美國和平運動的右派領袖，也是出席大會的美首席代表西亞度盤敦（Theodore Burton），起立爲私家軍火公司作奮激的辯護。他說：「軍火商人是怎樣的人呢？他們大多數不也有極和平的精神嗎？他們犯了什麼，現在要把這種不平的待遇加於他們呢？如果國營的軍火廠可以毫無限制的擴充，那麼愛好和平的同志對於禁止私家軍火公司還有什麼希望呢？」

盤敦的辯辭顯然不是他個人的主張，實代表着美國政府政策；因美國的軍火，大部分賴國中私家軍火公司供給的，這可見國際統制軍火的困難之所在了。換言之，便是有切實希望國際監督軍器的國家，亦不過少數而已。大多數的國家，其軍器全賴輸入，所以深信無限制的國際軍

火貿易纔可使他們軍備充實。反之，軍器製造國亦雅不願損及他們「國防」上所切賴的工業之任何部分。

如果這結論似不可信者，則另一會議中更可證其爲不誣。在日內瓦會議後，盤敦曾向美國國會提出一個於戰時禁運各種戰具的議案。該提案很是詳盡，並列舉實際的軍械，如鎗、子彈、大砲、機關鎗和零件。至於所謂附屬軍需物，如兵士穿的皮鞋、制服，則似有意未嘗述及。該案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提出，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由委員會擬具報告提交國會審核。豈知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國家軍事委員會忽請外交委員會再行召集會議審查該案，因其「有損軍備程序」並「與國防相衝突」。於是另一會議果然舉行了。

出席該委員會的，有陸軍部長、海軍部長、海陸軍高級官員、由議會會長邀請列席的化學基金委員會（Chemical Foundation）的代表和其他人士。到會諸人一致因國防關係竭力反對該案。他們切實的說：美國大部分的戰具全賴本國商人供給，若不允這些公司自由的向國外推銷貨物，那麼在戰時其本國政府十分需要的時候，他們將無以應命了。加之，如果外國知道在

戰時不能向美國購得軍器，那和平時他們亦不欲訂購了。戰時禁運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辦法，因這足以引起戰爭。總之，其意義深長的一點，便是政府中重要人物，「爲國防起見，」都替軍火商人及其不可限制的國際貿易權力爭。

國際統制問題，因軍需與非軍需的界限異常含混而更形複雜了。例如上述會議中，化學基金委員會代表堅持化學不得認爲戰具。關於各種金屬品、棉花、飛機、科學用具和其他許多東西，都引起同樣激烈的爭辯。這些東西於和平時效用甚大，而於戰時也是不可或缺的。歐戰中，英人封鎖德國時曾遭遇到這個困難問題，後來政府的命令，幾把一切的東西都列爲禁運品，因唯恐其有助於戰事。近代戰爭與軍械的性質，真使國際統制陷於極困難之境。但是各政府對於這事如果能聽從任何監督辦法，則事猶可爲。

軍縮便是現在一條最後的真實的出路。討論軍縮的各項無益的會議，如果能使和平同志覺悟到這是和他們對立的現實問題，那便不致徒勞無益了。軍縮的所以未有成就，其原因在於國際政治局面，而國際政局，是由整個的現代文明所支配。現代文明容忍著甚至孕育著這種引

起戰爭的勢力，如國家主義，極端愛國主義，經濟敵對與爭鬭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主義，政治與領土之爭，種族仇恨與人口的壓迫。在這些敵對勢力中，使勢力均衡的方法在以前的是武力和軍備競爭，而現在也仍是如此。

軍縮於是成爲現代文明的問題了。這些引起戰爭的勢力若不撲滅，則軍縮決不會成功的。一切對付軍縮的努力，倘不認清其癥結之所在，則失敗乃是一定的命運。無足輕重的暫時的協定，雖或可以成立，但在現代文明的基本要素未改變以前，世界依舊是個大火藥庫。

軍火業又何獨不然。一個承認戰爭希望戰爭的世界，是不能沒有邁進的和新式的軍火業，所以一切用國營或國際統制來單獨解決軍火商人問題的努力，可說一定要失敗的。

軍火業顯然完全是我們現代文明的自然產物。不僅如此，它又是國際政治上一切混亂與紛擾中的要素。所以要消除軍火業，必需創造一個用和平方法而不藉戰爭處理衝突與爭論的新世界。這個又使我們必需完全改造我們的文明。

同時一般熱心從事弭戰的人士也不必灰心，以靜待曙光的來臨。大家可擁護一切以和平

手段解決國際爭端的行動；可贊助削減海陸軍部龐大的預算案的運動；可努力促成局部軍縮並爲一切足以避免軍備競爭的條約的後盾；可在報紙中、學校中、演說臺上，總之，在不論何處，攻擊國家主義，極端愛國主義；可努力設法安定世界混亂的經濟與政治的局面。

陰霾的戰雲又已佈滿天空，四騎士也正在預備騎上他們的馬，沿路遺下破壞、痛苦與死亡。戰爭是人爲的，而未來的和平也是可以人力造成的。戰爭及軍火商的挑戰，當然是一切聰明的和文明的人士所應該起來應付的。

